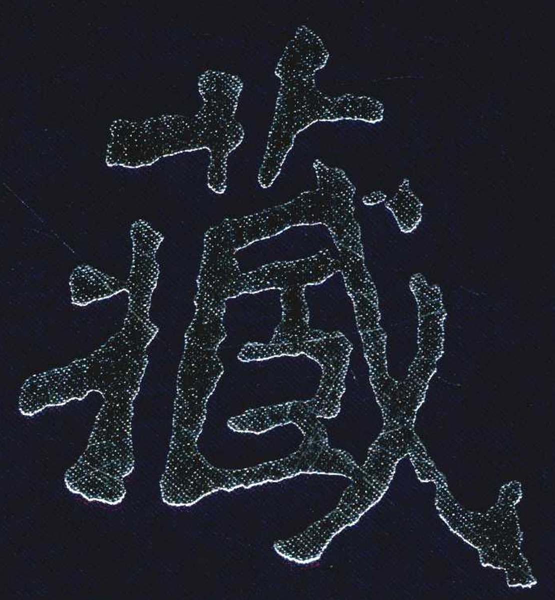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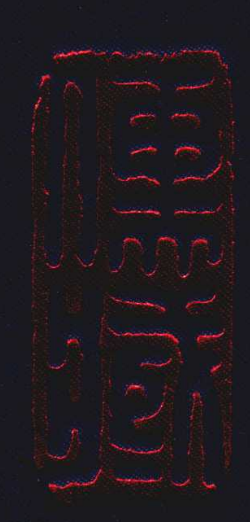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一五三册
史部傳記類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五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871-9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81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五三）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琳　趙　新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71-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46印張　433千字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三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張希清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三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道南源委

〔明〕朱衡 撰
〔清〕張伯行 重訂
李勤合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道南源委》六卷，清張伯行據明朱衡所撰《道南源委録》十二卷重訂而成。朱衡（一五一二—一五八四），字士南，江西萬安人。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進士，歷知福建尤溪、江西婺源諸縣，曾任福建提學副使，官至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明史》有傳。張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字孝先，號恕齋，又號敬庵，河南儀封（今蘭考）人。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進士，三十一年，考授内閣中書，改中書科中書，四十六年，擢福建巡撫，官至禮部尚書。雍正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恪。所著有《困學録》、《伊洛淵源續録》、《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諸書。傳見《清史稿》卷二六五。

《道南源委録》乃明代朱衡視學閩中時所作，用以教示諸生，書名取程顥送別楊時南歸時所言「吾道南矣」之意，謂所載皆伊洛道學南傳之源委。全書十二卷，託始於楊時，附以游酢、王蘋，凡閩士之沿波而起者則載焉，明代惟録陳真晟、周瑛、黄仲昭、蔡清四人。其例本之朱子，文多抄録《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隨文注明出處。

張伯行感其書崇正理學，而版久湮没，乃爲重加考訂，涉於異端者去之，未備者補之，定名爲《道南源委》。重訂之《道南源委》「名雖因舊，實出新裁」（《凡例》）。全書改變舊本史料叢脞之形式，每人各編爲一傳，又增加元明之後百餘人，原來的十二卷重訂爲六卷。卷一爲二程、楊時、胡安國等人，以二程弟子爲主；卷二爲羅從彦、高登、李侗等人，以楊時弟子爲主；卷三爲朱熹、蔡元定等人；卷四爲李東、鄧邦老等人，後附「朱子门人」十九人及「著書諸公」無事實可考者五十九人，以朱熹及其門人、後傳爲主；卷五、卷六爲元、明兩代承繼道

南之學者，如韓信同、李學遜、林希元、林同等，共録元代學者十七人，明代學者八十七人，後附「著書諸公」五十一人。各傳以傳主聞道早晚及其在理學史上之地位定先後次序，傳主兄弟子侄等學有淵源者，則按其年輩爲序，附於傳主之後。

朱衡舊本「託始於楊時」，重訂本則「以二程夫子冠首」，蓋「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舊本各傳主稱謂不一，重訂本則統稱「某公」，從祀聖廟者稱「先生」，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是以重訂本較舊本體例謹嚴，且内容變化頗大，更富可讀性。

重訂本較舊本内容大變，但思想仍爲一貫，此即伯行所言：「名固仍舊，義亦有合。」全書以程朱理學傳承爲主線，通過閩中學人之傳記，清理宋至明末閩中伊洛傳人學脈，着力突出朱熹理學傳承綫索，爲清初程朱理學振興之重要史料，《閩中理學淵源考》等書乃多取資於此。

張伯行巡撫福建，曾搜求先儒遺著，手自校刊，分立德、立功、立言、氣節、名儒粹語、名儒文集凡六部，刊成五十餘種，《道南源委》即其一，此即世傳康熙四十八年正誼堂初刻本。此本傳世不多，同治年間，已難尋覓。左宗棠自浙江督師過閩粤，凱旋福州，重振文教，因開正誼書局，訪輯伯行原本，重加校刊，定名爲《正誼堂全書》，《道南源委》在其中。《道南源委》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刊刻成功，此即同治《正誼堂全書》本。此本卷首增加《明史》朱衡本傳，且《正誼堂全書書目》題曰「明朱衡撰」，正文各卷仍保留舊題「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字樣而不及朱衡。此本避「弘」、「丘」等諱，雖校出舊本部分錯誤，但亦增加了部分錯誤。

此次校點乃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康熙四十八年正誼堂初刻本爲底本，以清華大學藏同治五年刻《正誼堂全書》本（簡稱「同治本」）爲校本。

原書無目録，今據正文增補。

校點者　李勤合

道南源委序

道之在天下也，流動充滿，彌綸布濩，偏東西朔南而無乎不暨，豈局於一方哉？程子稱先聖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則知千古載道之人，其旋乾轉坤於六合之表者，直胥天下後世浸注之太和洋溢中矣。信乎，道之流行於天壤，統宗於斯人者，果非一時一地之所能囿也。雖然，溯孔、孟者曰鄒、魯，溯二程者曰伊、洛，溯楊、羅、李、朱者曰道南，其始也有源，其既也有委，殆亦祭川者所謂先河而後海意歟。

余既重訂朱子所編《伊洛淵源録》，又考有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嘗編《道南源委》，以詔博士弟子員。其例本之朱子，其文參之《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誠哉，有心斯道者獨是朱公之編次重統也。余在戊子春，業成《道統録》一書，故於茲編雖溯厥統系，而惟是概舉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備者補之，涉於異學者删之，且以二程冠其首，爲道南之發端。名固仍舊，義亦有合焉。

輯成，爰進諸生而詔之曰：「道之有源有委也，豈不待乎其人哉？亦豈局乎其地哉？龜山先生本濂洛之學以造閩士，其時，越三四傳而至考亭朱子、勉齋黄氏。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奮然興起者，如雲漢之昭回，如江河之莫禦。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鄒、魯，而程子『道南』之一語，遂符合如左券。噫

嘻！閩濱東海，屹立武彝諸名勝，元氣融液，人與地會，當吾世復有興者，烏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爾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爲己任。吾見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長，汪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彌綸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之人矣。猗哉南邦，孰源而孰委，繼此者將有待而録諸。」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凡　例

一、是編名「道南源委」者，取程夫子送龜山言「吾道南矣」之義。先輩有其書矣，板久湮没，今爲重訂，涉於異端者去之，昔所未備者補之。名雖因舊，實出新裁。

一、是編既名「道南」，凡所載諸儒皆自楊、游以下。其楊、游以上，如漳中蔡蒙齋及海濱四先生，非不立説著書，昌明正學，然不得以道南名，故不與録。

一、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而亦附姓名里居於後者，爲尊朱子也。

一、元明以後諸儒，如吴朝宗、陳剩夫、周翠渠、蔡虚齋諸先生，尚矣。餘或善守程、朱門户，勿爲異説所惑，是均有傳道之功，舊集不載，今皆與録。

一、凡著書諸公，或無事蹟可稽，或見道未甚精粹，而所著之書不爲罔裨後學，故亦得附見姓名於後。

一、是編皆録南學，而以二程夫子冠首，何也？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

一、是編所載諸儒皆稱「某公」，惟從祀聖廟者稱「先生」，至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以別之。

道南源委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鍌校

宋

程先生諱顥，字伯淳。世爲中山人，後從開封徙雒陽。高祖羽，太宗時爲三司使。父珦，慈恕剛斷。仁宗録舊臣後，使尉黄陂。歷知龔、磁、漢等州，有異政。言新法不便，致仕歸。累轉大中大夫，所得俸禄分贍親戚之貧者。先生神爽目秀，語聲鏗然。未能言時，叔祖母任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果得。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户部侍郎彭思永異之，妻以女。十五，從父命，及弟伊川先生受學於濂溪周氏。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嘗曰：「自再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除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易辨耳。」問：「汝父藏錢幾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時矣？」曰：「僅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往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

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茅山有池産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先生捕而脯之。有税官貪賄怙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盗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爲盗？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所盗而去。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所不安。故鄰邑死者甚衆，獨鄠人無恙。調上元縣，攝令事，畫法均税。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既而莫敢不服。邑訟最繁，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盛夏堤決，先生恐稽時，不請於郡，發令塞之。堤成，歲以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爲營處之，多以未得食死。先生白漕司，豫置米於營，至者即與，自是鮮有死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民，必有所濟。」

英宗治平四年，移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駭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詔募粟實邊，轉輸則苦道遠，就糴必至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於邊以待，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每官買，物價翔踴，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

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費比常歲不過十之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取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實告之。凡民以事至邑者，必教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或親至，召父老與語。於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學，自先生至，而儒服者漸至數百人矣。鄉人爲社會，爲之立科條，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讎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初不過應文備數，後遂爲精兵。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於此常有愧。」在邑三年，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於時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先生雖去，而百姓守其教至久不變。

熙寧初，用吕公著薦爲中允，擢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每召見，將退必曰：「頻來對奏，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復勸上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時稱得大體。

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

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爾。」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因言其故。安石雖與先生不合，而心服先生，嘗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雱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雱不樂，去。自是安石與先生不合。時近臣多以論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公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

改京西路提刑，疏辭。又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時守嚴刻多忌，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相與甚

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數十。是歲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吴，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涣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耳。」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其未合也，有大木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若得横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果横，衆以爲至誠所感。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會詔修二股河，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役。先生不可，昉請於朝，許用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役不堪，衆逃而歸。州官畏昉，弗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某自當之。」即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因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爲也！」果不敢言。

五年，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大常丞。會修《三經義》，神宗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應詔切論朝政。差知扶溝縣，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令君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脇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捕得一人，使引其類，不治舊惡，

惟分地處之，使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扶溝無盜。畿邑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良善之民皆先輸納，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會水災，請發粟貸民，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使至，鄰邑皆罷，先生不從，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内侍王中正巡閲保甲，權寵甚盛，所至供帳華鮮。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除判武學，李定劾其立法之初首爲異論，又坐鄰邑犯盜寄繫邑獄者逸去，遂罷歸。先是扶溝地卑，歲苦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尚未及行，至是嘆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道之興廢則非矣。」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不下數千。旋遇赦，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從游者不遠千里而至。

嘗論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争，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争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哲宗即位，以時望召爲宗正，以疾不行。未幾，卒，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惜。葬河南府城南，文潞公採

衆議，題曰「明道先生」。

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目，從遊者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謂學者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達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大中公告老歸，僦居雒城，族大人日衆，先生禄養，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懽。中外孤幼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遺孤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朋友中貧者以單禦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

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説》相表裡。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録》。伊川先生序《行實》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説，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弟頤，即伊川。閩楊中立從先生遊，比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先生諱頤，字正叔。幼時高朗，有大志。年十四，承父命與兄明道先生受學於周濂溪之門。十八，詣闕，上書仁宗言：「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乞召對面陳，不報。後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主教事，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

奇之，處以學職。太學判吕希哲與先生同舍，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聞風來者甚衆。

元豐八年，司馬温公、吕公著、韓公絳同薦於朝。諫官朱光庭，先生門人也，亦言：「程某究先王之藴，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書數上，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以王巖叟薦除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説道義，使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慎之德。太后嘉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先生再辭乃受。四月，例以炎暑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❶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本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言學校禮讓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教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也，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

❶「參」，原作「三」，今據《二程遺書》改。

❷「而」，原無，今據《二程遺書》補。

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楹垂簾，而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

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禄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説辭而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説，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聞者嘆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欄折柳。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悦。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黄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

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内官、宫嬪皆攜筆在後抄録講説，後見説着佞人之類，皆惡之。

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户曹持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潞公每嘆稱爲真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衆。而先生實以天下爲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如仇。

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同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朱光庭輩銜之。是時吕申公爲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值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轍沮之，毁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朝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汚下憸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賈易輩亦疏劾蘇軾館試策問謗訕，自是洛、蜀之黨分。而胡宗愈、顧臨輩又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説書，差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

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后入其説，止與西監。先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

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

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秘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迫遣，先生欲入别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送百金爲贐，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誠敬固善，曷若無心？」先生欲與語，父老不顧而去。

徽宗即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爲耳。」

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有旨，追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虚又言先生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

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除赦黨人一切之禁，復宣議郎，致仕。

大觀元年，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而先生没，時年七十五矣。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篋，身自發示之。弟子有一字之疑，必再三講解。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用功亦不多也。《中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康侯奏：「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某，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仍裒四人遺書，委官校正，使學者傳習。

明道嘗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隨父知漢州日，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自謂「此某不及家兄處」。

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先生於西監一狀却甚校計。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所造各異。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先生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以此爲法，庶乎其寡過矣。涪人廟祀於北巖，稱伊川先生。理宗賜謚曰正公，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閩楊中立、游定夫皆師事先生，嘗侍立不去，至雪深三尺云。

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其先弘農人，五世祖唐末入閩，寓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異甚，八歲能文。性至孝，丁母喪，哀毁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召汀州司户參軍，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於潁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死，師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三尺矣。歸杜門，沉浸經書，推廣師説，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自肆。

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先生燭理精深，曉習律令，凡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阿。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待以賓禮。漕使胡師文惡先生與張善，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時

從遊千餘人，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説當世貴人宜力引老成，開導上意。會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回，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乃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説書。陳論蠲税、榷茶、鹽鈔、燕雲軍宜、❶衛士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會淵聖嗣位，先生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托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先生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

❶「宜」，疑衍。《伊洛淵源録》作「燕雲之軍宜退守内郡」。

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頃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恃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 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終失機會。太原諸郡告急，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者數萬。執政慮其生亂，先生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乞正其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官紛争，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宫，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諍諫有聲，請除閑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❶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四年，上章告老，從之。年八十三，卒。近臣朱震奏：「楊某據經論事，不愧古人，請恤

❶ 待，原作「侍」，今改。

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子五人：迪，早世；迥、遹、適、造，已仕。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蔬食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故山之田皆先世所遺，無所營增。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不改其樂。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當時賢公卿大夫莫不尊信焉。得伊、洛之傳，爲閩中道學正宗。著有《較正伊川易》、《三經義辨》、❶《春秋》、《禮記》解，《學》、《庸》、《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經筵講義》、《辨字解》、《論日録》、《奏議》等書。學者稱龜山先生，謚文靖。成化元年，詔立祠延平，以羅豫章、李延平配。弘治八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皇清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程氏正宗」四大字匾於祠。

迪，字遵道。幼能力學，指物即賦，凛然如成人。既冠，貫穿古今，孝友和易，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度非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悉平。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去，抱經從程伊川游，以藐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公於《易》、《春秋》尤精詣，熙寧三年以

❶「辨」，原脱，今據《宋史·藝文志》補。

疾卒。

游公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英豪。公自幼不群，過目成誦，壯益自力。誠中形外，儀容辭令，燦然有章，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一見，謂其可與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聚邑人子教之，召公職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録，改宣德郎，除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義，與之參訂。移守永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除齊州判官。丁父憂，服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乞宫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罷歸，寓歷陽，因家焉。

公事親無違，交友有信，待僚吏有恩。筮仕之初，有疑獄十餘年不決者，公一問得其情而釋之。時編民困於征斂，所至騷然，公歷知四郡，處之裕如，而民若不知，故戴之如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人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又曰：「建州游某，非昔日之游某也，固是渾然資質温厚。」又曰：「游某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中庸矣。」又曰：「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其見重於程門如此。

年七十有一，卒，葬和州含山縣，謚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著《易説》、《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文集，藏於家。祠在建陽禾平里，即生前倡學處也。嘉熙二年，勅扁薦山書院。從孫開，字子瑩，從朱子遊，朱子稱其文學議論皆有餘，在此可與晤語。

王公蘋，字信伯，福清人。資禀清粹，充養純固，爲程門高弟。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邀名譽，世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公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兼史舘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時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公自代，胡公薦尤力，謂公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楊龜山常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矣。」年七十二，卒。著有《論語集解》及著作集。

胡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字澤之，有孝行。先生七歲能爲小詩，即以文章道德自任。少長，入太學，晝夜刻畫。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與論經史大義，自是益進。紹聖四年，登第，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先生推言《大學》格致誠正之

道，以漸復三代爲對，辭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務明忠孝大端。除太學録，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言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先德行，後文藝。改使湖南，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刺舉必由公論。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薦。時蔡京已惡先生不爲己用，屬吏李良輔訴「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托也」，遂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獄未成，移北路再鞫，訖，不得請托之狀，直除先生名，勒停。先生退居荆門漳水上，定省外，經籍自娱。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官。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内艱。服除，以余深薦召至京。得疾，告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未受命而父卒。比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禄，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瑩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合薦，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先生入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又云：「陛下御極越半年矣，紀綱尚紊，風俗益衰，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除中書舍人，屢辭不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與己不合者皆指爲朋黨，見奏，怒形詞色，言

於欽宗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可謂不臣矣。」欽宗不答。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者惟安國一人。」欽宗稱異，勉令受職，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知上意不可回，乃訪臺諫犄角，言其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先生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㮚方得欽宗心，密説京師若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欲當南道之任。又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至是駭曰：「康侯乃以異議爲高，古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近州縣而已。及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翺翔漢上，不復北顧，果如先生所言矣。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辭，實爲綱游説。珏坐貶，先生言：「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挾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更遵用之？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北騎已薄都城。欽宗亟召還，不及。

高宗即位，召爲給事中。黃潛善方專

政，意欲斥逐忠賢，先生言：「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張弛，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潛善惡之，訪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官。建炎二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先生子寅時修《起居注》，高宗賜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先生行至池州，聞駕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卿大名，渴于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先生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見之施行。居旬日，以疾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出《左氏傳》，令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奥，陛下儲心是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先生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未允。會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先生奏：「勝非、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不顧君父，恐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先生羞與同列，卧家不出。是時秦檜雖奸，故深相知，而故相吕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朝，欲傾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謂曰：「目爲朋黨可矣，但黨魁在鎖闥，當先去。」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先生奏擬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自謀則善矣，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不報，解相印去。諫官江躋、吳表臣亦極言安國當留，頤浩即黜躋等二十餘人以應星變。

先生歸休于衡嶽之下，作書堂數間，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安石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説》，稱爲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詆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崇寧間防禁益密。先生自少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説，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是乎？」於是潛心刻意，採拾辨正，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沉酣者三十年。及得程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進入。書成，奏御，高宗屢對群臣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先生以疾未行。會諫官陳公輔乞禁程頤學，先生奏：「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乞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較正頒行。」奏入，公輔與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論先生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永州提舉太平觀。久之，高宗念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贈左朝議大夫，謚文定，賜田十頃恤其孤。

先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士子有自遠來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居敬爲持養之要。志在康濟，見中原淪没，遺黎塗炭，痛

苦切身，雖數以罪去，憂國愛君，遠而彌篤。見善必爲，知惡必去，嘗與同年飲酒過度，自是終身不復醉。少年好奕棊，母謂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自後不復奕。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遂止。嘗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盛饌飾姬妾，請令奉巵酒爲壽，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宴樂時哉？」其人赧赧而止。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之禮必極其豐，家雖至困，不以告人。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者，以先生及尹和靖爲最。侯仲良言必稱二程，他無許可，後見先生，嘆曰：「不意復有斯人！」生平所與游者，惟游廣平、謝上蔡、楊龜山數人而已。上蔡嘗謂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霜松雪栢」四大字匾于祠。弟安止、安老，父臨歿命嚴勑之，俱以經術行義著。子三人：寅，宏，寧。姪憲。

寅，字明仲。本文定弟淳之子。初生，弟婦以多男不舉，文定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成誦。長從河東侯師聖游，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登進士，除校書郎。從楊龜山受業，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公與張魏公、趙忠簡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公棄官歸，諫官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以張魏公薦爲駕部郎，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

詔議移蹕，公上書乞按行淮襄，絶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吴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虚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萬言。宰相惡其切直，除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公援《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請。高宗嘉納，降詔獎諭。既而張魏公自江上還，言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公力言無益者十事，不納，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易月，公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憾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右正言章厦劾公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遂落職，潁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復其官。卒，年五十九，謚文忠。公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妻以女，不許。文定頗重秦檜靖康之節，及檜擅國，公遂與絶。潁州之謫，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説》、《崇正辨》，皆行于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宏，字仁仲，文定子也。幼潁敏，甫就外傳，鋭然以求道爲心。年十五，遂自爲《論語説編》、《程氏雅言》，旦夕玩誦。文定懼其果于自用，乃授以所修《通鑑舉要》，於是肆力研究。弱冠游太學，初事楊龜山、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敬夫師

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數千言，有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望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父子兄弟生得相見。引領東望，九年于此。在廷之人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何如也？陛下御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陛下腹心耳目也，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司業高閣請幸太學，公見其表，作書責其欺天罔人，言當此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之時，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縟節，粉飾太平。聞者嘆服。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意欲用之，貽書其兄明仲言：「二弟何不通問？」公作書，辭氣甚厲，示以不可召之意。時四方從學者甚衆，一隨其高下誘進之，而汲汲于理欲之辨，仁敬之説。檜死，侍臣交薦，朝命沓下，而病不可爲矣。所著書曰《知言》，張敬夫稱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季子大時。

寧，字和仲，文定季子也。用廕補官。秦檜當國，留意名家子弟，貽書明仲，問公何不通書。公勉陳數事，及奏乞二程、邵、張從祀。既召試館職，除勅令所删定官。會秦禧拜元樞，檜問曰：「禧近除，外議何如？」答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初，公以父兄

故召用，及兄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公兄弟阿附趙忠簡。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文定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公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稱茆堂先生。

憲，字原仲，文定弟安老之子也。安老字康年，恬淡簡默，喜周人急，仕至羅江令。公生而静慤，雖倉卒無疾言遽色。長從文定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與劉白水陰誦竊講。既又學《易》于涪陵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公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爲己，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鄉人士從者益衆。近臣林彦質、范仲、朱震等以其行義聞于朝，被召，以母老辭。及彦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愈急，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公猶不出。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手書力勸，乃勉就職。日進諸生，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終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悦服。延致篤行程元、廉節龔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嗣以母老，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榷鹽急，私販銖兩亦重坐，公告以爲政大體。帥不悦，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公泊然無復當世之念者殆二十年。及檜死，召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宫室，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毁所傷，未有敢顯言當

用者，公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禄。後浚、錡二公召用，公之力也。卒，年七十七，謚靖肅。公在位僅半年，極意顯言，每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初與劉白水俱隱，後交朱韋齋、劉屏山。韋齋將没，囑晦菴師事焉。晦菴自言與公游最久，而吕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熊克、曾逢皆其門人。著《論語會義》諸書行世，稱籍溪先生。

大時，字季隨，五峯季子也。兄大正，僉判泉州，有禦敵功。公先於湖南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於朱子，問答甚多，載《大全》集。

練公繪，字質夫，浦城人。少同龜山游程子之門，程子器之。大觀中擢進士第，浮沉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郎。龜山嘗與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雖行止疾徐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己求之，以質夫篤志强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劉公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涵咏載籍，深造義理，與吕公大臨、游公酢友善。公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肆筆爲文，滂沛閎闊，淩厲頓挫。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同風，實以鉗天下之口。公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燃膏，潛抄默誦。涪淩譙天授嘗從二程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即往叩焉。

得其本末，遂棄録牒，揖諸生歸。道南都，見劉元城，過毘陵，見楊龜山，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留語數十日，告以生平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無不傾盡。公聽受其言，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族人彦沖及胡籍溪講論切磋，結廬建陽之蕭屯，讀書力穡，無求于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中書舍人吕居仁與同列曾天游、李似之、張子猷共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屏山作《招劍文》送之，其辭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不使入見。公知道不易行，即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嘆賞。與朱子之父韋齋先生友善，韋齋臨老，命朱子師事焉，屬以後事。公經理其家，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所居有白水，稱白水先生。孫懋。

懋，字子勉，白水孫也。博學通經，文辭奇偉。長受學屏山，得其論著。繼從胡籍溪遊，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律曆之奥，無所不通。受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秩滿，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掃軌，仰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恒軒先生。著《禮記集説》、《語孟訓解》。子三人：爚、炳、烱。

爚，字晦伯，子勉長子。天資重厚，純一弗雜。乾道八年進士，歷官連城令，蠲無名征斂，新學宫，教諸生入德之方。改知閩縣，清簡爲治，與民有信，大族貴宦、頑庶奸胥，莫敢撓法。諸臺府合詞列薦，以與趙丞相汝愚有連，避嫌。寧宗受内禪，公寓書丞相，言蠱毒中人之害，蓋指韓侂冑，而丞相不能用。丁父艱，從朱子讀書講道，學禁雖

嚴，怡然自適。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葺學舍，練軍實。入對，請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强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僞學也。」遂以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至官，痛加裁節，以足公用。嘉定二年，召對，言：「方今天下之勢不可爲安，所恃者人心。人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願陛下主持此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除吏部郎中，輪對，請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覆問難，以采義理之當否，政事之是非。乞外，除浙西提點刑獄，所劾不避權要，所舉不受干求。召國子司業，言治道原于士風，士風本於學術。累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于千載。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更不施行。又録朱子《白鹿洞學規》以進，請頒下兩學，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兼編修，郊祀，恩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祭酒左諭德同修撰。時群臣争務容默，公疏請崇奬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百僚，固藩籬，選將帥，尤今日不可緩者。除刑部侍郎，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廉耻，武吏取以才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爲本，武吏任將帥，以醲賞得士爲先。蓋因是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故有是言。權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於東宮，言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

《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而又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君臣之事鑑，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修身治平之道，猶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以年過七十乞休，疏二十上，不允。比疾，猶黽勉輔導。年七十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以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贈金紫光禄大夫，輟朝一日，詔杭州府致其喪，邵武軍給葬事，謚文簡。公爲人簡質端重，和易以莊。少習家訓，長得名師，其淵源一出于正。每夜斂衽默坐，虚心省察，嘗取《徐節孝帖》教其子弟而言曰：「日入之後，至于夜中，事物俱静，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晚號雲莊居士，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宮詩解》、《易經説》、《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續稿》若干卷。子垕。

炳，字韜仲，子勉次子。從朱子學，朱子編集《程氏遺書》，公兄弟研窮誦讀，晨夕不息。淳熙戊戌第進士，授迪功郎，知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學宫，訪求前令謝上蔡遺跡，作祠於講堂之東，朱子爲記。再調劍浦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後有鬬者，將愬於公，而曰：「何面目復見耶？」累官兵部郎中，朝請大夫，乞祠閒居，誦讀不輟，自號悠然翁。朱子稱其嗜學，又嘗稱其居官不苟，《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著有《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堂銘故事》、《睦堂類稿》。稱睦堂先生，謚文安。子填，知將樂，吏事精敏，豪猾讋服。孫應李。

烔，字季明，子勉季子。授進賢丞，遷固始令。早從朱子學，比掛冠，徜徉武夷九曲間，悠然自尋其樂焉。

垕字伯醇，晦伯子。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辨。制閫以賢能薦，俾兼幕府，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學者尊爲静齋先生。著有《毛詩解》、《家禮集註》。子欽。

欽，字子時，伯醇子。在襁褓中，或啼哭，示以書帙，即嬉笑。甫能言，母梁氏教以古詩，輒成誦不忘。七歲，日授數千言，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匿膏室中，候寢熟復燃。從蔡九峯學，精于《易》。以祖蔭補官承事郎，知嵊縣，有政聲。轉朝奉大夫，出知饒、處、邵武、南康等州。時江汀邵寇竊發，境内騷動，公募義勇勦捕，誅其首惡，餘悉縱還。陞殿中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茶洞口，築茶巖小隱堂終焉，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謚忠簡。著《書經衍義》、文集十卷。

應李，字希泌，初名桀，韜仲孫。謹厚莊重，博習修潔，舉咸淳十年進士，調建陽簿。入元不仕，與熊勿軒、胡廷芳講道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厚給課試，悉倣州縣法。

方公元寀，字道輔，莆田人。父峻，字景通，聚徒講學，鑿井舍傍，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大中珦。及卒，明道爲作行狀，仍托范公祖禹爲墓道碑。公少與伊川游，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

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于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于白鹿書院，書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觀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宣議郎、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孫翥。

翥，字次雲。六歲而孤，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笥，遂盡讀之。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清尉。到官三日，歸而闔户，跌宕於風烟無人之處。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公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吟寫，多出偶然。群處無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然出俗之度。敬事鹽官施廷先，而與林艾軒、陸子静友善。初艾軒喜稽康、李白、石曼卿之爲人，不入俗調，公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着脚不得。」艾軒愧悟，以公爲先聞道，兄事之。朱子嘗過莆，聞公論説，喜躍不倦。

李公復，字履中，閩縣人。博記能文，紹聖間爲西邊使者，猶及識横渠先生。嘗論孟子集義養氣之義，謂其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怍，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慊于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嘆曰：「履中獨得大旨。」又曰：「近世之論，多以過高失之，甚者或流于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説之爲得也。」著有《潏水集》。

邵公清，字彦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生有十彦之號，公其一也。從横渠張氏學《易》，崇觀間還家，遂不復出。築室墓側，聚書十卷，角巾鶴氅，鄉里敬之。嘗應

八行舉，人稱八行先生。年八十四，卒。

楊公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舍之而不耘，稗莠傷之，助之長者，則揠之而槁矣。楊龜山常與往返，論反身知命之學，異端佛、老之非。

吳公儀，字國華，南平人。清修力學，漁釣橘溪之上，時或行歌松蹊竹疃，莫窺其際。楊龜山嘗題其釣臺及咏歸堂，豫章羅氏師事焉。自號審律，學者稱審律先生。從弟熙。

熙，字季明。博學勵操，與兄齊名，時稱雙璧。或從之談，道論文，傾心瀉意，語以勢利，俛焉不答。元祐間，陳公瓘以其兄弟學行言於郡守，延至學，爲諸生講經。薦於朝，得召赴闕。

江公琦，字全叔，建陽人。文學行誼，知名當世。宣和三年進士，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覃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說各五卷。

林公子充，號拙齊，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公之奇解《論語》多引用之。又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集。與鄭俠、王聖時、林圖南、李天與爲友善，鄉人重之。與同里林仲嘉並稱古屯二賢。

黄公穎，字秀實，龍溪人。祖概，好學力行，孝順父母。父彦臣，爲莆、汀、劍、建四郡守，所至有惠政，累贈少師。公兄弟七人，登第者四，俱知名當世。兄碩，字若沖，

登大觀三年進士，調建昌教授。外臺交薦，自江陵法曹累官朝散大夫，恬于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其卒也，郡守李彌遜祭以文，比之揚亢、馬少游。公以上舍免省解，赴崇寧三年廷試。時彗星見，指陳時政，靡所忌諱，抑殿丙科，除崇德簿。歷樞密院編修官，俄遷中書舍人。有忌其才，出爲提點太平觀。爲人温柔廉介，工書隸。著有《周禮解義》、《春秋左氏事類》行世。從姪樵仲。

樵仲，字道夫。祖預，著《詩解》行世。公杜門著書，登淳熙五年進士，調永福尉，再調汀州録參，俱有善政。俸外添支，一無所受，自書屏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謝事歸，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或至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不歡笑。里有不義，惟恐其知。朱子守漳日，稱其品質渾厚，操履端方，禮請入學。及聽其講小學書，再三稱善。卒日，神采自若，朱子遣倅翁德廣經紀後事。所著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世。從弟櫄。

櫄，字實夫。家居及在太學，登其門者常數百人，浙、廣名士多師之。淳熙中以舍選入對，獻十論于相王淮，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日以楊龜山、陳瑩中之學勉勵士子。嘉泰壬戌，預考南宫，尚書謂人曰：「經義非黄架閣不收。」時三魁皆公所取士，衆賀得人。終宣教郎。著有《詩解》、《中庸》、《語》、《孟》解、文集。時有林師德者，字正叔，爲學者師，與公齊名。

章公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以祖蔭監杭州茶庫，逾年辭去。上書

論時政，凡萬餘言，❶不報。丁母喪，毀瘠逾制。服闋，游江淮間求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以賍坐貶，公代訴于朝，得脱。近臣歐陽永叔等同薦其才，除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烏程令，趣受命，固辭，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公志氣弘放，爲文辯博，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韓退之、李翱之説，著《救性》七篇。又論歐陽永叔以朱温爲正統之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皆出于禮，公訂其説，復著《禮論》一篇。凡所著作，持義而不離于正。

翁公待舉，字至善，漳浦人。政和間進士，知興化軍，五更即披衣起，就燈下讀《中庸》一遍，乃出涖事。有干以私者，曰：「某秉筆予奪，如對神明。」干者縮舌。嘗奏蠲本年諸色科稅，郡人德之。

黄公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曷若委郡守。出判泉州，將行，乞于科舉外訪求抱道懷德之士，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朝，是亦古鄉舉里選之意。留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知樞密院事，立朝侃侃，有冒覬恩幸者，極力排之。金亮犯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公曰：「敗軍罪誠難赦，然劉錡有大功于國，若聞而憤死，得

❶「言」，原作「年」，今據同治本改。

無快敵心乎？」高宗嘉納之。卒于官，謚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説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又有遺文十五卷。

王公普，字伯照，閩縣人。禮學律曆，莫不精深。登進士第，官至侍郎。朱子嘗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公爲最，劉藻次之，任文薦又次之。藻字昭信，著《易解》五卷，有曰：「見險而止爲需，見險而不止爲訟。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其變爲蠱。」終布衣。文薦字遠流，著《六經章句》，登紹興進士，官秘閣修撰，王十朋稱其直道立朝。

江公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歷仕州縣，民安其政，爲御史致仕。里居十有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矼見其所註《孝經》，嘆曰：「他日變此邦爲曾、閔，其必因此書也。」

道南源委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❶

宋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遷劍浦居焉，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居不仕。先生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楊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龜山方爲蕭山令，徒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蓋知前日之學非也。龜山亦喜其可與言道，語以心傳，嘗論《易》至乾九四爻，云：「曩日聞伊川説甚善。」先生鬻田走洛，見伊川而問之，亦不外龜山所言。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初，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龜山曰：「此説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此語，凡嗜好一切禁止。同邑陳淵，龜山壻也，每詣先生，竟日乃還，謂人曰：「自得仲素，日聞所未聞。奧學清節，南州冠冕也。」郡人朱喬年、李愿中執弟子禮來見，終日静坐，只説文字，未嘗一及雜語。紹興壬子，州學

❶「受業」下，原缺，下卷三、卷六同。

落成，以太守周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

先生清介絶俗，山居有顔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臨池有濯纓亭，吟咏自適，絶意仕進。靖康中，採祖宗故事，爲《遵堯録》，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四方，而起朝廷。譬人之傷氣，寒暑易侵，木之傷心，風雨易折。」論士行則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淳正，類如此。朱晦菴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先生一人而已。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士民哭之慟，罷市三日。學者稱豫章先生，著有《毛詩解》、《中庸説》、《語》《孟》解、《春秋指歸》、《台衡録》、《議論要語》、《二程龜山語録》。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曆間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奥學清節」四大

字匾於祠。從姪博文。

博文，字宗禮，一字宗約。祖畸，字疇老，爲太常博士，定孔子冠冕，制禮樂歌二十餘章。歷官知廬、福、處三州，著《文海》百餘卷，《講義》五卷，《道山集》三十卷，《秘録》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録》十卷。公資禀和粹，沉静寡欲，處己待人，一主誠敬。從李愿中游，得伊、洛所傳之要，嘆曰：「儒、佛之異，公私之間耳。」從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用蔭，歷官静江府觀察支使，凡士大夫坐忤秦檜竄貶過府下者，皆善遇之，至竭廩鬻衣以濟其乏。改知瑞金縣，縣故多盜，計獲渠魁數人，置於法。歲旱，發廩賑饑，躬親厝置。又推其餘，以及旁縣。張魏公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愿中聞而喜曰：「張公高明闊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以嗣位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糴建康，皆有成績，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汪應辰制置全蜀，辟爲參議官，推誠啓告，政最天下。嘗鋟《二程遺書》，得張横渠家人流落不能自振者，爲言應辰，延置府學。士大夫游宦，貧不能歸，或不幸死，與死不能瘞者，各捐俸助之。累遷承議郎，請祠，得主管雲州崇道觀。卒，朱子惜其不及大用，又傷吾道不幸而失此人。

黄公鍰，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龜山受業，龜山器重之。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有水患，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公請蠲田租，十去其八，使者怒，公雅辭詳對，卒得所請。調西安丞。靖康初，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

陳七事，深蒙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鍰論人君治心事甚詳，當處以諫職。」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二十卷。

鄭公轂，字致遠，建安人。父鎮，登仕郎，以詞學名。公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公對曰：「讀書止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既冠，入國學，累舉不第，嘆曰：「昔之求道者，尚友古人，吾今未及大賢之門，其可已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已逝，乃從謝顯道游。政和六年，以八行舉，尋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秘書郎，出守臨江軍。乞祠歸，自號九思。嘗執父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爇柱至半止，鄉人名止火柱。朱子有言：「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矣。嘗見上蔡先人甚敬焉。」

高公登，字彥先，漳浦人。精於《易》，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徽宗時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等六賊。廷臣建和議，奪种公師道、李公綱兵柄，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帥臣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公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之。公上書曰：「陛下踐祚之初，人人跂足以待維新，乃兵革擾攘，一切未遑，首擢吳敏、張邦昌爲相，又納敏黨與之言，李邦彥將復進用。臣恐天下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而離。」不報，再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靡明皇之有初，而相同林甫。臣身微賤，臣言繫宗社存亡，未可忽

也。」自是凡五上，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喜曰：「可盡言矣。」復爲書論敏，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公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羅織公等，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忌。有司惡其直，例作文理紕繆，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乃授廣東富川主簿。憲臣董棻聞其名，檄灩昭、賀、龔、藤、潯、梧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公請復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公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公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既兩棄之，尚可言哉？」守不能奪。命攝獄，有囚殺人，守欲奏免之，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耶？殺人幸免，如死者何？」秩滿，士民乞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貧無以養，願勸之受。」公辭不可，請置學買書。歸至廣，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野食之，願貸者聽，全活萬計。歲適大稔，償亦及數。民投牒乞留以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遂上疏萬言，作《蔽主》、《蠹國》、《害民》各上下二篇上之。高宗稱善，下中書。秦檜惡其譏己，格之，授静江府古縣令。道出湖州，湖守汪藻留與修《徽宗實録》，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公曰：「但意未欲耳。」遂行。廣西帥沈晦問公何以治縣，公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日詐疑，胡可行也？」對曰：「誠不至耳。蠻貊可行也。」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

下爲其所屈，公至，頗革，公喜其遷善，處以學職。他日乘間請囑，公謝卻之。琥怒，遣子弟要奪士人財物，既又侵貸學錢，公呼至，面數。琥奮臂厲聲曰：「何與君事？」公叱下，告衆，白郡及諸司，將寘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古縣，秦檜父舊治，檜實生此。帥胡舜陟謂公祠之，公曰：「檜爲相無狀，曷以祠爲？」舜陟怒，既又令市熊掌、牛乳，公曰：「踐雪而搏猛獸，將春而奪之牛，此人上耶？」舜陟大怒，移荔浦丞康寧代公。適公亦以母病乞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爲記，且摭秦琥事，誣以專殺罪。詔送靜江獄，舜陟遣健卒捕公。值公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請納官贖罪。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也。」公曰：「某知有君父而已。」既而中書奏納官贖罪無故事，仍送靜江獄。公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勅還家。至廣，漕帥鄭鬲、趙不棄辟公，攝歸善令。是秋委考試潮州，公摘經史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由，皆屬意時事。郡守季仲文馳達檜，檜怒，坐以舜陟所奏。取旨，編管容州，鬲、不棄亦坐鐫一官，南省至揭公名爲考官戒。時公出試院還矣，省符下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示之，公讀畢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敢稽耶？」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挾兵刃至，公曰：「若賜死，亦當拜勅。」乃就法。大作感公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汝欲何爲？　省符在我手，無他語也。」

公謫居，授徒自給，聞朝廷政事少失輒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

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守何萬、傅伯壽相繼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子守漳，建祠作記，比之伯夷、柳下惠，又奏乞褒録，贈承務郎。公事母至孝，嘗奉母舟行，阻風封康間，方念乏晨羞，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啣鹿置門去。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明成化間，復建祠邑中專祀。

李公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玩，坐立必莊。從舅氏陳瑩中學，踰冠復從楊龜山。龜山妻以第三女，嘗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學何所用心，學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謂之人心？」公退求之，不合，因取《論》、《孟》讀之。十有八年，乃涣然有得。龜山殁，以所學淑後進，嘗語學者曰：「聖賢遺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乎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當驟進耳。」陳默堂稱其學口目俱到，未見其比。游太學，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陳當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勅令所删定官。丁憂服闋，會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禄仕，築室於邑西山居焉。家計屢空，曠然不爲意，當世賢大夫益高仰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目訪民間利病，告其長而興除之。一日，帥欲毁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要利，争之不聽，以老病辭歸，帥慚謝强留。卒於官，年六十五。公天資粹美，涵養有方，誨人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承朝散公遺命，爲其叔父庭之後，庭卒，毁瘠如禮，治喪必誠必敬。兄偕罵賊死，事嫂如母，撫其子女如己出。凡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至行陣

農圃之事，靡不習知。朱晦菴表其墓，惜其未究於用。所著有《易傳》、《論》、《孟》遺稿及遺文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西山先生。從子吕。

吕，字濱老。父純德，有孝行，治《周禮》，兼《左氏春秋》。朱晦菴表其墓，稱爲好德有常之士。公蚤孤，事母至孝，育弟妹有成。聚族千指，朝夕序揖，至老不倦。幼從從父光祖授龜山之學，晚見朱晦菴於廬阜，爲講學友。於書無不讀，尤精於《易》，每言《易》在識時，和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時邑令憂無社倉，詣公求教，公條畫精明，綜理縝密，晦菴爲之記。子閎祖、相祖、壯祖，孫方子。

閎祖，字守約，别號絅齋，濱老長子。蚤授庭訓，已而從學朱門。篤志强力，精思切論，晦菴延之家塾，以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登嘉定辛未進士，調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咸資以決事。暇即詣學，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調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有《問答》十卷。

相祖，字時可，濱老次子。爲晦菴高弟。辯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晦菴命，編《書説》三十餘卷。

壯祖，字處謙，濱老季子。與兄守約同第進士，調閩清尉。初至求教，朱晦菴嘉其有志，語以爲學之要。真西山嘗薦之，稱爲人物典刑。

方子，字公晦，濱老子正己之子也。少博學能文，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僕不加詬詈，然皆嚴憚

之。嘉定七年，登進士，廷對第三人，調泉州觀察推官。真西山爲守，稱其學邃氣平，本經術，明世用，每有大事，必資決而行。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公曰：「是求也，可乎哉？」丞相史彌遠怒之，踰年始除國子録。將選入宫僚，不少貶以希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既歸，從游者盈門。公學得諸心傳，親切超詣，嘗語人曰：「吾問學未能周盡，幸於大本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若得真實務學之人，發明綱領，斯道庶幾不墜爾。」起辰州通判，尋卒。著有《朱子行狀》、《傳道精語》等書，又有《禹貢解》。慶曆二年，真西山在樞密，與尚書袁甫進於朝，特旨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元虞集稱其於朱學確守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將終身焉。弟文子。

文子，字公謹。亦從朱子學。歷知閬、潼二州，吏譽藹然，持麾蜀中二十年，以道學倡，蜀人宗之。

陳公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兄瓘，字瑩中，通《易》，數言國家大事，多驗。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歷官給事中，屢言章惇、蔡京奸邪，又與宰相曾布不合，貶外。因不知程伯淳，自以爲耻，遂從楊龜山學。著《了齋集》、《尊堯集》、《遯齋閒覽》，謚忠肅。公初受業程門，繼亦受業龜山，與羅豫章爲友。龜山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嘗知餘杭時，嘗送《南歸詩》云：「幾年夢想至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苕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紹興五年，近臣廖公剛、胡公寅等薦充樞密院編

修，丞相李公綱重其行，爲布衣交，至是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以胡文定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又入對，言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辯》理甚當。」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矣。」對曰：「穿鑿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昧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樊遲，特其一端，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謂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願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爲守和之具。章五上，益梗切，秦檜惡之。復疏論其親黨鄭億年，檜益怒，遂解言職，除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管台州崇道觀，卒。著有《默堂集》。

蕭公顗，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朴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公郁、陳公彦、羅公從彦同游楊龜山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累舉得官，爲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喬年先生嘗師事之。

曾公恬，字天隱，晉江人。少從楊龜

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大宗正丞。秦檜當國，公自守不爲屈，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著有《上蔡語録》二卷。

林公宋卿，字朝彦，仙游人。嘗從陳瑩中學，瑩中稱曰：「頭項直。」又從楊龜山學，龜山稱曰：「百鍊鋼。」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知恭州。時帥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西抵瀘戎，公言得溪費地不足耕，得溪費民不足治，恐啓釁端，徽宗然之。又奏蠲州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八百石，州人祠之。秩滿，部使者疏留，徽宗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與之以寬朕西顧。」靖康中，以煩言得旨衝替，僑寓涪陵之韓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自適。涪人以公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後先，因號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薦於張浚，辟參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以涪守王擇仁及河北帥臣薦，充湖南帥司參議。浚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辟，不就。及還朝，首薦之。蒙召，乞祠，終朝請大夫。

鄒公棐，字堯叟，泰寧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宣城令。少有文名，工詞賦，壯游四方，從中山劉彝爲學，浸灌六經，貫穿百氏，各得其宗。其莅官雖雜冗必盡力，而處之裕如。晚得從楊龜山游，其卒也，爲辭哀之。

廖公剛，字用中，順昌人。《閩書》作建陽人。少從陳瑩中及楊龜山學，崇寧五年登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録除國子録，擢監察

御史。蔡京當國，論奏一無所避，以親老乞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部使者檄公撫定。公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公父子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吏部員外郎。請稽舊制，選精鋭爲親兵，又乞營建康，以杜北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言江淮兵備莫若屯田，可以免待哺轉餉之患，爲三説以獻。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其子孫不得官於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僅自侍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遷刑部侍郎，乞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漳俗侈靡，喪娶踰制，公立條約諭之。值日食求言，公請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布告中外，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竦然，詔拜御史中丞。奏：「臣職糾奸邪，當務大體，若捃摭細故，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己，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時諸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於四五，諸將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遂得美官，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公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在朝廷乎？」因顯疏其惡，億年奉祠去。復奏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曰：「置我

何地？」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代其任。次翁劾公薦劉昉、陳淵，與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

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學者稱古溪先生。子四人：遲、過、遂、遽，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王公德修，南劍人。尹和靖門人。朱子嘗與書云：「某於和靖先生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其仰慕如此。

何公兑，字太和，邵武人。由宣和進士調廣東提刑檢法官，東平馬伸撫諭廣南，見而賢之，奏爲屬。伸本程門高弟，因以所得於程者以授公。既而坐論時事貶死，公欲力辯其功，乃子輒止之，因爲伸作《行狀》，歸守其學不變。紹興中，通判辰州，聞秦檜自陳靖康反正之功，公曉起掛伸遺像哭之，將上其事，其子曰：「待檜死未晚也。」公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矣。」手書達尚書省，言伸爲侍御史時，移書僞楚，斥使避位，大節凛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竄。

檜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踰年卒。

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著《易傳》。子鎬。

鎬，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

正則義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嘆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鋭，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説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尚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患郡事不理，繫者或至累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白守決遣，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説》、《論語説》，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豪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内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恂恂，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闢異

端，則實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耻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嘆，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黄魯直所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説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禀勁特，氣節豪邁，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静，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

年七十有一，卒，謚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録行世。萬曆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静中氣象」四大字扁于祠。

朱公震，字子發，邵武人。學有源委，

常參謁謝顯道而友胡康侯。登政和進士，歷仕州縣，以廉稱。高宗用趙鼎薦，召至，問《易》、《春秋》之旨，擢秘書少監，兼侍經筵，又兼翊善。高宗曰：「天生朱震，爲今日資善得人。」終翰林學士，丐祠，卒。著《漢上易》、《易集傳》、《易總記》。

游公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受業胡安定之門，郡人知經學自公始。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

盧公奎，字公圭，邵武人。登政和間進士，官至江西運判。常作《毋我論》，爲衆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於楊龜山，晚寓黔中。著《筆録》十卷。

劉公子翬，字彦沖，崇安人。祖民先，字聖任，奉母至孝。父韐，字仲遠，資政殿學士。嘗奉使入金，金人欲立之，酌酒自縊。伯兄子羽，字彦修，爲待制，進爵子。仲兄慷慨厲節，不附秦檜，朱子稱爲人傑。子翼，字彦禮，精敏力學，深惡浮屠，戒子弟勿觀其書。靖康間，承父命入奏事，欽宗見其進止閒雅，除江西轉運使司，歷知建州、信州，所至不擾，甚得民心。公以父蔭補承務郎，通判興化軍，晝計備衛，賊不敢犯。年方三十，以痛憤父没，哀毁致疾，不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沖祐觀以歸。自號病翁，世居屏山，有園林水石之勝，危坐竟日，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數日輒走父墓涕咽，或累日乃返。處兄弟怡怡然。與胡籍溪、劉白水爲道義交，講學外無雜語，深於《易》。家有二齋，東齋名復，西齋名蒙。朱子承父命師事之，問以入道次第，曰：「吾

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妻死不再娶，以兄子翼幼子珙爲後。年四十七，得微疾，即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作書遍訣友人。召珙付以家事，示葬處，告學者以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如平日，居兩日没。學者稱屏山先生，謚文靖。有文集二十卷。珙位至觀文殿學士，以忠孝聞，無子，以學裘、學雅爲後。學裘守撫州，刻《規約》於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説義理。移守邕州，有惠政，終朝散大夫。學雅，南雄通判。

吴公栻，字公發，甌寧人。登熙寧進士第，徽宗朝爲開封府推官。高麗自元豐後久不修貢，公以給事中往諭德意。累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都，陛辭，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鄆州，卒。著有《論語十説》。

黄公偉，字維之，後即字爲名，更號杈張，永春人。弱冠，同兄巽之入太學，歷試占首，與黄槐同時，人稱二黄。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簿，進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勵廉耻，因及銓試冒名、代筆等弊，自是有覆試、任子之令。時議欲立武賢良科，公不可，遂寢。除大理寺丞，少卿欲奏獄空，公以所隸有獄，不敢書名，少卿竟削其名以奏。公白執政，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求外補。差知邵武軍，陛辭對，論選用大臣當如王素對仁宗言：「宦官、宫妾不識名者可入選。」又論《乾道新書》不宜删減，内侍不得干預朝政。孝宗稱善，翌日出劄子，復舊法。後歷官江西提

學，公爲小官，耻於求舉，及更麾節，所薦引多寒士，其挾貴而來者，皆不舉也。歇歷中外，直道而行，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後進皆以鄉先生事之，自號竹坡居士。年七十九，卒。臨卒，猶與諸子講論至夜分。

陳公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四人，與秦檜子熺同榜。授台州判官，辯釋冤盜四十餘人。教授建、漳二州，歷知循州、賀州。時同榜前列藉檜之力，俱致通顯，公獨齟齬，無仕進意。自號休齋居士，雅好山水，遍游浙、廣諸名山，諸生從者户屨常滿。寓僧房，四壁蕭然，作賦讀經，忘其貧老。著《易本旨》、《易大傳》、《易圖》、《春秋義例》、《古學圖》、《詩聲譜》、《論語後傳》、《詩話》、《梅青傳》、《詩騷古賦》、雜著行世。王十朋贈詩略云：「大陳如金玉，一室清無塵。胸中包今古，筆下真有神。講席延諸生，黃卷呵古人。異端斥佛、老，吾道鳴孟、荀。」其卒也，朱子祭以文，曰：「某少游宦，獲從公游泉、漳間，蒙公誘掖良厚，後别去，幾三十年。去歲冬復見，握手如平生歡。及某之還，載酒餞洛陽，慘袂分攜，潸然不樂。未兩月，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臣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

高公曇，字子雲，福寧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爲大學博士，疏言訓練士卒，久任帥守，孝宗稱其老成歷練。遷秘書省著作郎，兼王府教授。再對便殿，悉當上意，御批其札，送中書。既退趨出，目送之。光宗

在儲宫，以宫僚入宴，恩意浹洽，手書「容齋」二字以賜。容齋，公號也。嘗修《乾道會要》，轉朝散郎。有《易説》及詩文二十卷。

吴公大成，漳浦人。紹興間，秦檜柄國，隱漸山石榴洞，講明正學，與丞相陳俊卿、三山林擇之聚歡賦詩。乾道中，奉檄湖湘，往還京浙。著有《梅月詩卷》、《筆義》、《經疑傳稿》。

余公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興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置第一，賜之詩。寧宗即位，詔入史館，兼實録檢討。歸擇邑南佳勝，辟園搆軒，觴咏其間。著《禮記類説》、《左氏纂類》。

王公士奇，字求叔，福安人。弟知章爲逵州教授，公舉進士，適聞其訃，遂不赴廷對，往蜀護喪。後就試，當得官，以母老丐祠。當國者高其行，以堂除，凡二十三考方任莆田法曹。真西山語當路曰：「王君文行俱美，當於古人中求之。」後以奉議郎賜緋致仕，優游田里，手不釋卷，多所著述。年八十四，卒。有《諸經釋疑》。

吴公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末，試鄉省不第，遂主盟林壑，絶心仕進。與朱子、吴郁研窮理學，嘗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静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遣子師事之。晚年以特恩補官，調桂林簿。

王公悦，字習之，莆田人。紹興間進士，調漳溪尉。嘗佐浙西憲幕，有負鹽繫獄者，歲久莫剖，公決以非辜，縱之。守懼不敢，公請獨任其咎。官終南外睦宗院教授。著《春秋解》、《五經贊疑》。

程公伯榮，字良弼，古田人，與王龜齡、沈有開、傅子淵皆友於朱子。《閩書》以良弼爲名，伯榮爲字。

鄭公樵，字漁仲，興化人。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己田築蘇洋，人食其德。没於姑蘇。公年十六，徒步歸葬，結廬越王山下。從兄厚，學問該博，公與講學，從游者甚衆。既而卜築夾漈，又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留借讀，夜則仰觀星象，寒暑寢食爲之都忘。紹興間上書，乞留心聖學，篤志斯文，用儒臣典司東觀。内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繕寫所著書十八部百四十卷以進，詔藏秘府。二十七年，以薦應召，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就。尚欲取歷代之籍，始三皇，卒五季，彙輯爲一，名曰《通志》。體參馬遷，法則稍異，謹摭上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帝曰：「聞卿久矣，何相見晚。」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爲御史葉義問所劾，乞還山，改監南嶽。還家論著，閲四年，《通志》就。詣闕請上，會高宗幸建康，命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簡詳諸房文字。及駕歸，繳進《通志》而公卒，時年五十九矣。生平枯淡好施，居鄉累歲不一詣守令，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北人犯邊，公言歲星在宋，彼將自斃，後果

然。學者稱夾漈先生。

蘇公總龜，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試中上舍優等第一。孝宗即位，恩賜釋褐登第，授衡州教授，累遷參淮東議幕。著有《論語解》、《大學儒行編》、詩文、雜著。

李公則，字康成，龍溪人。少孤力學，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歸。教授生徒至百餘人，如楊公汝南、李公恂輩皆其門下。累薦鄉書前列，紹興十二年以特科授桂嶺簿，攝富川令，調德化令，所至皆有惠政。轉通直郎，致仕。公學兼得之蘇、程二家，其教人必以仁義爲本，自號益壯翁。

吴公獮，字清臣，龍溪人。兩請鄉舉，有聲。又請漕舉及同文館舉，與陳公知柔、林公光朝友善。陳公稱其古心古貌，古文古學。三山林子晦亦嘆其爲天下奇才。學者號省齋先生，著述甚富，有《省齋集》行世。

陳公竑，字戒叔，龍溪人。宣和間以特科調貴州法曹，當路交薦。後又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尉長汀，再授恩平、新興二州教授，終龍南令。著有《周禮解》及雜文數卷。

王公文獻，晉江人。紹興間上所著《孝經詳解》一卷，詔藏秘府。

宋公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初，試禮部。尋進《中興十君論》，高宗稱善，以布衣召見。授廬陵尉，指畫敵人形勢，擢知江

陰軍。孝宗立，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察猾胥六百餘人，罷之。奉旨賑恤永嘉，發粟，寬租，蠲稅。坐彈劾温州守臣，爲權貴所擠，力丐休致。卒，贈大中大夫。著《群經滯穗》。

余公崇龜，字景望，仙遊人。登淳熙間進士，歷官司農丞，賜對便殿。時韓侂胄欲邀一見，處以要津，公不從。力乞補外，知江州。侂胄罷，即日除監察御史。入奏，請慎名器，上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著《詩經講義》。

林公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東溪之門，登乾道二年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朱子所編《近思録》。陳卒爲儒宗，實公啓之也。

趙公師虙。本宋宗臣，世居臨漳。朱子守漳，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

陳公研，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臨汀。上疏，乞弛鹽禁，從之。權貴欲引爲御史，先令其排擊故相，公曰：「公義不可犯。」善經學，《詩》、《書》、《易》、《禮》皆有解。

袁公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乾道初，以興化軍教授充禮部試官，除太學録。有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者，公與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著《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通鑑紀事本末》。

莊公夏，永春人。家貧少孤，從兄晦學。登淳熙八年進士，歷知興國縣。慶元間大旱，應詔，極言威福下移，乃陰盛陽衰之象，宜體陽剛之德。召爲太常博士，遷國子博士，陳邊釁不可妄開，議者難之。又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忤柄國者意，遂乞歸。自號藻齋老人，著《禮記解》。

陳公震，晉江人。淳熙間進士，爲新建令，以帑積舊券，代下户輸租。歷知紹州，攝憲節，卻臺府例券數千緡。再歷太府丞，奏減二廣丁錢。奉祀歸里。著《春秋解》、《史編》、雜著數十卷。

余公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自司馬君實作《疑孟》，其後李覯、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黄公宙，字由仲，晉江人。乾道五年進士，居鄉教授，從游多名士。有《論》、《孟》解、詩文、雜著。

鄭公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父安正，少負才學，一時名士多從之。公登進士，除懷安主簿。母喪服闋，調明州教授。州當焚蕩之餘，教弛學荒，公經營區序，興起斯文。召見，引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道最大，知道理最大，則必不以私意失公中。孝宗悦，擢國子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秩滿，歸南陂。著《詩》、《易》、《洪範》、《中庸》、《語》、《孟》訓釋。

陳公舜申，字宋模，連江人。淳熙間登進士第，歷官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爲著作郎，轉對，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管武彝沖祐觀。起參議淮閫，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渾灝發旨》、《審是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

德一，紹熙中進士，官終朝請郎，知宜州。卒之日，囊無餘貲。所著有《易傳發微》、《横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兄弟四人，二爲州牧，二爲縣令。累世同爨，推德門云。

陳公德豫，字子順，連江人。好學通博，登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建州户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宣城。時禁程氏學，遺文皆令焚毁，公取郡學所藏，護持惟謹。改京教，累遷諸軍糧料院。歲旱求言，公上封事，以諱天變、諱人言爲致旱之由，乞去二諱以回天意，光宗嘉納。歷武學、太學、宗學博士，抗疏論事，議者以爲識時務。累遷著作郎，會外國僧人入覲，錫予甚豐，乃歷陳梁武之失。即日有旨，出僧人於國門之外。終大理卿。著有《訥齋稿》。

林公光朝，字謙之，莆田人。有聲塲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爲意。聞吴中陸子正學出尹和靖，遂往從之。專心踐履，不爲訓詁，四方來學，無慮數百，稱南夫子。歸莆，設講於東井紅泉，闡之洛學，公其宗也。然惟口授，未嘗著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脚，學者須求之日

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隆興元年，以進士及第授袁州司户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公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舘職，爲秘書省正字。歷著作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九年，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公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淳熙元年，移廣東，以擊殺茶寇功名拜國子祭酒。四年，孝宗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大稱善，面賜金紫，除中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然以曾覿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命從中出，孝宗度公必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引疾提舉興國宫。卒，年六十五，謚文節，稱艾軒先生。

公明經博古，通練世務，道尊德盛，爲時取式。無田宅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其爲文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有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直用數語，雍容而有餘。故其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朱子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獨於公有稱重焉，嘗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林次雲談道，極得精神，爲之踴躍鼓動。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矣。」晚年著《易論》、《詩書語録》、《中庸解》並奏劄等集，林希逸、陳師復、劉後村各爲之序。姪成季。

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禮爲上客，每事必咨。仕興國軍判官。

黄公補，字季全，莆田人。父端，歷惠州教授，公隨之。永嘉陳鵬飛謫惠州，公師友焉。其學用心於内，視富貴利達蔑如也。

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謙之講學城南，而公在城東，並爲學者宗尚。登乾道八年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著《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蔣公雝，字元肅，仙遊人。援筆數千言，與林謙之輩十人稱莆陽十先生。又稱南夫子，教授泉州。常撰《時政十議》，王十朋見而嘆曰：「經世之文也。」著有《樸齋文藳》。

楊公興宗，字似之，長溪人。祖惇禮，字穆仲，以監察御史致仕，許在家言事。時稱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謂之三奇。公少師事鄭夾漈，後執經林謙之之門。登紹興三十年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爲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累書抵東府力争，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既而召充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謙之同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歷遷司勳郎。論張説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除知温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從弟楫。

楫，字通老。從朱子遊，稱其誠實可敬。登淳熙戊戌進士，調莆田尉。閩帥程叔達移縣括逃田，公歷疏不便。帥大怒，公徐對無所屈，罷去。漕使林祈曰：「尉敢格帥，大是奇事。」薦之。累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奬廉靖之操，絶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

答曰：「臺省紀綱，學者規矩，當各守職，無相侵越。」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悦堂集》。

劉公夙，字賓之，莆田人。師事林謙之，得其傳。紹興二十一年登第，召吉州司户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以弟朔爲温州司户，迎母就養，因乞與温州教授莫沖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孝宗即位，召除樞密院編修，以親老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淮三事。又以浙江水奉詔陳得失，言：「陛下與曾覿、龍大淵輩觴詠倡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乃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所請凡六事。丐外，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訟平政簡，奏舒民力，罷貢獻，辨君子小人。會曾覿副賀金正旦道衢入謁，公弗納，徙温州。明年，引疾歸。又明年，卒。是歲王龜齡、芮某皆先公卒，吕東萊悼以詩云：「諸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簫横霅水風。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謙之亦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所推重如此。著《春秋解》。弟朔。子彌正，吏部侍郎，定朱子謚曰文。林伯之建臨川三賢祠，以祀黄勉齋、文丞相，彌正與焉。次彌邵。

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温州司户參軍。孝宗初立，與林謙之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

成敗得失，且及曾覿、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爲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不可憑虛蹈空，過爲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與兄賓之皆爲時望所推，學者輻輳其門。兄性挺特，不以色假人，公則濟以和易，至輕禄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著《春秋紀年》。

彌邵，字壽翁。素性狷介，蚤孤，遺書數厨，晨夕抄纂考論，斷制義理，一以洙、泗、濂、洛爲宗。嘗質經於陳公宓，評史於鄭公寅，問《易》於蔡公淵，郡守楊棟創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及棟提點福建獄，復論薦於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公生平爲學，專務實踐，自幼至老，確然不移。著有《易稿》、《漢考》、《讀書日記》，學者稱習靜先生。

林公亦之，字學可，福清人。盛年挾策遊四方，卒不契。去之紅泉，謁林謙之，師事三十餘年，遂爲高第。謙之卒，莆人推公嗣講席，户外履幾半於師。或勸其著書，公吟詩答之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公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綱山先生，又稱月魚先生。景定間，林希逸追舉其賢，贈迪功郎，賜謚文介。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莊少師之。

林公肅，字恭之，仙遊人。少有文名，從林謙之學。淳熙間試教官科首選，調臨

安府教授。有同學卓先者，字進之，言論引古人，與人寡合。

黃公㽦，字季野，莆田人。少從林謙之學，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賓之、劉復之、林學可而下，皆推讓焉。

陳公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林謙之學，登乾道壬辰進士。調臨江户曹，攝新喻縣，政教大行，改調候官。以丞相周必大薦入對，孝宗獎其誠實。紹熙初，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趨朝，大雪，丞相索表稱賀，援筆立就。青宫開經筵，講《無逸篇》，其解「稼穡艱難」曰：「百穀麗於土，荄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於田，莠草既除方有秩。」以諷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奥，得師儒之道，賜金樽、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歲儉民饑，不憚巡訪，荒政最良。歷除侍講，卒。

陳公縝，字德容，一字師文，羅源人。淳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爲説，俱見黜。後對時務策，擢第，及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賜同進士出身，時淳熙八年也。子孫猶守家學。

鄭公公敏，字明之，龍溪人。幼孤，與兄公顯，字隱之，苦學篤志，時號二鄭。公顯登乾道丙戌科，歷官朝奉大夫，有《獻時事十論》。公登乾道己酉第，歷福清簿，有政聲。以薦調古田教官，廣學宫，新祭器，

建講道堂，闢射圃，日與諸生講明理學。嘗以文謁憲使楊萬里，大奇之。兄弟俱以理學見重於時，各著文集、語録傳世。

余公嘉，❶字若蒙，龍溪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任惠、潯二州教授。進《聖域記》，特授浙西倉幹，復進《皇朝職官志》、《高宗政範》。差監樞密院激賞庫，進《資時十論》。伏闕上書，論韓侂胄。又上書力沮和議，復爲《古鑑録》以進。又上書論邊事，進《天文類例》、《括象志》。改通直郎，主管嶽祠。所著《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紀年録》、《雜論》、《五音姓譜》，裒前後上書曰《代庖集》、《骨鯁集》。

高公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八年進士，知仙遊縣。省泛科，築下頓橋。知惠州，創楊梅、大奚二寨，以防寇盜，歷遷兵部郎官。陳復齋誌墓，謂其學問「月開日益，卓然蚤茂」。

黄公渙，字德亨，光澤人。嘗從吕東萊學，淳熙間南省第一人。後守岳州，罷厨傳，蠲魚税，捕淫巫，治績甚著。

林公希逸，字肅翁，號鬳齋，福清人。師事陳公藻，藻之學出於林學可，學可出於林謙之，授受有源。登端平乙未進士，爲平海軍推官，以清白稱。遷秘書省正字，入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皆開納。歷知興化軍，首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

❶「嚞」，原作「嘉」，今據同治本改。

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皆自莆南夫子始。初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因立三先生祠，并録其文以傳。南夫子者，謙之也。兩夫子者，學可、藻也。景定四年，舉亦之及藻爲有道之士。又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並乞褒崇。詔樹表書謚，並祀學宮。歷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著《易講》、《春秋正附篇》、《考工記解》、《竹溪》十一篇。

王公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徽州通判，博學能文。公受業張南軒、吕東萊之門，而與廖子晦、黄勉齋、陳安卿友善。登乾道八年進士，歷官蘄州教授，日與諸生講説，漏二十刻，猶徘徊學宮。以趙汝愚薦知長樂縣，撙節浮費，大修水利。轉贛州通判。薦章交上，而侂胄當國，公不少貶求合。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王宫教授。適毗陵大旱，命爲之守。力講荒政，民沾實惠。浙東大饑，詔提舉浙東常平。入對，請齋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斷絶斜封墨敕之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至官，留心賑濟，如在毗陵。除大宗正，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校策殿廬事畢，❶卒。公居官，所至介然，招之不來，撼之不動。黄勉齋稱其學識之精，義利之明，拔出流俗之表。學者稱東湖先生。著《論》《孟》講義、《兩漢博義》。子仲訥，蔭官羅源令。

邵公景之，字秀山，古田人。從父整，

❶「事畢」，原作「畢事」，據《閩中理學淵源考》乙。

著《春秋元經》，以家學相友。公早負文才，事繼母至孝。登乾道壬辰進士，攝教建寧。受業胡籍溪之門，歷官莆田令，教授常百餘人。著《玉坡集》。

歐陽公光祖，字慶祠，崇安人。九歲能文，人稱童瑞。從劉屏山、朱子講學，屏山甚稱重之，朱子亦遣三子師事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不赴。趙公汝愚及張敬夫列薦於朝，方欲召用，而趙公去國，後爲江西運幹，致仕。卜築松坡之上，湛然終老。

楊公炳，晉江人。祖世永爲端溪尉，遇賊戰死，真西山表其墓曰「義烈」。公少力學，精《左氏春秋》。淳熙二年第進士，薦爲國子監録。累遷左司諫，乞撙節宮中浮費。嘗曰：「大臣不爲私，則小臣不敢干以私，臺諫不爲私，而後可責人之私。」累遷權吏部尚書，時邊釁寢開，與鄧友龍異議，遂丐外。開禧間，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卒。著有《易説》、《禮記解》、《西掖類稿》、《諫垣存稿》。號儵溪居士。

游公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父旹，湖南安撫參議。公開爽慷慨，方十歲，即能爲文詆秦檜。及長，鋭志當世，熟南北事。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孝廟攢宮，有司妄費希賞，公上言極諫。學禁方嚴，公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歷官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卒。特贈直龍圖閣，謚文靖。公始受業張南軒，南軒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

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弟九功，字勉之，刑部侍郎，加寶直學士，清慎廉恪。兄弟自爲師友，講明理學。生平真體實踐，出於誠意，號受齋先生，謚文清。

陳公紹叔，字克甫，莆田人。終日危坐一室，俯讀仰思。嘗爲學者講論璣衡，遂揉木爲儀象以示之，既而鑄銅，倣古制。又别制器象天體，虛其中而縣之，上刻周天度數而以鈿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使夜視之，與天象合，圍四尺五寸有奇，名曰小天。至於《河圖》、《洛書》、《太極》、《通書》，律曆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曰《浮丘集》。稱浮丘先生。

道南源委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

宋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先世婺源人。父韋齋先生，諱松，字喬年。政和中爲政和尉，迎父諱森就養官邸，及其卒也，貧不能歸喪，因葬於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生先生於溪南寓舍。歷官吏部員外郎，以不主和議觸怒秦檜，出知饒州。未赴，奉祠。自初筮入閩，游宦往來，從羅豫章、蕭子莊學，晚寓建州城南。

先生生而穎異，甫能言，韋齋先生指天示之，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先生異之。五歲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與群兒戲，獨至沙上默坐端視，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除同安主簿，兼學士，選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論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1]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首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蚤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

[1]「沮」，原作「阻」，今據《勉齋集》改。

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誤之也。今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之義明矣。」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辭，不許，即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言更剴切。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悦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

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嶽。以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五年，丁内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元年，力辭不允，始拜命。用行丞相事龔茂良薦，除秘書郎，管武夷山沖祐觀。五年，除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乃之任。懇惻愛民，興利除害。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時詣郡學，引進士子而誘誨之。奏復白鹿洞遺址，爲學規俾守之，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訓迪不倦。退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立周濂溪祠，以二程子配。別立五賢堂，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明年，大旱，應詔，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

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孝宗不悦。以疾請祠者五，不報。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復以南康人納粟未推賞，不受職。賞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説，又奏乞推行社倉之法。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舟輻輳。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窮山深谷，靡所不到。單車屏徒，所至人不及知。存恤所活，不可勝計。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卒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聞。先生論愈力，下紹興府鞫之，得其情，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復上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即遠至師友淵源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舒患難。」惟時吏部尚書鄭丙上疏毁程氏學以陰詆，而御史陳賈亦面對，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僞，故先生有是言。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入奏，首言近年刑獄不當及經總制錢、江西科罰之弊，末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戒先生勿以「正心

誠意」爲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以欺慢劾。時孝宗方向先生，曰：「朕見其跛曳。」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踰月，再辭，并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大本，今日急務凡六事。疏入，漏下七刻，孝宗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説書。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會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遂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經總制錢四百萬。採古喪禮嫁娶之儀，揭示以變民俗，命父老解説。其子弟有聚僧廬爲傳經會，作庵舍以居不嫁之女者，悉禁絶之。會朝論欲經界泉、汀、漳三州，先生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有旨，先行漳州一郡。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再辭。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辭，乞補宫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僚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興學校，明教化。湘湖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

爲之講説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録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

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益憂懼，乞歸田里。寧宗在潛邸即聞先生名，恨不得爲本宫講官，及即位，首詔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焕章閣待制、侍講。又辭，不許，降下手札云：「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耳。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温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則人倫可正，大本可立。」又議禧祖不當祧，勸帝行孝宗通喪之禮，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本，而用力於玩經史，近儒學。數召大臣，❶切劘治道。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録院修撰。辭，不許，遂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所論著編次成帙以進。寧宗開懷容納，面諭：「求放心之説甚善，所進册子宫中嘗讀之，今更爲點來。」先生知帝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帝進德，立嫡孫承重之服。時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先生憂其害政，每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宫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争留，不可。照依焕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初，趙汝愚既相，召四方名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有「防微杜漸，謹不可

❶「數召」，原作「召數」，今據《勉齋集》乙。

忽」之語。汝愚不以爲意，至是亦被誣謫永州，而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草書，極言奸邪蔽主之禍，以辯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得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草焚之，自號遯翁。以疾乞休，不許，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臺諫沈繼祖、胡紘等迎侂胄意，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選人余嘉上書乞斬先生以絶僞學，詔落職罷祠。報書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起視畢，坐講如故。五年，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

六年，先生年七十有一。三月寢疾，尚與諸生講《太極圖》、《西銘》，改《大學》「誠意」章。明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有進步處。」先是，去冬以《書傳》授蔡九峯，俾足成之。至是復手書范念德，托寫《禮書》；黄榦，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又書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諸生又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温公《喪禮》何如？」曰：「疎略。」問《儀禮》，乃頷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甲子，大風拔木，洪水崩崖。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爲位而哭。葬建陽縣唐石生之大林谷。

自先生之去國也，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義理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大禁。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

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是時先生已没矣。建寧守傅伯壽素憾先生不薦己，不以聞，故有是命。開禧三年，侂胄伏誅，憸黨斥戮。嘉定元年，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

方先生年十四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病亟，屬之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名之士。嘗自同安徒步往從李延平，於延平之言反覆思維。其爲學也，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於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倦而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中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自少至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行於家者，奉親極其老，未嘗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初依劉氏居

崇安，晚遷建陽之考亭，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日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常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精訓釋。所著書有《周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証》，《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伊洛淵源録》、《程氏遺書》，皆行於世。先生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説立於學宫。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脱稿，亦在學宫。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録十卷。

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從祀孔子廟。元至正中，改封齊國公，封韋齋先生爲靖獻公。明洪武間，追封先生徽國公。嘉靖九年，以韋齋先生從祀啓聖祠，於子孫之在徽州者賜襲博士一員。皇朝康熙二十九年，於在建陽者亦襲博士一員。四十四年，賜御書「大儒世澤」四大字，又對聯云：「誠意正心闡鄒魯之實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真傳。」各懸於祠。

先生子三人。長塾，字受之，蔭補將仕郎，能詩，蚤世。次埜，次在。塾子鑑，累遷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建先生祠於建安居焉。曾孫浚，字深源，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下建寧，與公主逃入

福州。既而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死。

埜，字文之。淳祐間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户部贍軍酒庫。後朱子十一年卒，黄勉齋誄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顔，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遑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内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殽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贈朝奉郎。子鉅，南康尹，銓監登聞鼓院。

在，字叔敬。用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爲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爲侯，乞並封公。揚雄、王雱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顥、程頤、張載三人，若使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除寶謨閣待制，知平康府。遷焕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兩浙運管。

蔡先生，名元定，字季通，八世祖爐，唐時爲建陽長，因家焉。累傳至伯俙，宋真宗時，三歲舉神童，賜詩褒美。再傳生諒，以鄉貢入太學，爲太學録，勸徽宗剛仁勤儉。諒生發，字神與，高簡廓落，周流四方，聞見益廣。精易象、天文、地理，於三氏之學無

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晚號牧堂老人。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妻詹氏日瞻仰焉。生而穎異，八歲能詩，十歲日記千百言。牧堂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曰：「此孔、孟正脉也。」先生深涵其義，辯析益精。師事朱子於崇安，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凡講論性道，諸弟子所不得聞者，必與先生語。微辭奥義，必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朱子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謂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静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先生不以爲然，獨引程子「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再與辨論，始終其説，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先生。嘗謂人曰：「凡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至必留講數日，通夕對床，不暇假寐。諸從朱子遊者，歸必過先生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各充然有所得。

淳熙戊申，太常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薦於朝，辭以疾，鄉人稱爲聘君。嘗與太學生黄滋諸公游西湖，諸公欲謀薦先生而留行者，先生聞命，即日歸舟，築室西山將老焉。朱子貽詩云：「臨風引領俟，已聞採薇歌。」韓侂胄擅政，設學禁以空善類，一時臺諫承風排擊，先生知不免，謂學者劉礪曰：「化性去僞，惡得無罪。」及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譏詆朱子，并及先生，遂坐謫道州。州縣捕甚急，不辭家而行。或曰：「姑緩之。」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有興嘆泣下者，朱子微視先生，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

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而先生亦賦詩云：「執手笑相别，無爲兒女悲。」與其子九峰先生行三千里，踵血爲流，略無幾微出於顔面。❶既至，諸州士子從游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人爲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豈閉户所得免乎？」貽書訓子曰：「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遂懈焉。」一日謂九峰曰：「吾欲安静還造化舊物，可謝客。」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頃之而逝。時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葬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朱子誄之曰：「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伎曲學，異端邪説，悉拔其姦而辨其非。居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書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燕樂源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陰符經解》、《氣運節略》、《脉書》及《詩東》、《雜説》若干卷傳于世，學者稱西山先生。明嘉靖間從祀啓聖公祠。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紫陽羽翼」四大字匾于祠。子三人：淵、沆、沈。

❶「面」，原作「回」，同治本作「色」，今據《宋史》本傳改。

淵，字伯静，別號節齋，西山長子。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西山謫春陵時，奉母家居，備極誠孝。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説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而真西山亦云「節齋之學能言朱子所未言」。所著有《周易訓解》、《易象意言》、《卦爻辭旨》、《古易協解》、《大傳易説》、《象數餘論》、《太極通旨》等書行世。

沆，字復之，西山次子。西山使長子伯静紹其《易》學，季子仲默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屬公。一日讀《易》，悟曰：「《易》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讀《書》至「道心人心」，則嘆云：「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發於道心者無幾。聖人于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一書綱領在此！」嘗以敬爲入德門户，義爲一身主宰，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時時以敬義示人。與人講明復卦，言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爲戒。著有《春秋五論》行世。稱復齋先生。

沈，字仲默，西山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則從事朱子。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獨西山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多發明先儒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

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失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虚》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而自然之數益晦。嗟乎，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曷足語此？西山道州之謫，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春陵窮僻，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先生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父殁謫所，復徒步護喪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年三十，屏去舉業，一以聖賢爲師。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以見夫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俱備。西山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朱子所嘆重，然學者鮮闚其微。間以叩先生，毫析縷解，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如指掌。卜居九峰，邃奥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其爲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朱子《感興》諸作。著《書經集註》。稱九峰先生，謚文正。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學闡圖疇」四大字匾於祠。子模、杭。

模，字仲覺，九峰長子。操行高潔，風度夷坦，師事朱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王埜創建安書院，請任席長。淳祐中用宰相謝方叔、湯恢薦，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令有司録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公疏言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大旨，价人、大師等六者爲國家守邦要道，及請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嘗輯朱子書，爲《續近思録》及《易傳集解》、《河洛探賾》、《大學衍論》、《語》、《孟》集疏等書。學者稱覺軒先生。

杭，字仲節，九峰次子。歷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心及内降斜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寶祐中，由浙東提刑召國子司業，歷官參知政事。落職，踰年復殿學，致仕。嘗論參知政事劉之傑黨於史嵩，不叶物議。又論京尹余晦淩辱三學及丁大全權奸。所至州郡，祀先儒，旌忠節，舉遺逸，表行義。居家孝友，四時祭祀仍遵伯父節齋遺制。遇朞功緦麻之喪，必衰衣以終月。數治喪，不用浮屠。卒謚文肅。子公亮，大理司直。

黄公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字德藻，以篤行直道聞。爲饒州司户，歷官侍御史，所至有聲。父殁，公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公白母，即行。時方大雪，既至而朱子他出，公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及朱子歸，得謁見，晝夜厲學，更不設榻，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嘆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即位，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聽講于墓廬。朱子作竹林精舍成，遺以書，有「他時便可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屬以喪、祭二編。稿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病革，授公深衣及所著書，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朱子殁，公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吴獵帥湖北，辟爲荆湖北路安

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忠告力争。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復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盡心力。改調新淦，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公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情實。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曰：「汝殺人于井耶？」囚驚伏，既果得屍廢井中。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于郡治後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架屋以館四方之士。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賑濟，民大感悦。以病乞祠，未幾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犯光山，民情震恐，公爲守禦計，請城于朝，不待報下，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爲準，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悉準其一料之費。計田出役，法均費省，應休者休，應代者代。築城之杵，取諸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公以五鼓坐堂發令，監工官授以一日成算。既畢乃治府事，閲士卒，與僚佐講究防邊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會上元張燈，其日城成，士民扶老携幼來觀。有百歲嫗至堂，公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太守耳，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于寇，不陷于水，生汝者黄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公即日解印趨府，及至，珏令同往維揚視師，因爲謀禦敵之策。而時在幕府者皆輕浮之士，吏民有獻謀畫者，多爲毀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而珏方日與僚

屬張宴，列女樂，賞牡丹爲樂。公直諫，請整師旅以固蘄、黄，爲江南保障。且言：「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珏不能用，力辭去。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友人李燔、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朱子舊跡，就白鹿洞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寺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公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閫，與江淮豪傑游，豪傑往往願依。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公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公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朝廷，至是群起擠之。公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悉借鄰寺處之。晝編禮著書，夜與講論經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踰月，乞致仕，特授承議郎。

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著《書説》十卷，《論語通釋》十卷，《論語意原》一卷及《勉齋集》行世。兄東，字仁卿，亦受業朱子。

陳公淳，字安卿，龍溪人。少而識趣端高，學務求實，以同俗爲恥。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

洙泗之傳者。循牆闖門，未身其奥，吾心恧焉。」及聞朱子講道武彝，嘆曰：「是濂、洛的派。」羸糧願從，厄於無資。會朱子來守漳州，袖所作《自警詩》爲贄。朱子讀之，恨相見晚，與語，知其用工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公聞語深思，益求所未至。朱子去郡，每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又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未有及之者。」又曰：「近得安卿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公又積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往質朱子，朱子有喟然與點之嘆，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專任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事於所貫，毋遽求一。當如顔子專事於博約，毋遽求卓。」

公歸更無書不讀，無理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學者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而朱子所表四書及《近思録》，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落空矣。于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法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説似是之非，淺深踈密難明之辨，無不周詳究勘，徹上徹下，而於朱子之所以教，無復遺恨矣。」朱子歿，公僻處陬澨，曩時同門諸老皆已零落，後來者率累於科舉，習於見聞，惟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友皆來叩質，朝士大夫争館迎焉。嚴州守鄭公之

弟聞其至，招致學宮，坐皐比講道。時有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教人默坐求心，謂可一蹴而至，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是非理欲之所在皆置不聞。後生晚出，喜奇便簡，翕然和之。公極力排之，所以發明正學，以求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所以排觝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既歸，泉人士師事益衆。公與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己曾無倦色，惟慮人無以受之，而不憚傾倒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久往來門下，輯一時問答之言爲《筠谷所聞》二卷，其深切著明者也。公之道至晚益尊，行著于鄉，德形於言，胸中明瑩若太空無雲，而其辨説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饑渴嗜慾，不能自遏。戊寅，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泉南諸生竊自幸有以終教。將行，竟卒，時年六十五矣。於是相與哀哭曰：「何後學之不幸！」壬午，以恩循修職郎，學者稱北溪先生。子榘，能讀父書，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有《學道體統》、《師友淵源》、《用功節目》、《讀書次序》四篇，《似道似學辨》、《口義》、《字義詳講》、《詩體》、《女學》等書。

廖公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四年第進士，以宣教郎知莆田縣，重風教，毀淫祠。邑有達官，請乞邑地以廣其居，公堅持不可。守會僚屬風之，公正色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請邑地即予，若請郡地，明府亦將避

正堂讓之耶？」守慚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固辭不受。遷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勢。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相托，公不啓封還之曰：「國家公器，可以私耶？」鄉人有爲主簿者，公聞其能，薦之。簿感知己，會行縣，置酒爲壽，觴豆甚盛，多假富人。公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追還其薦章。盜陷桂陽，迫韶，韶人震怖，公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以晏然。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公初作宰，不肯庭參上位。教授潯州，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諸生，親爲講解。嘗曰：「吾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又云：「人能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學禁方嚴，確持師説，不肯少變。陳安卿稱其學爲「有守，立脚得住，不爲時論所易」。著有《朱子語録》、《春秋會要》、《槎溪集》行于世。

林公用中，字擇之，别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艾軒學，既而曰：「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遂棄舉業，從朱子遊，朱子稱爲畏友。凡答友人書，不曰擇之通悟修謹，嗜學不倦，則曰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不曰温厚謹敏，知所用心，則曰思索愈精，操持愈密。與西山蔡氏齊名。張敬夫守潭州，朱子偕公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石整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爲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仕進。趙公汝愚帥

閩日，常親造問政焉。邑宰洪天錫表其門曰「道德」，學者稱草堂先生。著《草堂集》。弟執中。

執中，字攟之。亦受業朱子，朱子稱其「晦外而明於内，樸外而敏於中」。

劉公砥，字履之，别號存菴，長樂人。祖嘉譽，字德稱，爲樂昌尉，受業李延平。父世南，字景虞，爲吉州司理參軍，受學林拙齋，與吕東萊友善，秉禮蹈義，鄉里敬之。公六歲時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憤感慨。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十歲通九經傳記，綴詞賦，兄弟並登童子科。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往受業於朱子。朱子嘉其志篤學敏，授之《太極圖》，充然有得，嘗謂人曰：「履之兄弟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累年更歷變故，志尚愈堅，朱子修《禮書》，公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益無復仕進意，年四十五卒。公居家孝友，交朋友信，臨事畏謹，不改繩墨。爲文純雅宏博，詩不加琢而能達其意。著《論語解》、《孟子解》、《王朝禮編》。弟礪。

礪，字用之，别號在軒。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從朱子游，而最善黄直卿。朱子答陳才卿書曰：「《禮書》得直卿用之，漸可整頓。」又曰：「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僞學禁興，志尚愈篤。蔡西山竄道州，公兄弟饋贐特厚。子子玠。

子玠，字君錫。從黄直卿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書不存。平居退讓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爲，不類流俗，則有人所難者。

林公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子學，朱子曰：「子武是有思量的。」命作堂長，嘗與講論「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繼善成性」之説。黨禁起，學者懼禍，更事他師，公與傅君定仍從朱子，講論不輟。朱子易簀之際，謂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以特奏名授某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蒙谷集》。

楊公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元年登進士。調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參謁朱子，面受所傳。未赴，改清遠簿，廉憲姚孝資檄攝曲江，以廉介剛直聞，改武寧丞。秩滿，趙公汝愚帥蜀，辟管機宜。召對，擢宗正簿。乞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疏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汝愚、朱子黨罷。居贛州，閉户讀書。學禁稍弛，起知撫州。至官未數月，乞祠以歸。嘉定更化，召爲右侍郎官，進考功郎官，復積忤去。越二年，以鯁介老成除直寶謨閣，提刑廣西。循歷屬部，發摘奸貪，至桂嶺卒，聞者淚下。所居植淡竹，自號淡軒老叟。門人丘麟，字起潛，連城人。舉嘉定庚辰奏科，歷知建寧縣，有廉聲。

陳公孔碩，字膚仲，候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朱子所稱重。公刻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吕東萊游，東萊死，心喪三年。復與兄孔夙從學朱子於武夷，甚爲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户曹。又調處州教授，以所聞於三先生者誘進後學，多所成就。知邵武縣，再知

瑞金縣，創壇壝，新文廟，置社倉。歷官除吏部駕閣，累遷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淮東常平。嘉定間，金人來襲，遣子韡募死士，合鹽軍擊破之。移曹廣西，後丐祠，主千秋鴻禧觀。累召不起，進秘閣修撰，卒。以子韡貴，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禄大夫，候官縣開國男。公素性嚴毅，沉静有守，利禄不動其心，出入中外垂二十年，不肯少變。忤史彌遠，而與楊澹軒、葉水心友善。著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三十卷行於世，學者稱北山先生。雅工篆隸，西山真氏跋其帖，稱其辭章翰墨爲近世第一。

林公學蒙，字正卿，一名羽，永福人。初從朱子游，後卒業於黄勉齋。僞學禁起，築室龍門菴下，講明性命之旨。陳師復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爲堂長。朔望設講席，執經帖然，座下者常百餘人。及師復去任，公亦浩然引歸，諸生挽留之不可。生平識趣高明，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貪懦，凡所講論《易》説，朱子皆然之。著《梅塢集》。弟學履，字安卿，亦朱子門人。

黄公士毅，字子洪，莆田人。莆有壺公山，因以壺山爲號。僑寓吴中，有志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師事朱子。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静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自是充然有得。嘗譔次《朱子書説》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類註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黄公邃又謂之有道君子云。

楊公復，字志仁，長溪人。朱子門人，後又受業於黄勉齋，勁特通敏，考索最精，見者無不嘆服。陳師復稱其學問精深，服膺拳拳。真西山知福州，即郡學創貴德堂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説附註》二卷，學者稱信齋先生。

潘公柄，字謙之，懷安人。父滋林，少穎高弟也，黄勉齋嘗受業焉。兄植，字立之，工於文，不赴場屋，厲志潛修，專以務實爲己爲本。兄弟承父命，俱往事朱子於武夷，朱子稱曰：「立之有説得到處。」公年十六，即有志於道，朱子悉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又言：「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顔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吕氏鄉約》檃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著《易解》、《尚書解》，稱瓜山先生。

鄭公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早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自知性褊，乃于懲忿上用工尤力。裹糧千里，從朱子游。朱子一見如夙友，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朱子守漳州，延爲子弟師，嘗以删定《大學》一編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可託之。」凡學者有問，必使公正之。竟日端坐，不見怠容，

氣和而清，誠信温恭，凡所誘誨，皆爲名士。僞學禁興，諸生畏避退縮，公獨旦暮追隨。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調衡州司户。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詩數百篇。晚歲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今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以淑斯人。」因爲《師説》十卷。

許公升，字順之，别號存齋，同安人。生長華宗，視紛華勢利無足動心，獨有志聖賢之道。朱子簿同安，公年十三，即從講學，淬厲五年。秩滿，復從北歸，覃思研精，學力大究。朱子稱其有得于内，嘗書「存齋」二大字授之，使扁書院，復爲之記。臨别宿雲際寺，朱子送以詩曰：「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清話欣無斁，離懷悵有違。勉哉彊毅力，千里要同歸。」又云：「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殷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至家，朱子兩與書，微示養氣修齊之意。在衰絰之中，動閑禮度，擬古自裁，朱子嘉之。令校《程氏語録》，公曲折訂正論量，朱子答書甚悉。居家，偕同志陳仲齋肄業浄隱寺，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國材、陳汝器、王近思等友善。後遍交四方之士，若范伯崇、廖德明、林擇之、許敬之等，或相過從，或往來書問，論道肄業。朱子稱其「恬澹静退，無物欲之累」。所著有《孟子説》、《禮記文改》、《易解》等書，並湮滅無傳。

王公力行，字近思，同安人。游朱子之門，朱子謂其明敏有餘，而少持重，因勉以

爲己工夫。自是苦學善問，深得旨趣。著《朱氏傳授支派圖》、《文公語録》一卷，《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楊公至，字至之，晉江人。游朱子之門，朱子稱其講論精細。嘗論孟子平正，横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朱子然之。又作《天道至德》、《天道至教》二圖，末言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便是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有《朱子語録》二卷。蔡西山以女妻之。

陳公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俊卿，字應求，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孝宗時爲相，不附秦檜，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政尚寬厚，進封魏國公。公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介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弟定、宓。

定，字師德。人品甚高，年十二即知爲己之學，每每欲見古人歸宿處，林謙之與之特厚。長從朱子遊，朱子告以聖人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求之。生平未嘗應舉，以父任爲右承奉郎。卒年二十五，朱子銘其墓。

宓，字師復。少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長從黄勉齋遊，稱其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嘗與書曰：「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爲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也。」以父任歷知安溪，立安養院以處窮民，取廢寺粟若干粥之，病則醫藥之，死則棺瘞之。邑有例錢，卻之，良久曰：「此一例字，

壞許多賢士大夫。」安溪士民不名爲令而稱曰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進奏，言：「宫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繁。大臣所用，非親即故，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宫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弊事，視前疏尤爲剴切，勉齋見而嘆曰：「使臣子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尋請罷歸，擢大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田賦，使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造白鹿洞，與諸生講解。改知南劍州，又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以直秘閣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得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公爲請，而公没矣。公天性剛毅，信道尤篤，自言居官必如顔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公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身後，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文稿數十卷。群從：宇，字允初，師事朱子于同安。姪址，幼知志學，蔭補承事郎，早卒。

許公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云：「子春説話意趣儘好，恨不

得欵曲議論。」

丘公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登淳祐七年進士，爲端陽簽判。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三卷、《易學説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

魏公掞之，字子實，先名挺之，字元履，建陽人。少師胡籍溪，長游四方，盡交名士，聲聞日著。刺史芮曄應詔舉遺逸，上公行誼。以布衣入見，極論當世之務。孝宗獎嘆開納，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録，釋奠孔子祠。先事白宰相陳俊卿，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又言太學之教，宜先德行經術，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疏盡言。以迎親告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卒，孝宗嗟悼久之，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掞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告其第。」公於學無不講，尤長于前代治亂興亡之説及本朝故事。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推挽後進。與人交，嘉善救失，如不及。或訾其近名，則曰：「夫人而皆避此嫌也，則爲善路絶矣。」故與朱子游，去國時，朱子正被召，將行，聞公出國門，遂止。子應仲，字孝伯，朱子嘗貽書勉其力學，以副趨庭責望之意，因教以出入起居，處己待人之節，卒舉進士。

楊公道夫，字仲思，浦城人。與從兄與立、子昂同時受學於朱子，朱子答書云：「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仔細玩味，就實加功。」

范公念德，字伯崇，建陽人。父如圭，字伯逵，少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鄉舉數試皆第一。廷對策，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爲考官抑置乙科。歷官武安、邵州、江西、泉州，所至各有惠政。公從朱子學，初簿廬陵，遂以幹敏聞。辟吉州從事，致忠求情，廉勤悃愊，有冤必白，奸無幸免。因葺問事之堂，榜曰「盡心」，大書《噬嗑卦》於屏上。闢堂後爲方丈，以會文講學，朱子爲之記。他日侍朱子訪張南軒於長沙、同登衡嶽，多所唱和。朱子嘗得其所著《雜説》讀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臨歿，手書曰：「范念德托寫《禮書》。」仕終宜黄令。

余公隅，字占之，古田人。朱子高弟，學問警敏，與林擇之齊名。吕東萊、黄勉齋相與往來，講明義理。著有《克齋文集》。

詹公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朱子游，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其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登隆興癸未進士。

余公大雅，字正叔，順昌人。父良弼，博學明經，爲政知大體，每以教化爲先，聚書數萬卷，官廣西經略。公與同郡游敬仲同時從朱子游，朱子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有《朱子語録》一卷。弟大猷，字方叔，亦從朱子學，朱子稱其見理穩實。

童公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入雲谷，師事朱子，充然有得。時學禁方厲，遂閉户

不出，讀書樓上。朱子嘗造訪之，名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由是蜚卿以道自任，日以敬義之道化行鄉里，趨向彌衆，時人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孝經衍義》、❶群《訓解》、《晦菴語録》。

江公默，字德功，崇安人。祖灝，歷知郴、象二州，郡民繪像祠之。以廉吏薦，進朝散大夫。公登乾道己丑進士，調安溪尉。丁外艱，歸詣武夷，從朱子講學，因携所著《易訓解》、《四書訓詁》以質。朱子曰：「此先聖未發精奥也。」每以一意經史，無他嗜好，德行君子稱之。嘗輯本朝典故，撰爲《綱策》，上於朝，略云：「伊尹告大甲，上述成湯之事，周公弼成王，近陳文武之謨，敢獻一得之愚，用衍萬年之慶。」孝宗降璽褒美，賜緋魚袋。後歷宰光澤、建寧，皆有異政。卒於官，邑人祠之。弟點，爲郢州録參，有聲。從子塤。

塤，字叔文。貌肅氣和，學於真西山。嘉定元年進士，歷官靖州通判，以廉白簡易稱。遷知南平軍，綏御有法，四境帖然。嘗條奏五事，皆熟察民隱。帥臣上績，改知開州。未任，卒。公自幼至老，惟事問學，在靖州日，魏公了翁以言事謫至，築鶴山書院居之。茆簷竹几間，青燈濁酒，旦夕談論，令其子鈢師事焉。魏公稱之曰：「叔文表裏如一，當於古人中求之。」子鐩，字華叔，篤學有志操，歷官臨安判。鎔，字成叔，穎敏特立，歷官知福清縣，各有政聲。鈢，字貴叔，聰敏絶人，十歲應童子科，賦並蒂梅，聞者嘆服。高卧廬山，講明正學。

❶「孝」，原作「學」，今據同治本改。

楊公履正，字子順，晉江人。從朱子學，朱子云：「至之粗躁，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有生徒數百人。

葉公味道，初名賀，以字行，更字知道。其先括蒼人，後居建陽。與弟任道俱師事朱子，試禮部第一。僞學禁行，公對策率本程氏，知舉胡紘曰：「必僞徒也。」遂落第，復從朱子於武彝山。學禁開，登嘉定庚辰進士，除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子門人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公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之，謹幾微以驗之，正綱常以勵之，用忠言以充之。」至口奏，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講《通鑑》，公請先《論語》，從之。帝忽問鬼神，疑伯有之事涉誕。公對曰：「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國人爲之不寧。子產立子洩以奉其後，寧神之義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公言：「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時稱見微慮遠。凡經筵奏事，無不開導引翼，求切君身，推致於治道。遷秘書著作郎。卒，帝聞訃震悼，出内帑銀帛賻喪，謚文修，升一官，故事未有也。與蔡仲默、黃惠卿、劉韶仲、童伯羽、真西山、張洽諸君子友善。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易會通》、《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子采。

采，字仲圭。少從蔡節齋、李果齋學。

嘗居武彜書堂，遊玩賦詩，陳安卿以好蹤高妙屢砭之，遂循序就實，搆漁隱精舍，問學日進。淳祐初登進士第，授邵武尉。歷景獻府教授，遷秘書監，論郡守貪刻，遷樞密檢討。知邵武軍，作郡乘，築祠郡泮以祀朱子。復置田若干頃，祀朱子於光澤，以果齋配。累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思録》，嘗以進呈，理宗稱善。又著《集解西銘性理》等書。

陳公易，字俊之，永春人。從朱子游，朱子嘗稱公及陳安卿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學者争歸講授。先時，郡士專經，老泥章句，自朱子導其源，公及陳安卿、蔡廷傑濬其流，由是濂、洛、關、閩之書家誦人習云。居喪參酌古禮，不用浮屠。著《語》、《孟》解。

傅公伯成，字景初，晉江人。父自得，字安道，歷官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所至有聲。文詞敏妙，朱子愛重之。兄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議宗廟大禮，援據敷折，出入經史。公與兄俱登隆興癸未第，爲連江尉，疏築水利。復試中教官科，除明州教授，遷太府寺丞。進言吕祖儉不當以上書貶，朱子不當目爲僞學。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爲本，體朱子之意而推行之。遷工部侍郎，因相府災陳三事：一曰失人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啓邊釁，言甚痛切。歷左諫議大夫，在職五十日，抗疏十三，皆軍國大議。史彌遠欲引以共政，公不可，出知建昌。進寶謨閣直學士，致仕。理宗即位，陞直學士，子祠。公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説。寶慶間，以先朝元老召知至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觀，復辭。卒，年八

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純實無安，表裏洞達，樂稱人善，語及奸邪則詞色俱厲。執經朱子之門，真文忠謂：「伊、洛源流之正悉萃於此。」子壅、康。壅，知漳州，能行父政。康，知南劍，創祠堂，祀濂、洛、關、閩十二賢。

任公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居邵武。刻意問學，爲文精苦。弱冠登淳熙二年進士，除浦城簿，再調蕭山丞。開禧初，爲太常寺主簿，奏修紹熙以來禮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周、張、二程賜謚，皆其所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兼權知參政事，尋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贈少師，謚宣獻。公少從朱子遊，稱其有志於學，及守官不苟，嘆曰：「開濟士也。」著《經解》、《經筵故事》、《奏議》、《表箋》、《内外制集》。

熊公以寧。從朱子遊。淳熙五年進士，授光澤簿。剛直正大，一介不妄取予。嘗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分内事也。」有《大學釋義》、《中庸讀説》行世。

吳公壽昌，字太年，邵武人。初謁佛者踈山，喜談禪，後從朱子學。著《問答略》。嘗論張南軒則曰：「是非壽昌所知。」論呂東萊則曰：「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陳公齊仲，同安人。從朱子遊，朱子勉其務實。

鄭公昭先，字景紹，閩縣人。由進士除浦城簿，自以未嘗學問，往受業於朱子。遷

知歸安，邑民愛之。累官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立朝累有奏疏，言皆切直。居政府，用沉厚鎮浮，用静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卒謚文靖。有《日湖遺稿》五十卷，真西山《序》：「其文章不事刻畫，❶而專腴豐衍，似其爲人。」又稱其「書無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説。」

鄭公性之，字信之，候官人。弱冠從朱子學，嘉定元年進士第一，授平江軍節度判官，再除秘書正字。輪對，乞明國論，强國勢，勵節誼，專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至萬餘言。累遷知袁州，召入，言：「執政出一言，侍從之臣有忠憤不然者立中傷之，此非國家之福。」時東宫虚位，乞早定大計，寧宗嘉其請。歷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近者大開言路，諸臣誰不欲言？言不激切，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决，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處之。若有關國體，有補治道，雖激何傷？」拜端明殿學士，累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致仕。公所至，爲民去害興利，尤務崇化厚俗。處父子骨肉争訟，輒啟沃諄切，不事刑威。立朝正直忠厚，無所附麗。有《端平奏議》及與陳均同修《宋編年備要》行世。

❶「文章」，原脱，今據《閩中理學淵源考》補。

楊公仕訓，字尹叔，漳浦人。朱子守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置賓賢館以處之。公年最少，在選中，獨能醇静敏警，體聖賢遺書而躬行之，朱子稱其學已知方。慶元二年，登進士第，調古田尉，再調海陽丞。政尚寬和，民有訟者，以禮義曉譬，多釋争而去。遷永福令，推誠待物，留意興學，人士多頌其德。湖廣總領請於朝，願得廉静吏董軍餉，遂監鄂州糧料院，至舉荆襄兩路軍儲以屬。公慨然任責，上下相慶爲得人。未踰月卒，友人黄勉齋、陳安卿深痛之。歸葬官坡，勉齋爲銘其墓。公父成大舉鄉貢，早歿，公事母至孝。比死，喪葬盡禮，廬墓三年，哀毁慘怛，鬚髮爲白。初，建陽游九思亦嘗尉古田，公文行政事與相伯仲，九思常稱之。弟士謹，舉進士，有聲。

林公湜，字正甫，長溪人。紹興庚辰進士，歷知晉江縣。適造戰艦，不忍斂民，諸番義之，助其役。判南劍州，太守議官自賣酒，公力争不可。守自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奏遂格。除監察御史，言：「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所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是。」爲殿試詳定官，某士對策剴切，公擬第一，朝廷不用。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歲減各郡無名之征數萬緡，而漕計不虧。歷太府司農卿，充使金國。金人賜以服，公揮擲之，且誓以死，金人不能屈。復命，寧宗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力請外，除湖北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致仕。朱子被斥，士皆遠嫌，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前數

月猶馳書問疑義。著《槃隱集》。

葉公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初游鄉學，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既與李果齋友，同受業於朱子。後補太學生，時議函韓侂胄首和虜，公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力争。嘉定七年登第，注岳州教授，有貧而母老者，名在其下，亟遜之。久之，授郴州，累陞知處州，奏除苛取之弊。有寇犯境，發兵捕之。里執讐民以歸，公詢實，得三人斬殉，餘皆釋放。因節公帑雜費，奏蠲額外科斂。入爲宗學博士，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請老歸，進直寶謨閣，奉祠致仕。淳祐間，嘉其恬退，降詔褒美，進祕閣修撰，卒。公之學所得於《易》爲多，其言曰：「《易》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先論在我之時，然後論在外之時。」嘗戒子弟，謂身後無作行狀銘誌。惟劉克莊誌吴炎墓，❶稱炎與公皆古君子。

傅公誠，字至叔，仙遊人。家世多居顯秩。公從朱子學，嘗云：「伊、洛諸公字説得不恁分曉，至朱先生而後大明。」所與交游皆讀書清介之士。登淳熙二年進士，調永福尉，力辨陳介珪之冤，與上官忤，求去。介珪卒遷太常博士。時真西山爲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論古今事。寧宗朝輪對，言甚剴切。子彦卿，博學，夭死，哭之傷性。一日對上，忽隕殿下，縉紳悼惜之。

石公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

❶「莊」，原作「壯」，今據《閩中理學淵源考》改。

公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稱二人者，「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强毅方正，衆所嚴憚」。

李公唐咨，字堯卿，臨漳進士。朱子守漳日，與同郡貢士林公易簡字一之並延至學宫，爲諸士楷式，稱二人者，「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言行，久益可觀」。

張公彦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元年進士，歷知慶元縣。初從朱子游，得其大旨，後與李公呂質疑辨惑，造詣益深。其爲人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潔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歿，終其身不茹甘，不服美。有姊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留。少從徐翱學，翱欲妻以女，未及嫁而翱死。既與薦，有富室將女之，公曰：「忍負徐公乎？」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莫貧迫，里人欲餉之，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僞學方諱，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争詆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被檄鞫汀州疑獄，將至，微服徒行，得其冤狀，破械釋之，衆不以爲然。未幾而真殺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絶口弗言。吉安峒蠻竊發，公聚兵防之。俄傳夜至，同僚懷印欲遁，公肩輿秉炬，戒居民勿動。賊知有備，亦竟不前。郡檄行視永新，既至，見饑民纍纍，請加賑恤，未報。復命督其租，公嘆曰：「此豈催科時耶？」臨川有囚甚黠，久不能決，公平心淑問，竟伏辜。及至慶元，則已目眚，然每聽訟，則呼兩造至前語之，人人皆吐實。以疾主管台州崇道觀。

李公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從朱子

學，朱子稱其教深好修，篤志問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爲蘄州教授，專以古人爲己之學教人。

劉公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從朱子游，築室名琴軒，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師友問答》。官縣丞。

饒公幹，字廷老，邵武人。自幼孝謹篤學，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吉水尉，轉長沙。適朱子爲守，登其門，夙興治事，暇入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曰：「能琢磨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轂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時有同郡俞閩中者，字夢達，亦從朱子學。

葉公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莆田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雋，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耶？」公感泣，奮勵修飭，登朱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人敬嘆之。

梁公琢，字文叔，邵武人。從朱子學，刻志勵行，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説，朱子多許可之。又輯《朱子語録》、《澹臺石刻》。

馮公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朱子學，朱子名其齋曰「見齋」。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朱子善之。又云：「情本於性，故與性對，心則有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

統之，則放肆而已。」朱子深以爲然。

林公得遇，字若時，仙遊人。稟質遲鈍，一日發憤，鬻産裹糧，走武彝山中，就學朱子。朱子令讀《論語集註》，久之有悟，暢所欲言。家居，與貫齋陳沂相友善。

龔公郯，字墨伯，寧德人。嘉定十三年，特奏名。曾祖允昌，祖必俞，俱稱善士，家訓以反身修德爲主。公克世其家，先從朱子學，晚與同門友楊志仁論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自號南峰居士。

葉公文炳，字晦叔，建安人。淳熙十一年進士，調晉江簿。遲次家居，致書請益於朱子。及至官，朱子告以居官臨民之法。時顏師魯爲守，咨以決事。汀州豪民相讐敵，公奉檄撫諭，諸豪皆伏。攝獄攝船，拒絶苞苴。調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丁内艱。服闋，調筠州録參，言獄事至重，當顧是非，不可徇喜怒。獄有巨援，必争守入之，守有所欲入，公故緩其事，待其自覺，守用愧服。邊事作，調兵於州。營卒悍行，遂至洶洶，公諭以大義，使奮前戮力。後白州賞之，皆聽命。改知仙游，決累年滯訟，出死獄。增廪養士，祀故相葉正簡於學。勸立義役，均産通差。富室有不便於民者，聞部使者窮治之。每與同官語曰：「貪污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廪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力。」秩滿造朝，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陳便宜三事。通判和州，以父喪未任，卒。

趙公善佐，❶字佐卿，邵武人。受學張敬夫，又從朱子遊。以宗室子試，授將樂丞，累知泰州、❷常德、贛州，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在贛逾年，卒，民哀思之。著《易疑問答》。

丁公堯，字復之，崇安人。從朱子游，篤厚慈良，有志爲己之學，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朱子誌其墓。

鄭公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抄録。受業朱子之門，嘗著《洪範講義》以發明朱子《皇極辨》之藴。號存齋先生。

林公蓍，字丕顯，連江人。始與呂東萊師事林之奇，爲同舍生，而年又長於東萊，及東萊講學授徒，公竟屈首受業。東萊曰：「此閩中瑞物也。」後參謁朱子，以乏資且老，不得時見。聞鄉人有從朱子學者，輒造門扣問，無論晚輩。郡文學以禮延致之，數日而歸，曰：「向者違親而赴金華，爲道故也。今又安能舍親爲人耶？」凡訓誨諸生，必舉其立志用力者勉焉。

方公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早孤，奉母居邵武，以孝謹稱。及冠，居崇安籍溪，師事朱子，專以傳道爲志。六經皆通，尤長于《易》。聰明絶人，持以謙厚，氣貌蕭踈，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温温君子也。父德亨，工文詞，豪邁警絶，不可

❶「佐」，原脱，今據同治本補。
❷「泰」，原作「秦」，今據同治本改。

追及，而公之作閒淡簡遠，一唱三嘆，世莫能優劣也。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善治疾，能決死生。紹興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恐後，公聞之嘆曰：「異時必爲學禍。」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教人讀《集註》爲未妥，未幾果有僞學之禁。有遺稿數百篇及各書集。

方公大壯，字履之，莆田人。不事塲屋，專心求道。朱子至莆，舉所學就正，日與同志講論。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户。臨殁，戒治喪無用浮屠，衣冠束帶而逝，稱履齋先生。兄子符，字子約，第慶元進士，亦受學於朱子。

林公憲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其忠信，勉以學問。朱子没，嗜學益篤。爲人色温氣和，擇言謹行，鄉里化之。死，無子，鄉人即其所創存齋祠之。其徒吴宗萬、林士蒙，皆知名。

鄭公文遹，字成叔，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聞勉齋得朱子之學，往師之。既與俱登朱子之門，朱子命編次《喪禮》，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性善之旨。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等書。

葉公湜，字子是，甌寧人。慶元五年進士，壯歲游朱子之門，得直養之説。以父任調新化簿，内艱。服闋，應江淮帥府辟，以論軍事不合去。爲寧都尉，改惠安丞。時真文忠守泉，嘗言僚屬之賢者數人，惟公堅彊介直，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相得甚

懽。終安仁令。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語妻子。

陳公範，字調弼，崇安人。從朱子學，登嘉定七年進士，調婺源尉。有大辟，令佐受賂結正，❶吏請書獄。公嘆曰：「人命如是輕乎？吾當力争。」後發覺，令佐坐削。❷秩滿，遷崇仁丞。令羅必元，豫章先生後也。見而敬之，日與講論，政化大行。一日疾作，曰：「不可尸素。」解官歸。

陳公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朱子鄰，壯老相從。於學無不貫通，朱子嘗與書勉之，問答不下百餘章。舉紹熙四年進士，授永豐縣尉。未赴，卒。著《論語解》、《大學儒行編》。

❶「結」，《萬姓統譜》作「給」。
❷「令」，原作「正」，據《萬姓統譜》改。

道南源委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羅源陳紹濂校

宋

李公東，字子賢，邵武人。族祖綱，字伯紀，觀文殿大學士，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安危，忠誠義氣，凛然動遠邇。宋使至燕山，金人必問公及趙鼎安否。卒贈少師，謚忠定。著《易傳内外篇》、《論語詳説》、《靖康傳信録》、《奉迎録》、《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誥表》、《劄集》，又有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公受業朱子，紹興元年登進士第，除廬陵簿。秩滿，周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南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遷知萬安縣。黄勉齋稱其精敏，薦於漕使。

鄧公邦老，以字行，將樂人。朱子門人。陳公宓守延日，以公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

翁公易，字粹翁，崇安人。通六經，尤長《春秋》。嘗與計偕，❶從劉爚晦仲遊，因得登朱子、蔡西山之門。遂不介心青紫，講明奥義，往反辨難，悉得旨歸。晚歲授徒竹林精舍，稱竹林先生。子甫，歷官府縣，有政聲。

❶「偕」，原作「階」，據《閩書》卷一二八《英舊志》改。

鄧公絅，字衛老，將樂人。疑即邦老之兄弟也，亦朱子門人。著有《近思録問答》。

黄公謙，南安人。父命入郡學習舉業，而公徑來受學於朱子，朱子曰：「舉業看書，❶自不相妨。」

祝公穆，字和甫。其先新安人。曾祖士，字確歙，朱子外祖也。父康國，始從朱子居崇安。公少名丙，與弟癸同事朱子，遂以儒名。性温行淳，文章富贍，嘗著《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諸司宰執程元鳳、蔡杭薦其賢，兼録所著書以進，除迪功郎。子洙。

洙，景定中爲興化軍涵江書院山長。舊在家庭，講論精密，比來涵江，闡揚師訓，發明經旨。知軍徐直諒薦其學行於朝，方欲擢用，竟拂衣歸。

呂公勝己，字季克。其先建陽人。父尚書祉既死義，敕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從朱子及張南軒遊，朱子爲和《東堂九咏詩》。嘗貽以書，有「道學不明，異端競起」之嘆。工隸書，得漢法。仕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余公元，一字景思，仙遊人。娶黄勉齋妹，因得受業朱子。淳熙五年，與弟宗龜同登進士，除知同安。政尚清嚴，終池州通判。

熊公節，字端操，建陽人。朱子門人。

❶「舉」，原作「學」，據《朱子語類》改。

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五年進士，廷對，條陳三德。累官通直郎，致仕。有《中庸解》三卷，《智仁稿》十卷，又有《性理羣書》。

詹公淵，字景憲，崇安人。朱子門人。登慶元五年進士，調臨江户曹掾。數十年滯牘，一閱得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郡之民有求質者，皆請屬公。因爲語曰：「寧不詹寬，不願他官。」後監行在車輅院。

吴公英，字茂實，邵武人。從朱子學，有《論語問答略》。登紹興三十年進士，仕至泉州路教授。

劉公子環，字圻父，建陽人。登朱子之門。嘉定十年進士，官至觀文殿學士。有詩名，自號篁㟚翁，劉克莊爲序其集。

魏公椿，字元壽，建陽人。從朱子游，有《戊申語録》。

周公明作，字元興，建陽人。從朱子游，有《壬子問答語録》。

游公倪，字和之，建安人。從朱子游，所著有《癸丑問答》。

吴公稚，字和中，一作仲。建陽人。從朱子游，所録有《朱子問答》。朱子卜居考亭，鄉人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遺事於屏，無從得本。公考究車服制度，時稱博雅。

俞公聞中，字夢達，邵武人。從朱子學。登淳熙八年進士，累知黎州，悉意撫字，黎民感德。

劉公鏡，字叔光，惠安人。與楊至、陳易、楊履正俱游朱門，稱高弟。

丘公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林公巒，泉州人。朱子門人，能推所聞以講學閭里。

上官公謐，字安國，邵武人。朱子門人。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

黄公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家嚴整，論著確實。

許公儉，字幼度，閩清人。朱子門人。三世同居，庭無間言，丞相鄭性之名其堂曰「孝友」，林羽爲記。

陳公駿，字敏仲，寧德人。游朱子之門，爲鄭師孟諸賢所宗。乾道五年進士，除大冶丞。所著有《論語》、《孟子》筆義，又著《毛詩筆義》，未就而卒，稱仁齋先生。子成父，字美玉，能守家學，以立誠爲本，行己皆有法度。著《近思録》、《律曆志解》、《默齋集》、《和稼軒詞》。

黄公幹，字尚質，長溪人。師事朱子，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所

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

曾公逢震，字誠叟，閩縣人。耻爲埸屋之文，與林性之俱從朱子學。胸中涣然，洞見道體，經史百家無不窺究。隱居道山，家事有無不問也。嘗自編録其詩文，名《林醜鏡》。

程公若中，字寶石，古田人。從朱子學，躬行無僞，禮度不違。子孫侍側，雖盛暑，衣冠肅然。著有《槃澗集》。後登嘉定十六年特奏名。

蔣公康國，字彦禮，古田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官饒州司法。嘗從朱子講學，朱子《楚辭集解》多資之，學者稱鼎山先生。

陳公宋霖，字元雩，一字元滂，長樂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知同安日，適朱子爲簿，日與講明經義。後陞秘監，書問往來不絶。孫枡，字自修，受業朱子之門。當時爲朱子所友者，又有古田程伯榮、沈有開、傅子淵。

黄公仲本，邵武人。從朱子學，嘗作《朋友説》，朱子爲跋。

朱公飛卿，漳州人。受業於朱子，自言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灑落處，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黄公學皐，字習之，龍溪人。博通經史，尤長於《詩》、《書》、《春秋》。朱子守漳

時，公與同郡宋公聞禮穉年輪講。先以特奏名薦，入試南宮，策問三舍法弊，公舉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以答。主司曰：「此必僞學徒也。」黜之。後登嘉定十六年進士，調番禺簿，趙帥師楷每事必咨決，而丞相崔與之、時料院虞衡，尤所器重。陞鄱陽丞，待制李性傳延入郡齋，❶校勘《朱子續語録》，因薦之。調泉州察推，需次于家。郡守方耒屈居學職，哀《論》、《孟》義利數章，辨析界限，以訓後進。比至泉，以廉稱。著《評古》一册。

方公耒，字耕道，别號困齋，莆田人。少孤力學，家貧奉母。師事朱子於建安，朱子稱其明敏强毅，進學不倦。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往謁張南軒，南軒深喜之，謂其可以共死生，同禍福。後南軒帥荆南，辟公及游公九言爲屬，曰：「是二人者，能攻吾過。」公感激知己，遇事無隱。終宣教郎，知連江縣。弟禾，從弟壬。

禾字耕叟。受業朱子之門，朱子告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遂佩服不倦。著《大學講義》。

壬，字若水。淳熙中游太學，謁朱子，以進退之説爲請。十四年登第，除長泰簿。會朱子守漳，請主學事，公上講説、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命屬邑皆傚之。龍岩有蠻卒殺人，❷獄吏逼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死於非命，鞫驗者皆曰飲鴆，公閲實抵罪。朱子稱其能使無罪者不冤，有罪者莫逃。除寧鄉縣，未上，卒。公性孝友，與弟申終始

❶「待」，原作「侍」，今據《閩書》卷一一七《英舊志》改。

❷「蠻」，原作「灣」，今據《閩中理學淵源考》改。

無間，家人議析産分籍，❶各流涕而不忍觀云。

張公巽，字子文，一字深道，惠安人。五代漳州刺史清溪之裔。父寓知臨江軍，與張南軒共學，淳熙中遣公從南軒于長沙。及歸，南軒贈以二詩，示爲學根本。杜門玩養，無有知者。時朱子之學盛行于泉，謂之清源別派，而劉叔光尤稱高弟。公間從之游，因得所聞于朱子者，心疑曰：「恐不止是。」乃走武夷，謁朱子，以嘗所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晝一功夫。」臨別又請，朱子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公退喜曰：「吾固知其不止此也。」既歸，日從事于涵養體察，久益明净。或勸其著述，對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有草堂在錦溪上，稱錦溪先生。

附朱子門人 無事實可考者共十九人。

張公顯父，字敬之，順昌人。

劉公炎，字潛夫，邵武人。

游公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蕭公長夫，福州人。

饒公克明，邵武人。

黃公杲，字升卿，閩縣人。東之弟。

江公文卿，建陽人。

曹公晉叔，建安人。

朱公滚，仙遊人。

朱公魯叔，仙遊人。

王公春卿，建安人。

陳公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❶「析」，原作「折」，今據同治本改。

傅公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林公仁實，永福人。

劉公瑾，建陽人。

程公深父，古田人。

魏公恪，字元作。

劉公子禮，建州人。

黄公謙，一作謙光。字德柄，邵武人。以上十九人皆爲高第。

劉公淮，字叔通，建陽人。博學能文，爲詩不事雕刻纂組，而平易從容，最有餘味。朱子嘗當風雪寒夜，擁爐讀公詩而跋之曰：「予見叔通詩多矣，獨不見此卷，豈予所好者乃叔通大不得意者耶？」吴稚作《感秋詩》，初發深省，其末寄意，欲逃之麴蘗之間，公以碩果不食者勵之。朱子曰：「如叔通可謂得朋友之職矣。」

陳公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多所誘進。嘗冠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子喜之，爲語門人李公唐咨，以女妻焉。

林公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弱冠從吕本中學，將試禮部，行至衢中，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登紹興辛未進士，歷官校書郎。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説》，公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罪深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正所謂邪説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將南侵，公作書抵當路，言金人知我重於和，常以虚聲喝我，而示我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我和；我欲與和，宜無憚戰，使權在我。以痹

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調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吕東萊往受學焉。有《尚書集解》、《春秋周禮論》、《論語講義》、《論語註》、《孟子講議》、《楊子解義》、《道山記聞》、《拙齋集》行世。稱拙齋先生，謚文昭。從子子沖，字通卿，學問德業，有聲鄉里，從游者數百人。爲南豐簿，邑民交頌，太守陳岐請修禮樂。書成，周必大、楊萬里稱其精密。子耕，能傳家學。

李公樗，字若林，閩縣人。與林公之奇俱受業於吕公本中，後領鄉貢。其學以孝弟忠信、窮經博古爲主，及門之士皆渾厚質實，志尚修潔。黄勉齋稱之曰：「吾鄉儒學彬彬，以文詞行義爲後進宗師，若林其傑然者也。」著《毛詩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薛公舜俞，字欽父，同安人。紹熙元年進士，除南劍州教授。未上，三府交薦，差江西漕司幹官。堂審，除吏部架閣，以言者罷。起江東常平幹官，與其長李道傳賑荒，多全活。改知金華縣，守督宿逋苛峻，引誼力爭，寬期示信，民悉樂輸。罷歸，卒。公問學淹貫，挾負才氣，里中教授，門人多通顯者。著有文集及《易抄》、《詩書指》行世。

李公亢宗，字子能，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無纖毫華冑氣，朱子稱之。

黄公艾，字伯耆，莆田人。乾道八年廷對第二人。朱子知漳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公言：「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議一經界三年不成，若更有大事，將如之何。」乃詔行之。寧宗即位，爲右正言，兼侍講。

及朱子罷講筵，公因進講問故，寧宗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聞。」公懇請再三，不聽。除中書舍人，改刑部侍郎，以待詔終。著《尚書講義》。

張公翰，字雲卿，別號坎翁，寧德人。以學行爲鄉先生，高頤、徐復皆其門弟也。登乾道二年進士，居官涖民，所至有聲，致政歸田。著《觀過録》三十四章。

楊公汝南，字彦侯，龍溪人。紹興十五年登進士，調贛州教授，改廣州。嘗掇《詩》、《春秋》、《中庸》要旨經説三十篇以授學者，仍表進于朝。祭酒楊椿覽之曰：「真師範也。」用薦，改知古田縣。修學舍，置學田，日謁學宫，考德勵業，士人德之。與郡人高公登、廬陵楊公萬里並以節義相砥。爲文語意清新，有騷人典則。自初仕即以廉平公勤自勵，故所至有聞。扁其堂曰「不欺」，自號「快然居士」。孫承祖，博學工文，歷知州縣，俱有政聲。

蕭公里，字元舉，龍溪人。力學好古，以《周禮》名家，經解授者多爲聞人。登慶元二年進士，任同安尉，一介不取。再調廣州教授，卒。漳浦楊尹叔銘其墓，稱其「與人交，上無諂，下無狎，嗜學如饑，赴義若渴」。

余公克濟，安溪人。慶元五年進士，爲侯官尉。有貴人求尉廨地及教場以益其宅，帥諾之，公奮臂力争。用薦知梅州，時州中盜發，或勸徐行，公曰：「不若乘其集而圖之。」單車就道。年八十，卒。其學邃

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蘇公竦，字廷儀，臨漳人。慶元五年進士，調肇慶府推幕，有聲。博通經史，玩心理學，集《先儒詩易二禮傳》，折衷己見。履行純篤，士流慕之，從游者數百人。

真先生名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日挑争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倡爲僞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抑羣盗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歷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今欲與陛下言，在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又言鈔法、楮令之弊。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内變而還，言于朝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

饟，皆爲精兵。」又舉邊防要事上言。時史彌遠以爵禄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晦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外，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先生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❶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泉通外國，自洋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概，聽訟惟揭示姓名，聽人自詣。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先生祭死事者，親授方略，擒之。巡歷海濱，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以母憂歸。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濂溪、胡文定、朱考亭、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立惠民倉、慈幼倉、社倉以甦其民。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

❶「數」下，原無「千」字，據《宋史》本傳補。

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燭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濟王未有子，亦惟陛下興滅繼絕。」理宗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法，觀舜之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理宗曰：「一時倉卒耳。」先生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二閫，乃出于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今日士大夫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未蒙録用。」理宗問廉吏，先生以知袁州趙䇲夫對，擢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理宗初御清暑殿，因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先生争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于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先生屢進鯁言，理宗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概、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

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理宗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再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豫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無出，或咎寬恤太驟，先生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曰：「郡邑凋弊，僅有政平訟理可以惠民。」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中，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先生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理宗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狗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賑。海寇縱橫，次第擒殄。召爲户部尚書，入見，理宗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先生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説，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娱，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害敬。理宗欣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禄，理宗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理宗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禄大夫。

先生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凡數十

萬言，皆切當世務。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不時驚傳先生將至，傾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顯被禁絶，先生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服行。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厥後理宗思念不置，謚曰文忠。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力明正學」四大字匾于祠。

陳公經，字正甫，福安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奉議郎，泉州泊幹。癖嗜書史，啟益後學，沉潛多所著述。有《書解》五十卷及《詩講義》、《存齋語録》行世。

孫公調，字和卿，福寧州人。其學得朱子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策府》五十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龍坡先生。

張公泳，字潛夫，福安人。蚤志濂、洛之學，家居教授，門多顯達。慶元中，僞學禁興，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司讀其文，驚喜爲壓塲。策問僞學，公抵排異端，力主朱子之傳。學者稱墨莊先生，著有《一得録》、《禮記遺説》、《左氏纂類會粹》、《古今

事類》二百卷，集關、洛諸儒語爲《傳心直指》十卷，《四愚齋類稿》。

宋公聞禮，字叔履，龍溪人。登嘉泰二年進士，爲叙州教授，再調化州，知海陽縣。有《易》、《禮記》、《詩》解行世。

楊公景隆，字伯淳，晉江人。開禧元年進士，仕至建寧司法參軍。博學强識，講授經史，鈎深提要，生徒數百人。著《春秋漢唐通鑑》、《史志解》，學者傳之。

李公鑑，字汝明，寧德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王尚質、楊志仁游，得聞敬義之旨。歸與龔曇伯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説，誘掖後進。居官平易近民，尤曉兵事，常督捕贛寇，提兵深入梅州，擒殺陳、羅二賊。後梅寇猖獗，授以州符，賊憚公威名，遁去。及涖廣西，值西浙大饑，運米千艘以濟，全活甚衆。

鄭公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于西溪李季辨，解析精詣，生徒百數。嘉定三年，以詞賦領鄉薦第一，中第。爲新興令，除遺利錢三百萬。再知崇安縣，以譖左遷浦城丞。謁真文忠。與語，知其賢，言于太守，得復任。知南恩州，歷浙東參議。雷變，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貪恤人，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鼓院，卒。公少年豪爽，晚而和粹，凝然有守，君子也。著《詩書釋》。

趙公以夫，字用甫，宋宗室，居長樂。嘉定間登進士，歷知漳州，有擒賊功。郡民

苦丁錢，奏以廢寺租代輸。真西山上其事于朝，爲分符守土者法。知邵武軍，平下瞿賊及清溪蠻。嘉熙初，爲樞密副都承旨，會曆官言是歲日當食，公預奏修德以應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請定儲本，上然之。終吏部尚書，兼侍讀。

徐公幾，字子與，崇安人。通經史，尤精于《易》。景定間，與何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撰《經解》以訓式多士，著《易義》。

林公維屏，字邦援，福寧州人。少從義豐游，通性理學而于《易》、《詩》、《書》尤有造詣。梁克家判福州，延禮郡庠，講道受業者一時雲集。所著有《易本論》、《六十四卦論》、《洪範》、《三頌》、《封建》、《藩鎮》、《五霸》、《春秋》等論，《韓柳辨疑》、語録諸書，學者稱榕臺先生。

王公模，字君定。與子萬章、宗望共執經于義豐之門。宗望，字希古，義豐稱其文似唐子西。學有源委，器數制度考校獨精。

洪公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知古田，剖決無留案，誅倚王邸勢殺人者。判建寧郡，擅發常平倉賑饑。累遷拜監察御史，兼説書。時宦寺簸弄天綱，廟堂不敢言，公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説，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一時聳動。繼又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因言供奉官董宋臣乃宦官之貪黠，將作監謝堂乃外戚之貪黠，知慶元府厲

文翁乃小人之無忌憚。理宗力護文翁，又令大臣吴燧宣諭再三。公五上章，出關待罪。中書年子才等交章乞行其言，乃令謝堂自陳乞祠，除職與郡，宋臣自乞解罷，文翁别與州郡差遣，仍命吴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上奏，乞屏絶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劾少監余作賓、后戚謝奕懋、都知盧允昇及董宋臣等不法。疏入，留中。翼日御筆除大理少卿，而公已去國矣。大學生池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天錫。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左史李昴英再有封事。越數日除公太常少卿，而公已在汶上矣。公雖去國，而終宋之世，閹人不敢竊弄主威者，皆其力也。景定辛酉，起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尊先賢，除宿寇，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中轉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爲秘書監，兼侍講，以瞶辭。陞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奸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侍制、湖南安撫使，知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疏陳鹽户破家殞身之慘，乞罷荔支貢。召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不起。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度宗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著有《奏議》、《經筵講義》、《通禮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公在閩閫，嘗書桃符云：「生平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

其剛義之氣如此。宋周密言：「近世之士，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所難者，惟温陵洪公一人。」

蕭公山，一名石，沙縣人。舉端平二年特科，仕長溪丞。性穎敏，於書無所不讀，究極義理精奧。所著有《讀詩傳》、《論語講説》、《讀易管見》。

黄公績，字德遠，莆田人。兄鎮，寶慶二年進士。公少凝重，稍長力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始游淮浙，遍參諸老，中年聞陳師復、潘瓜山得朱子之學于黄勉齋，遂歸事焉。集同志十餘人于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及師復、瓜山繼卒，遂于望仙門外築東湖書堂，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聚講一如平時，而同門友皆于公乎質正矣。先是，郡守楊棟即學宫建尊德堂以處劉壽翁，劉卒，無敢居之者，邦人推公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公兼其山長。晚聞趙與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議論，與夫稱爲益友。年七十一，卒。前夕有星殞于書樓之西，是日又大雷雨，衆皆驚異。蓋公雖布衣，爲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籙牒以數十百計，郡邑守令咸加敬禮。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兄曰愛友，公曰畏友。公有齋名「獨不懼」，克莊爲記。生平不喜吟咏，偶有感興，亦得風人之趣。著有《四書遺説》等書。子仲元。

仲元，字善甫。刻志讀濂、洛、關、閩之書，及其父所傳于潘、陳二師者。搜次唐、宋名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學爲時推重。宋亡，更名淵，窮居怡然。有《經書講稿》、文集。門人鄭獻翁，字帝臣，亦莆田人。

黃公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黃勉齋學，登寶慶二年進士，爲楚州官屬。李全反狀已露，公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青被殺，公不爲動。秩滿，朝議褒異。以不往見史彌遠，調婺州教授。故慕徐僑之爲人，欲往謁之，會僑有召命，則不往。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而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等亦先後交薦。丞相喬行簡許以朝除矣，公入見，勸其歸老，行簡不悦，遂出知龍溪。行簡罷，史嵩之繼相，遷糧料科，延至私室，謂曰：「糧科密邇相府，所以處君。」公不顧。故與博士劉應起相善，應起論嵩之，嵩之疑公左右之，諷御史梅杞彈公，差知邵武。久之，遷宗正簿，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再疏斥趙綸、項容孫、❶史肎之。❷嵩之終喪，理宗感悟，將以爲侍御史，丞相鄭清之沮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卒被劾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祀，起爲左史，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于江西官舍。爲人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洞然晰邪正，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

鄭公鼎新，字中實，仙遊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語》書言政治者題于壁，建縣學孔子廟，闢尊道堂。真西山守泉，殊敬重之。尋判處州，監右藏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公少受業黃勉齋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禮學舉要》，又撰《禮學從

❶「容」，原作「客」，今據《宋史》本傳改。
❷「肎」，原作「宜」，今據《宋史》本傳改。

宜集》。其卒也，遺命治喪，一以《儀禮》從事。

林公以辨，字子泉，莆田人。祖應承，學於黃績，得潘瓜山、陳師復之傳。公與長子棟同登咸淳進士，歷官宗正寺簿，宣撫司機宜。博通群經，尤善説《詩》，究心程、朱之學。宋亡，不肯仕元。

謝公升賢，字景芳，仙遊人。少篤義理之學，登端平二年進士，官至興寧令。所著有《太極》、《西銘》説，《易通》，《學》、《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子之書。嘗曰：「欲遡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

繆公烈，字允成，福安人。嗜學孝親，上舍省試皆第一，登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日率子弟講明正學，授撫漕侍郎。著《春秋講義》、《仲山集》。

吳公季子，字節卿，邵武人。篤學工文，登寶祐間進士第，官國子監丞。著《大學講義》。

林公存，字以道，閩縣人。受業真西山之門，舉嘉熙二年詞科，累官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朝廷以參知政事蔡杭擅去國，勉留不還，詔除職予祠，奏寢其命。寶祐五年秋，明堂執綏備顧問，稱旨，除禮部尚書，提綱史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終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熊公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于

蔡公淵，後游真西山及劉公垕之門，潛心問學。所著有《三禮通議》、《春秋約説》、《中興三朝通略》，又有《學》、《庸》緒言、《心經集傳》、《詩小紀》、《史學提綱》、《敬思齋》、《直方齋》等編。

蔡公和，字廷傑，晉江人。以親老不能從朱子游，乃勉陳易往受業，自以書從易講質。喪祭酌古禮，鄉閭化之。陳北溪淳往來道泉，學者勉留講受，一時如同邑蘇思恭、王次傳、王雋、黃必昌，安溪鄭思忱、思永，惠安江與權，永春卓琮、黃以翼，皆從公及淳學。條理明備，講論平實，號爲紫陽別宗。居白石村，稱白石先生。著《易説》。

潘公武，字叔允，龍溪人。履行端方，于書無所不讀，與陳北溪爲道義交。以嘉定十三年特科兩任獄祠，循資至文林郎。邑弟子從游者甚衆，如趙希流、吴仲修者，皆名進士也。

王公雋，字迪父，晉江人。精敏絶人，館陳北溪于家，筆授《字義》行世。

陳公泝，字伯澡，莆田人。篤志朱子之學，徧參劉公爚、廖公德明、李公方子、楊公至諸先生之門，而終身卒業於陳北溪。❶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孫吴兵法》，累有戰功，卒

---

❶ 「溪」下，原衍「黃公必昌晉江人從陳北溪游著大學講稿登嘉定進士通判循州」二十六字，與下文「黃公必昌」條重出，今據同治本删。

陷陣死，詔褒忠節。公以父蔭補官，德行政事，皆有尺律。知英德府，蠲上供泛輸。改邕州，恩信招來。有峒首李萬，久爲邊患，誘而擒之，衆皆帖息。事聞，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捐故錢三千緡以代給邕兵之廩，凡一切無名之征奏悉蠲除。積官朝奏郎。公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書》、《易》于九峰兄弟，喪祭一遵朱子《家禮》。北溪名其室曰「貫齋」。

蘇公思恭，字欽甫，晉江人。祖尊己，以學行著於鄉。公嘉定戊辰禮部奏名，候廷對，聞朞戚亟歸，至辛未始賜第。常從陳北溪、蔡廷傑游，篤意朱學，踐履堅確。除興化軍教授，以禮義之實革詞藻之華，陳師復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稿》。

陳公寧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祖景肅，有學行，師事高彦先，與同邑吳公大成同隱漸山石榴洞。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仙遊令。薄賦輕徭，旌善伐惡，官至朝議大夫。著《禮疏》、《詩疏》及《石屏擷翠集》。公幼學於世父安卿，十八以祖澤補太學生，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淳祐四年登進士，提督嶺南海路兵馬。帝昺浮海，公提領海舟。見事危，斷維出港，自以六舟泊梅嶺，收亡命，馳檄諸蠻，圖立宋後。聞張公世傑覆舟，元人索捕急，遂變姓名，匿于大芹、白華、九侯間。臨終，命葬海濱，南望崖山。弟格，爲海舟監簿，從容就死。

卓公琮，字廷瑞，永春人。從陳北溪游，嗜學堅苦，以積累成功。凡所講論，能暢北溪之旨。

江公與權，字亞良，惠安人。兩選鄉貢，與黄公以翼俱從蔡白石及陳北溪學，爲文古雅。

吴公采，字仲圭，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躐高妙而少循序，痛砭之，自是屏斂鋒芒，漸趨著實。寶慶初爲秘書監，嘗論郡守貪利之害，上嘉納之。

蔡公逢甲，字國賢，臨漳人。曾祖溥，有孝行。祖仁傑，諫議大夫，守正不阿權貴。父希稷，兵部侍郎，居官廉慎。公受業陳安卿之門，嘗與安卿辨論《河圖》、《洛書》同異及《太極圖》、《西銘》之相發明處，安卿稱其有特見。登咸淳進士，詔主廣東漕舉。值宋亡，不肯仕元，自號棄夫，作悟道書院於玳瑁山下以終隱焉。時高其誼，謂之故宋使公。鍵户不出，臨殁自題墓碑曰：「前宋進士蔡逢甲墓。」著《使公講録》。明儒周公一陽評論同郡先輩，謂：「如公之孤標，去首陽不遠，而惜其沉冥草澤間，世莫有知者。」子自成，太學生，以學行名世。曾孫真富，以武功顯。

黄公以翼，字宗台，永春人。嘗受業陳北溪、蔡白石之門，莊毅有立，析理精詣，暮年記問益富。所著有《周易》、《禮》説。

黄公必昌，字京父，晉江人。登嘉定十年進士，除循州判。嘗從陳北溪受學，又切磋于陳師復、潘瓜山二賢。著有《中庸》、《大學》講稿。

呂公大圭，字圭叔，同安人。少師事陳北溪門人王昭復，得朱子道學之傳者。著《易管見》、《春秋或問》、《易經集解》。

熊公禾，字去非，號勿軒，一號退齋，建陽人。總角能文，志濂、洛、關、閩之學，訪朱子門人輔氏而從游焉。登咸熙十年進士，授寧武州司户參軍。入元不仕，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堂，從學者累百。日以周、孔之説相磨礲，於朱子諸書是信是行。後歸故山，復創鼇峰書堂，以周、程、朱、張五賢爲道統正派，祀之以配先師，而邵、馬不與焉。初，謝叠山聞公名，自江右來訪。及會，共訴宋亡之恨，抱持而哭，因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胡公庭芳素明《易》學，亦自江西挾道相訪，相講切者十有七年。嘗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考亭朱子集正大成，生平精力在《易》、四書，《詩》、《書》、《儀禮》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九峰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尚多，至勉齋黄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❶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于火。兼以齒髮向衰，困我滋甚。《易》、《詩》、《書》僅得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霸之道亦或粗備。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庭芳當分任此責，以畢吾

❶「祭」，原作「制」，今據《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一《送胡庭芳先生後序》改。

志。」其後竟修《儀禮》，未及成書。嘗取朱子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爲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張、吕及朱氏門人之説爲附録。又爲《小學集疏》、《大學》、《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于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説》、《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

丘公葵，字吉甫，同安人。居海嶼中，號釣磯先生。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吴平甫授《春秋》，親炙吕公大圭、洪公天錫之門最久。風度端凝，如立鶴振鷺，杜門勵學。著《易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周禮補亡》。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惟取其書以去，故其著述多無傳者。門人吕椿，字壽之，晉江人。著《春秋精義》、《四書直解》、《禮記解》。

方公公權，莆田人。以父澄孫蔭補將仕郎，擢咸淳元年第，歷廣州教授、太常主簿以歸。有氣節，人稱石巖先生。著《古易義》、《尚書審是》。

陳公普，字德尚，别號懼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稱石堂先生。淳熙間，朱子嘗過其地，異其風土，曰：「數十年後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至淳祐甲辰，公生，鵩鴞數百繞屋。稍長，入鄉塾，聞韓翼甫倡道浙東，遂往從之。翼甫學出慶源輔氏，輔朱門高第也。宋亡後，朝廷三使辟官本省教授，不應。以斯道自任，四方來學者歲數百人。丞相劉文簡屬修黄、楊二家喪祭禮，因併朱子所纂爲十卷。嘗與游翁山、范天

碧、謝子祥極論太極之旨。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琬、余載、黄裳輩，並以正學爲時所宗。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謂三代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欲上，不果。精聲律、天文、地理、算數之學，著《字義》一卷，《四書句解鈐鍵》、《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儀論》、《咏史詩》、《斷天象賦》凡數百卷。

傅公天驥，字君遇，泉州人。爲建寧教授，與諸生講伊、洛書，不專課以程文，理學由是益盛。

黄公巖孫，字景傳，惠安人。寶祐四年進士，授仙谿尉，一以義理之學爲政。先是，尉仙谿者有段公全、淩公景陽，公作思賢堂以仰之，爲記曰：「事俗而不自爲俗者，學充于事也。官卑而不自爲卑者，人大其官也。」咸淳間，令尤溪，新南溪書院，建四齋及講堂以栖學者，後作夫子燕居堂。疏朱子所解《太極》、《通書》、《西銘》及與門人問答書語，與諸儒之説有發揮者，間申以己意，會集成書，倫類通貫，名曰《輯解》，刊于書院。又校刊《西山讀書記》。❶ 後通守福州，卒。

謝公鑰，字君啓，福寧人。著《春秋》十卷，《左氏辨證》六卷。子翺，字臯羽，徙居浦城。文天祥死，設位哭之。作楚些見志。

❶「校刊」，二字原無，今據《閩中理學淵源考》補。

常爲《許劍録》及《晞髮集》。

劉公季裴，字少度，長溪人。十歲能文，舉紹興進士，官至秘閣修撰。乾道間，進十論，上大稱賞。上殿奏事，笏偶跌碎，徐收碎笏，逐一敷陳，謂：「今日之事有不可忽者，即如此笏。」上悦，曰：「季裴膽大如身。」每延顧問，皆稱旨。著《論》、《孟》、《周易》解、《頤齋遺稿》、《山川形勢論》、《司馬温公傳》。

著書諸公共五十九人，無事實可考。

李公琪，字孟開，官至國子司業，著《春秋王霸世紀》。

陳公暘，著《禮記解》、《孟子解義》、《樂書》。

林公觀過，著《經説》。

倪公登，著《論語解》。

鄭公昂，著《春秋諸臣傳》。

陳公合，著《孝經正文》。

張公弘圖，著《宋朝大禮記》。

林公洪範，著《諸經義方》。

郭公隚，著《春秋傳論》。

林公概，著《辨國語》。

林公萬頃，字叔廣，著《詩易春秋解》。

夏公良規，字遵矩，著《六經語孟解》。

林公環，字景温，著《通鑑記纂》。

林公文昭，字宗範，著《論語註》。以上俱福州人。

劉公翔，[1]著《周易通神經》。

吴公駿，著《詩解》。

何公述，著《禮記解》。

[1] 「劉」，原作「鄭」，今據同治本改。

楊公畿，著《禮記口義》。

郭公鎮，著《易春秋解》。以上俱建州人。

徐公鐸，著《易談》。

林公自，❶著《易解》。

鄭公朔，著《易占圖書註》。

林公震，著《易傳》、《易問》、《禮問》、《經語》、《千字文》。

彭公與，❷著《易解義》。

蔡公勘，著《易解》。

陳公義宏，著《易解》、《中庸解》。

李公過，著《易説》。

方公泳之，著《易口義》。

尤公彬，著《讀易》四卷。

王公太冲，❸著《易爻變義》。

陳公冲飛，著《易原》。

方公濯，著《易註解》。

方公汝一，著《易論》。

方公實孫，著《讀易記》。

鄭公直卿，著《易通》、《易解》。

方公傳，著《易程氏辨》、《詩朱子本旨》、《書蔡氏考》。

黄公力行，著《尚書傳》。

林公洪，著《纂禹貢節要》。

鄭公彦明，著《尚書説》、《中庸説》。

林公慮，著《詩解補闕》、《禮經總括》。

劉公宇，著《毛詩折衷》。

李公叔實，著《周禮集義》。

傅公蒙，著《詩講義》、《論語講義》。

蘇公權，著《春秋解》。

---

❶「自」下，原衍「周」字，今據同治本删。

❷「與」下，原衍「周」字，今據同治本删。

❸「太冲」，原作「大力」，今據同治本改。

方公應發，著《春秋集傳》。

黄公童，著《類國春秋》。

黄公君俞，著《六經闕言》四十八卷。

黄公方子，著《論語講義》。

方公昕，著《誠意説》。

許公允成，著《孟子解》。以上俱興化人。

江公致堯，著《周禮解》、《詩集》。

梁公南一，著《六經辨疑》。

韓公謹，著《詩禮義解》。

梁公億，著《論語集解》。以上俱泉州人。

吴公炎，字濟之，著《論語問答》。邵武人。

沈公子真，著《四書講義》、《表忠録》、《藏收録》。漳浦人。

黄公寬，著《四書附纂》。

劉公賢，著《射禮儀節》。以上俱長溪人。

鄭公儀孫，著《易圖説詳解》。建州人。

道南源委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鋘校

元

歐陽公佚，字以大，長樂人。隱居著述，動循禮法，學者師焉。著《四書釋疑》、《五經旨要》、《性理字辨》、《格物啟蒙》、《忠孝大訓》、《女範幼學》等書。子潮，舉莆田教諭，通五經，稱五經先生。

韓公信同，字伯循，福寧州人。幼穎悟，工詩文。既壯，受業陳石堂，遂刊落華藻，究心濂、洛、關、閩之學。陳嘆曰：「吾耄矣，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恨哉？」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即杜門不出。四方書幣日至，弟子請業者户外屨滿。著《四書標註》、《書經疏文》、《三禮》、《易經》旁註，《書解集》、《史類纂》及詩文十卷。

李公學遜，邵武人，忠定九世孫也。博學洽聞，善天文，尤邃於《易》。爲文典雅，片言隻字，人寶藏之。所著有《易精解》、《中星儀象》等圖。

黃公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弱冠即慨然以道學自勵，至正間築南田精舍，作詩寫懷。部使者相繼論薦，授江西儒學提舉，不應。以壽終，集賢定謚曰貞文處士。所著有《尚書通考》、《周易通義》、《中庸章指》、

《性理發蒙》、《秋聲集》。自號存存子，學者稱存齋先生。

劉公有定，字能静，莆田人。少貧剛直，不樂仕進，沉潛嗜學。常著《衍極書》五篇，又《原範吟》三十七章，司業吴源謂其推闡圖書之秘，發揮象畫之妙，究極先後體用之所以然，一部全《易》也。學者稱原範先生。

張公復，字伯陽，建安人。泰定元年進士，官至建寧路知事。師事鄭儀孫學《易》，得丘氏之傳。嘗輯諸儒議論，編《性理遺書》。

黄公清老，字子肅，邵武人。通經博史，登泰定四年進士，累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自遠從之，率多成就。號樵水先生。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數十卷。其詩存者數十篇，有盛唐之風。

黄公元實，字廷美，泰寧人。嗜學凝重，動循矩度，終日危坐，不稍傾倚。天曆間，試浙闈乙榜，授郡文學，以剡薦未授而歸。至正癸巳，邑有妖民爲亂，令延議討賊。賊奄至，遂遇害。女貞奔哭駡賊，賊殺之。

林公廣發，字明卿，别號三溪，龍溪人。嘗謂陳安卿號北溪，高彦先號東溪，蔡汝作號南溪，而己號三溪，將兼而匹焉。生平孝友，以《詩》、《禮》訓家庭，規言矩行。通貫六籍，融會百氏，爲後學矜式。郡學三聘爲

諸生師，以部使薦授安溪學職，邑僚師事之。會寇作，奉府檄招降，仍謀軍府事。每俘至委訊，曰：「此平民也。」府帥曰：「曷知之？」曰：「獲賊從巢穴，此皆自井里得之者也。」時分置汀、漳，屯田萬户，府以公爲經歷。屢有差遣，不及理府事，兵民請諸分省曰：「願還此官，活我邊人。」所著有《三溪集》傳世。

陳公旅，字衆仲，莆田人。父子彦，兄震，皆一時名士。公幼孤，穎異。稍長，負笈從泉南傅定保游，博學多聞，聲名日廣。用薦，爲閩海儒學官，中丞馬祖常見而奇之，勉游京師。既至，學士虞集見所爲文，慨然曰：「在兹付子矣。」延之舘中，廷臣力薦，除國子助教。滿考，諸生爲請於朝，乞再任，積官國子監丞。有《安雅堂集》十三卷，虞集爲序。林泉生稱其「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劇，有兼人之能，處患制變，有濟時之智」云。

雷公杭，字彦舟，建安人。祖龍濟，邃於《易》，兼通律曆。父德潤，置義士莊，以給貧士。公與伯兄機、仲兄拱能守家學，俱以《易》鳴於時。嘗著《周易註解》行世，稱「雷氏《易》」。授儒學提舉，遷武平縣尹，調潮陽。卒，贈奉化州知州。

王公吉才，龍溪人。篤志古學，尤明典禮，郡守延爲弟子師，後爲泉州學正。親終皆及期頤，而公年老矣，哀慕痛毀，有如早喪。雖在家庭，亦冠衣斂容，未嘗見其遽言怒色。學者稱益齋先生。

陳公自新，字貢父，號敬齋，福寧州人。通五經，精《易》，本傳義而推衍以《皇極經世》，從遊者甚衆。著有《起興集》等書行世。

李公應龍，字玉林，光澤人。郁之後。博學有節操，爲時師表。至元間薦爲白鹿書院山長，不赴，尋薦漳州路教授，亦不赴。所著有《春秋纂例》、《孝經集註》、《四書講義》。

吴公海，字朝宗，閩縣人。隱居不仕，學周、程、張、朱之學，一時名人如貢師泰、林泉生、藍晦、王翰皆雅重之。初承父命，欲徙居東魯，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答曰：「非也。吾將居魯，取其名也，質魯，取其義也。且吾學仲尼之道，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若以爲不可，則更曰魯客，志未得反乎？魯也，又何譏乎？」明初，部使者欲薦於朝，力辭不赴。居家，採摭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與兄弟之相友愛，娣姒之能和睦者，附以感應禍福，以教鄉里。又著書，言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爲史氏之賊，蕪詞荒説爲文章之賊，名曰《書禍》。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絶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慕鄒、魯之風。爲文嚴整正大，雄健雅奥，而歸諸理。自謂資質愚昧，平日所爲鮮能不悖於理，顔所居爲「聞過齋」，而爲之箴曰：「夫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忍自棄乎？」著《聞過齋集》八卷，學者稱聞過先生。

鄭公轙，字子乘，福寧人。總角時即與林仲恭受業于韓公信同，韓公嘗稱曰：「二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韓卒，二君俱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

林公珙，字仲恭，福寧人。少從韓公信同游，篤信力行，爲文以理勝。舉明經，不受。强補本州訓導，未半載，以疾辭。晚年教授生徒，以開來學爲己任。

明

劉公宗道，名駟，以字行，龍溪人。洪武初，以秀才被徵再三，乃起。時召試者八千人，公對朝政家治稱旨，賜第一。上命學士詹崴密察德行尤異者，復以公爲首。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上格君德民二十事，並見嘉納。自是商議大政，多所譏切，遂爲邵質、董希賢所搆，詔徙南詔。不久貰還，所過郡邑持之，公遜于播州，以俟朝命。上疑公久不至，命索其家，都察院檄取其父寶入京面質。使入滇索之，父行至蜀之蘭陵，以憂病卒。有詔復取鄰戚，與朝使分索，必得劉某乃已。其門人陳拯遇之播州，告之故，遂赴水死。公明程氏學，好修《家禮》，鄉人稱愛禮先生。有《愛禮集》十卷。

王公暹，字希白，將樂人。洪武丙子舉人，永樂中以薦入京，修《五經大全》。由興安訓導歷官國子助教，學行飭修，祭酒而下咸推重之。終翰林院編修。著《聲律發蒙解註》。

蔣公悌生，字仁叔，長溪人。檢身勵行，高尚不仕。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教誘諄諄，多所成就。著《五經蠡測》，嚴辭隱義，多發前人所未發。

鄒公文慧，建安人。講程、朱學，從游者數百人。洪武初，本郡理學推公爲首，徵仕不應。

鄭公旭，字景初，閩縣人。居家孝友，有信義，貫通五經、百家、諸史，與王偁、林誌友善。以學行辟爲國子掌儀。太祖選德望十人，使傅東宮，公居第二。後謫吏雲南，建文中起爲高安訓導。所著有《詩經總旨》、《初學提綱》、《咏竹稿》等書。

游公義，字伯方，連江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仕御史，議論慷慨。太祖欲撤亞聖配享，公極諫忤旨，繫獄死。

孫公芝，字庭秀，連江人。洪武中以歲貢授慶都知縣，陞沔陽知州。太祖從劉三吾之議，欲削《孟子》書如「視君寇讐」、「聞誅獨夫」等語共八十五條，不以命題取士，公疏三吾爲逆巫謬妄，極論以爲不可。其議遂息，而《孟》書復全。

高公頤，字應昌，寧德人。孝友天性，臨財以義。親没，廬墓三年。教授鄉閭，暇即至墓所拜哭。洪武間舉孝廉，召對稱旨，授海鹽知縣。著《詩集傳解》。

陳公道潛，字孔昭，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與楊文敏榮同修國史，文

敏時稱其學行。又著有《拙齋存稿》。永樂初謫判夷陵，起監察御史，預修《性理大全》諸書。于時纂修諸儒，即翰林春坊多不得預，公行己恭慎，學問該博，故得在選。時閩縣陳公景著、長樂陳公全、莆田黄公約仲、陳公用亦皆預修。

王公源，字啟澤，龍巖人。永樂初進士，選庶吉士。出知深澤縣，修學教士，築堤捍水，禁嫁娶論財，累疏言民事。有旨召用，會西域有異僧到，成祖厚待之，公條陳時事，并及焉。成祖怒，下錦衣獄。會赦，復原職。有蝗不入境，雨不出疆之謡。陞春坊司直郎，侍太子諸王。方講説間，王忽他顧，曰：「臣所講者，皆治平要道，何勿見聽？」王爲改容。遷松江同知，奏罷逋糧數十萬，平反誣擊左道獄二百餘家。用薦，陞職方郎中，出知潮州。郡有暴虎，爲害已久，至是渡惡溪去。城西湖山有怪石爲祟，命除之，祟遂止。郡治火，仰天拜祝，尋反風吹滅。年八十，卒。所著有《韋菴集》、《書傳補遺》、《家禮易覽》及《異端辨》。

林公誌，閩縣人。初生時，父夢寶誌入室，因取名焉。及四五歲，母口授經書，輒能記誦，十歲日記數千言。從王偁遊，偁奇之。時出論辨，見鋒鋩以折長者，偁曰：「此非所以求益。」爲字曰尚默。因痛自克治，沉潛涵浸，學問久而益富。永樂中，鄉、會試皆舉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受賜賚，陞修撰，歷官右諭德，兼侍讀。宣德元年，預修《兩朝實録》。公善事父母，湯藥必親嘗，喪葬謹禮，

待宗族有恩，在官恭勤趨事。其學究博，經史百氏、星曆醫卜咸得領要。爲人刻厲深切，後學多從質問。著《周易集説》。

唐公泰，字師廓，長泰人。資禀穎異，通曉五經，尤邃于《易》。登永樂乙未進士，知祁州，有惠政。後以文學薦辟，召赴文淵閣，試《麒麟頌》、《明倫論》。稱旨，欲大用之。因大駕北征，乞歸侍養。四方之士受業日衆，如陳公真晟、謝公璉、林公震、陳公亹，皆出其門。著《思誠齋銘》，學者稱東里先生。

李公貞，南靖人。志行超羣，文章振藻。永樂十三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與儒臣同修《經書大全》、《性理》等書，受賞賚。後以不肯預修佛書貶高州教授，卒。

蔣公輔，字廷佐，龍巖人。父永迪，隱居，立鄉約，遵行《家禮》。公宣德己酉領鄉薦，歷官興國府教授，教育人才，以文學稱。爲人恬淡，有識鑒，謹事繼母。爲學以存心爲主，學者宗之，與鄉人講行《藍田約》。年八十三，卒。著《泉巖文集》。

曾公景修，名生，以字行，莆田人。學尚躬行，好深沉之思，持辨博之論。永樂間貢入太學，歷官德安教授。與諸生處，情同家人，答問講解，終日不倦。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有成立。著《大學》、《中庸》詳說。

鄭公杓，字子經，莆田人。常著《春秋解義》、《表義》、《覽古編》、《次夾漈餘聲樂

府》，又有《衍極書》，專評字書，吴公與弼謂「考論文字之學，此爲最正」。宣撫使齊伯亭採其書上之。

方公澥，字源深，莆田人。正統四年進士，授行人。時年五十餘矣，猶執經講説，扣問紛如。尋求致仕，以教授爲業，未嘗輕入城市。生平邃理學，動率禮書，嘗嘆《文公家禮》雖經諸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冠服不同，於是作《家禮列圖》於首，而條析其下，鄉人宗之。自號柳東耕老，學者稱柳東先生。子和叔，孫岳、山、嶠，宜賢，俱有時名。

林公雍，字萬容，龍溪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授行人，以節操自厲。憲宗初立，上疏乞修德格天，親賢講學，復請進濂溪、二程、考亭于顔、曾、師、孟之後，列爲八配，兼祀陳北溪于兩廡，並不報。舊例，諸司屬吏部考察，公獨不赴，曰：「使某不肖，黜之可也，安能隨行俛首，言科目貫籍耶？」歷遷駕部郎中。乞歸，結廬龍山，累徵不起。與陳剩夫相師友，日進徒侶，講明正學，倡建陳北溪祠于芝山之麓，與鄉人月爲一會，修《藍田吕氏鄉約》。剩夫稱其學「始終本末，有序有要」。督學周公孟中謂：「公居官冰蘗，未老乞歸，清風高節，海内傾仰。漳中北溪之後，得正學之傳者，首稱剩夫與公二人而已。」學者稱蒙菴先生。

林公玭，字廷珍，候官人。十九領鄉薦，天順八年會試第三人，成進士。家居十有七年，以《易》學倡教東南，從游者屨滿，蔡文莊清亦往師焉。既終大事，赴京授刑

部主事，陞浙江僉事，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摽掠，旁及閩中政和、浦城諸邑，衆議屬公剿捕。公發屬縣兵快，分駐要害，以精鋭千餘人直臨其穴，破之。遁入松溪，險隘先爲所據，衆難之，公曰：「賊勢已蹙，攻之必下。」遂追逐之，得其渠魁，斬戮數百人。餘黨逃入慶元、景寧間，公復檄巡捕官就殺之，生擒三百餘人。尚有散匿山谷者，衆請盡殲，公恐濫及無辜，出示准其投降。又有遂昌、黄岩等賊，聚衆至萬，人聞之膽寒，公又預爲形勢疑之，皆自解散。陞雲南副使，雲南華彝雜處，既至，别名分，重禮教，風俗一更。以年老乞休，許之。公行誼政治本自過人，而文學復優，所至上下翕然歸重。其卒也，自有位以至鄉民，咸痛惜之。弟瑭。

瑭，字廷玉。舉於鄉，十年不赴，後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歷官御史，言慎名器、厚國本七事。出巡雲南，劾參將縱麾下殺人之罪，辨土官謀叛之冤，僚屬莫不敬憚。轉南京督學，諸生咸慶得師。其卒也，與真西山同祀黌宫，稱林道學。

舒公冕，字廷瞻，武平人。以貢入太學，游胡敬齋之門，得用功之要，服膺靡懈。冠婚喪祭悉遵《家禮》，閨門雍肅，三世同居。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既没，廬墓三年。

陳公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漳浦人。浦邑濱海患倭，洪武間置鎮海衞，公之先世自泉中來戍于此，因家焉。公丰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厭末作之蠹心，惡異端之害道，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入長泰山中從進

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辭歸，自是不以科舉爲事，用心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竟無統緒，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于「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静而主于一，曰「養一于静，則客念不作矣。持一于動，則外誘不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于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曰：「人于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學問思辨之後故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末上，疏乞先召見而後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宗伯鄒幹漫不知其說云何，其事遂寢。歸家，讀提學使者頒行勑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吕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以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亦不能推行其説，其事又寢。公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吴聘君賢，欲往質之。乃

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携其兄子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太史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吴、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戎壘。自公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公與李公文舉諸先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公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號布衣。年六十四卒，學使周公孟中爲文以祭，郡守彭公桓立石表道。所著有《布衣存稿》，藏于郡齋。

陳公亹，字尚勉，漳浦人。師事唐師廓，與陳剩夫爲同門友。登正統丙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文章政事爲時所重。瓦剌犯邊，守臣失策，作《備邊禦戎》策以獻。天順四年，廣東盜起，廷議必得陳某乃可，除廣東布政使。時英宗初辟，勵精圖治，召入内殿，賜宴遣之。既至，密相機宜，討平新興，撫定德慶、蓬州等峒賊，患遂息。以疾乞休。著有《經籍要覽》、《梅菴存稿》。羣從多以科第顯。

趙公琔，字德用，晉江人，宋宗懿王德昭後也。成化元年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官廣東提學僉事，卒于官。公幼孤苦學，身體力行，造詣淵邃，爲人重名教，尚氣節。羅文毅倫謫官泉中，就公講學，豆肉盂羹，終日乃去。在廣時訪陳白沙，往來辨難，不苟爲同。白沙論學《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公貽書曰：「浙人正以胡餘干不教人習四禮爲疑，何又開斯路？」白沙自號海雲，公曰：「此禪號也，不可。」白沙

曰：「羅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爲今而後無復有如其人者，不謂於執事見也。」公既善氣節，又名知文，嘗會試同考，首薦謝文正遷，爲翰林諸公所壓，公批其卷曰：「異日狀元拜相，必此人也。」試文瓊州，謂人曰：「吾所取前列諸生，將來受用反不及下等者。」諸生果以渡海失舟，而下等者無恙，人服其鑒。

林公瀚，字亨大，閩縣人。父元美，歷官撫州知府。公廉持大體，吴聘君與弼獻「金井水，玉壺冰」六字以況其清。公登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學行醇正累遷至國子祭酒。有恩而嚴，屢與章懋講論，爲懋所重。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陞吏部右侍郎，以膳金之餘鬻置僚屬公署。再陞南京吏部尚書，鎮定不摇，人倚爲重。會災異，率僚屬陳言，皆切時政。時御史王獻臣被逮，疏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儒士孫伯堅授中書舍人，出傳奉，乞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復疏請培植根本，佑啟皇儲，撫綏百姓，增進賢才數事。改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數事，剴切無忌。逆瑾亂政，嫉公正直。值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公閱報嘆息，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請留，兼言上晏朝廢事，日與新進佞倖遊飲射獵。上大怒，械繫彦徽，下鎮撫司獄。鞫之，詞連公。出爲浙江右參政，致仕。瑾後矯旨，列公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汪正等言公德尊望重，詔復舊銜，賜人夫月廩，有司時加存問。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公居官潔修，而賓客過門必極欵洽。里居時，年雖高邁而泛應周旋，禮意勤懇，簡答題封，皆手自治。爲人内柔外温，

至方若圓，至勇若怯，無卑賤愚不肖，處之若一，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不可犯也。五子皆登科第，諸孫多貴顯，兩世之内位至尚書者與公而五，世稱五尚書林氏。

黄公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建文初與兄同舉鄉試，求歸侍養。永樂六年再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官簡討，預修《經書大全》、《性理》諸書。爲人莊重敦行，兼通百家，尤邃于《詩》。莆之《詩》學，羣推爲祖。父嘉，有孝行，用薦爲安福訓導。陞東鹿知縣，有禦敵功，賜勑旌獎。去邑之日，百姓扳留。公與羅公倫、章公懋、莊公昶同登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名節相激勵。踰年，莊除檢討而公及章皆除編修。是冬，命詞臣預撰明歲元夕烟火花燈詩，公曰：「翰林之官，論思爲職，今觀燈火詩，舊式每多鄙褻之言，非儒臣所宜爲。」遂與章、莊連名疏論，忤旨，廷杖左遷，時稱三君子。而羅先以修撰論學士李賢被謫，又稱翰林四諫。未幾，改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清守執法。連居父母憂，却去葷酒，不離苫塊者四年，遂辭疾乞休。弘治元年，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品文校行，毫髮不差，再疏致仕。生平氣岸屹立，思致安詳，凡所著述，皆羽翼程、朱。嘗辨《易》卦未濟、《春秋》褒貶、《雅》《風》升降及編次《或問》，裁定《通鑑》，證異書法，皆有精識，又刊布冠婚喪祭之儀以示後學。所修有《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縣志》，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著《未軒集》八卷。豐城楊公廉採其學行入《理學名臣》，而子孫多以科第顯。

周公瑛，字梁石，初號蒙中子，後稱翠渠先生，漳浦人。其先世洪武間自莆田調戍于邑之鎮海衛，因家焉。惟時衛所雖建而學校未興，公由邑學生領正統癸酉鄉薦，累上春官不第，益汎濫羣籍，鈎深搜索。成化己丑成進士，知廣德州，陞南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滿，歸省。弘治初，王端毅恕爲吏部郎，即家起四川參政，尋轉右布政。丁内艱，除服，乞致仕。給事中楊公廉、吴公世中交薦其學行，起用弗赴。公知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尚鬼，著《教民雜録》令民葬祭循禮經，毋或溺殺子女。爲郎時欲推明蔡氏、邵氏書，則著《經世管鑰》、《律吕管鑰》，欲字學有所師承，則博採諸説作《字書管鑰》。守撫州時，興水利則著《政本》，第輸納則著《政均》。嘗謂學者曰：「某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大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某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静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至其極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奥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于自然當然中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自作墓誌，言

於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于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八十餘，郡守某聘修《漳州府志》。卒贈侍郎，楊公廉編入《理學名臣》。所著詩文有《水雲稿》、《金臺稿》、《金陵稿》、《桐川稿》、《臨川稿》共若干卷，又有《廣德志》、《蜀志》、《漳志》、《莆陽拗史》。子大謨，博學能文，登正德甲戌進士，會試第二人。

吳公仲珠，字淳夫，莆田人。少精學業，疎於世故，登成化乙未進士，授義烏知縣。以公錢助喪，爲御史所按，嘆曰：「士何往不自得哉？」遂拂衣歸家。居授徒，分晰經傳奥語以訓後學。著有《四書》、《詩經》講説。

黄公瀾，字源續，莆田人。成化庚子領鄉薦，卒業太學，爲丘文莊所器重，從游者數百人。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母終，復起，充經筵講官。講《尚書》、《論語》，以戒佚游、遠佞人爲言，武宗改容嘉納。歷遷南侍讀學士，乞致仕。公學問淵永，儀度閒雅，寡嗜欲，恬仕進。所著有《經書資講》。子肯堂，孫洪毗，俱有才名。

宋公端儀，字孔時，莆田人。祖勸，爲沐陽訓導，博雅好古，教約不煩而真意懇切。父汝勤，安州學正，作興人才，一變舊習。公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提督廣東學政，身先表率，痛抑浮誕奇險之習。課士所至，瘴鄉海澨，莫不涉歷，竟以勞卒，廣人祀之學宮。生平孝友天性，廉介自持，稽經訂

史，汎濫渟蓄，而于程、朱微言緒論無不究極，凡所行止，俱有依據。所著有《考亭淵源録》、《莆陽人物備志》、《鄉賢考訂》、《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録》、《立齋閒録》、《祠部典故》、《高科考備遺録》。子元翰，弘治乙卯鄉試第一，知潮陽，有政聲。姪元岳，著《文廟攷》、《四禮節要》。

蔡公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境内之山作玉磬鳴者三日。登二十年進士，即謝病歸，講正學，江南之士多來從遊。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曰：「吾聞母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仍故巾幗也。」公聞命大哭，赴選，得禮部主事。冢宰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時與談論咨訪。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又引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公急白于大司寇何喬新，得疏救謫官。丁内艱，服除，補禮部祠祭司員外。乞養親，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❶ 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没，衆稱孝感。正德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往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公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朝服，公曰：「此臣子見君之禮也，非所以見王。」去皷而入，宸濠大怒。一日衆官侍宴，宸濠嘲公不能作詩，公對曰：「臣平生于人無私。」蓋「詩」與「私」音相似，宸濠啣之。其後奏求護衛，讒言者謂有後言，宸濠欲誣以非議

❶ 「京」，原脱，據《明史》本傳補。

詔旨之罪。公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公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欲引名士以掩人心，未數月，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朝命未下，而公先卒。

公色清氣和，外閒内辨，凡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于静，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負慚天地君親，得罪師友，以「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爲要訣。嘗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弘治間，理學中輟，至是公與楊廉作，乃復振興。性好施，自宗族以至門徒，貧者賴以衣食，死者與之殯葬，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酒肉。贈禮部侍郎，謚文莊。

林公有年，字以永，莆田人。少孤，事祖母暨母盡孝。以弘治壬子舉人會試乙榜，授蕭山教諭。大母没，終制，補東莞。謁張詡於南海，訂朱、陸異同，闡明正學階梯，以端士習。潘督學稱其好古甘貧，疏舉自代，不報。母没廬墓，有遭火反風之祥。服闋，擢繁昌知縣，捐俸賑荒，蠲蘆洲課，創義塚，修橋坊。最上，擢南御史，一歲中凡七言事。武宗欲迎生佛于西域，公上疏曰：「臣聞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彙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

流乃神怪之甚，非類之尤者，陛下不以外國爲遠，不以有司供應爲費，勑遣内臣，迎取活佛于人所不到之地，是豈表正萬邦之道耶？」復引梁武事爲戒，上怒逮詔獄，謫武義丞。嘉靖改元，復御史。擢知衢州府，毁淫祠，創社學，選塾師以訓民間子弟，公餘臨視，親爲句讀。衢驛孔道供億不給，立節省法，視昔減半。值久旱，竭誠而雩，歲反大熟。邑有被火者，捐貲賑之，饑則爲糜以餉。秩滿，當遷，郡民乞留。擢廣西憲副，未上，爲忌者所擠，致仕。臨行，老稚扳轅泣別。立德惠祠，請方公豪爲記。

鄭公守道，字用行，候官人。學務窮理，嘗主白鹿洞教事。著《太極圖説意》并《易乾坤上下繫辭解》、《大學講章》，深思精詣，能闡周、程之秘，大有功于來學。

王公應山，字懋宣，候官人。兄應鍾，字懋復，講學道山，而公亦以《春秋》教授於武夷間，四方從者如雲。詩宗大曆，婉而多致，監司守令嘗式其廬。老益苦心編摩，著作甚富，有《經術源流》，又有《閩大記》，以識閩中文物之盛。

許公判，字資敭，漳浦人。父潛，以舉人知平樂縣，息訟課經，邑民德之。公領正德二年鄉薦，通判瑞州，嘗舉「催科中撫字，刑罰中教化」之語以爲名言，朝夕諷誦。爲治六載，上下悦服。擢辰州同知，蠻匏悉安教化。常著《家禮》及諸書附註，以相發明，而約歸于《儀禮》、《禮記》之義，爲《禮圖》及《慎終集》、《歐蘇譜例》、《古深衣訂》，皆可傳述。子選，天性謙和，以舉人知太和縣，

端己教人，請蠲無徵米若干石。

林公春澤，字德敷，候官人。登正德九年進士，起家户部郎。謫寧州同知，移判吉州，遷肇慶府同知。島寇掠高州，檄攝府篆。公習知徭兵害民，悉罷遣之，代以土著，諸寇次第就擒。擢南刑部郎，出知程蕃府，擇耆德文學之士分布諸寨，爲童子師。時卧龍、金石二司暨通州塞，屢年失地，公與指揮恊謀平復。功未上，爲忌者所中，以候調歸。公少年工詩，詞藻秀永，與鄭繼之、何景明齊名。在吉州，與羅整菴講學，其在南曹，復北面吕宗伯柟，究極旨奥。年百有四歲卒。子應亮，户部侍郎，孫如楚，工部侍郎，各享眉壽。

劉公閔，字子賢，莆田人。絶意科舉，凡禔躬訓家，必以聖賢爲法，祭祀奠獻，一遵禮經。以父柩及祖母柩未葬，遂斷酒肉，遠房室。雖授館隣邑，而朔望必歸哭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之助葬。婦失愛于母，逐之，終身不娶。温凊定省，疾不解衣，母或有怒，則竟夕跪床下。副使羅公璟立社學，延公爲師，提學周公孟中捐金助養。太守王公弼每遇祭祀，必延致齋所，曰：「此人能消鄙吝，豈減黄叔度耶？」亦置田資之，公并受不却。及母卒，即送田還官，廬墓三年。歲凶，弟婦求分異，闔户自撾，感悟復合。弘治中，林貞肅俊言其恭慎醇粹，孝友高古，德宇道風，自見難比，願禮致入侍東宮，必能涵煦陶薰，有所裨益，不報。正德元年，遥授儒學訓導。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説》、《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

張公岳，字維喬，惠安人。祖輪，字仁伯，事父孝謹，每得父書，必拱手正讀，珍藏寶重。父慎，字公謹，知英德縣，悉心爲民，作龍山書院以居諸生，政暇爲講論經旨及古人行誼，邑人祀之。公少好讀書，究心程、朱正學，舉正德癸酉鄉試第一。見鎮守大監，但長揖，大監怒曰：「汝豈琉球生耶？」明年成進士，與同郡陳公琛、林公希元同寓僧寺，閉户講書，共賃一驢，三人迭騎，或聯袵走市中，時稱泉中三狂士。居一年，授行人。武宗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時杖者七人，武宗曰：「有不死者，予一秀才官。」得國子監學正。世宗登極，復舊職。連丁諸艱，結草家居，御史聶豹造廬請見。時王文成倡良知之説，學士翕然從之，公渡江見文成，持程、朱遺説當之。文成摘駁殆盡，公曰：「朱子何可毁也？」間縱小異，奈何并其大而疑之？」既别去，文成謂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奈舊聞纏繞耳。」歸與文蔚諸君商之。文蔚者，文成弟子，即聶豹也。公與講論，復不合，因自立存養四條，威儀動作之節十七條，以爲學則，懸之北壁，曰：「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聖賢所指以教人者耳。」凡晝夜讀書，皆有課程，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輒旁涉。服闋，補主客郎。時方議禮，公與張孚敬不合，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未幾改江西。是時江右方尊王氏學，公約諸生：第于程、朱蓍蔡守之。以忤孚敬意謫廣東提舉，而孚敬復授意巡按御史，每借事難公，公不爲屈，遂劾之。會報守廉州，公入見，御史乃言相意，追還劾書。廉邊安南，吏治呰窳，公至，省禁令，減徭役，勸民耕種，復

教以取水之法。居四年，不問珠池，暇即讀書堂上，削等威，與諸生相師友，廉士皆知學。安南久不修貢，朝議將討而郡縣之，公具疏陳狀。會擢浙江參政，而莫福海入欵，問張廉州安在，曰：「是欲以思信撫我者，何可忘耶？」于是參贊毛伯温奏還廣東，爲晝所以受降之策甚備。安南平，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改江西。貴谿相夏言方治生塚，藩司議廣信七縣各措千金，公曰：「將範金爲椁乎？縣百金足矣。」分宜嚴嵩奉賜建延恩閣，公批牘予千金，羣相顧請益，予五百金，再請弗予也。世蕃大怒，或以告公，公曰：「自分定矣。寒骨稜稜，止少馬革一張而已。」嘉靖甲辰，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明年春，封川賊有僭號稱王者，悉討平之。斬首二千五百級，諸獞悉平，陞兵部右侍郎。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惠。著有《聖學正傳》、《載道集》、《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弟峯，子寯，孫迎，俱相繼登科第。

卓公居傳，字起巖，莆田人。精于經學，開館鳳山，執經問難者前後數百人。以鄉薦授金華訓導，教迪有方，青衿競奮。登正德丁丑進士，賜歸省，一時士類競趨其門。終刑部主事。所著有《書經》、《四書》臆說，學者宗之。

史公于光，字仲裕，晉江人。生有異光，故取名焉。父貧且老，公歡承之，致喪如禮。讀書癯疾不廢，舉正德癸酉鄉試，不就計偕，曰：「仕不及親，奚亟爲？」丁丑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未幾乞歸。居五年，起授吏科給事中。大禮議沸，公據張孚敬

疏，條析欵辨，尋又病歸。居四年，復起。時諸臣以議禮得罪者未蒙召復，公上疏言：「臣聞聖人之喜如春，其怒如秋，天道在我也。諸臣皆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中興者，而廢謫已兩閱歲，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即賜起用。」不報。嘗與會試分考，得士多儁異。以疾卒，京師聞者莫不悲悼。公通籍十一年，在諫垣者二載，餘皆家居。窶甚，授徒自給。有以非分求者，因其妻以告公，公佯許之，曰：「阿堵物安在？」妻出視之，公面空跪，咒曰：「倘受此，子孫絶種矣。」著《易解》、《四書解》、《正蒙解》等書。

田公頊，字希古，大田人。爲文簡奥，初領鄉薦，計偕不赴，後登正德辛巳進士，歷官禮部郎中。與張公治具、廖公道南、王公用賓、鄭公善夫輩日訂墳典，談藝賦詩。及督學湖廣，闢濂溪書院，規飭諸生，相與講明性命經濟之學。遷貴州副使，以母老力疏乞養。時年方强，或勸暫留，而孺慕之心雖三公不易，撫按薦章五上，公終不起。母年九十七終，公攀號躃踊，水漿不入口。家居三十年，絶跡城府。流賊犯境，出私貲募死士環守。賊因以遁，邑人德之。

黄公三陽，字元泰，建陽人。通《易》、《詩》、《禮》三經，弱冠便開講席，從游千數。他如天文、地理、陰陽、醫卜，靡不究心。以恩貢同知吉安州，罷運儲常例，履畝均輸，悉心經營，廉而有惠，擢保定判。卒于官，吉人祀之。所著有《易》、《禮》、《詩》各講義。

道南源委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　校

明

林公希元，字茂貞，同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大理評事。世宗登極，條上《新政八要》，大略言君道在勤正學，親正人，而息中官幾務，罷中官鎮守，所以清政本，塞亂源，上嘉納之。遷寺正，與堂官陳琳議獄事不合，降泗州判。泗大饑，朝廷發帑賑濟，公悉心推行。有嘯聚九百人，單車往諭，悉解散。用方獻夫、霍韜等薦，陞廣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時劇賊王幾作亂，公署按使篆，即日率府衛兵討平之。陞南大理丞，上《王政疏》，爲目二十有一。嘉靖十二年，大同軍叛，公上疏請誅，不從。未幾，遼東兵又變，公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以故悍卒咸生輕侮，一有觸發，攘臂而動。大臣因循不振，致其益驕，而朝廷威令益削。」上責其妄言，謫欽州。會安南不貢，擢爲海北道兵備。公意在進征，與督臣所議互異，竟罷歸。而安南畏公之威，惴惴歸命，前此所據四峒竟復我版圖矣。公讀書遲鈍，而刻苦殊至，研理釋文，極其精專。束髮以來，慨然有志當世，一入仕途，執其所學用之經濟，直以唐、虞、三代爲必可追。晚年參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己見，曰《更正大學經傳定本》，又著《四書易經二存疑》，學者至今尊

尚焉。

林公同，字直正，晉江人。受學李雁山雍，後又從蔡文莊游，益知原本。由弘治辛酉舉人歷任樂陵、萬載教諭，金華教授。所至以平生所傳習者與諸生講明，早晚有常，寒暑不倦。其於廟廡神案必致清潔，祭祀必極其誠，巡按唐公龍、學使邵公鋭大加嘆賞。兩典湖廣、陝西試，所得皆名士。陞兩浙運判，不刻不濫，商竈皆悦。內閣張孚敬家居海上，亦竈籍也，懼海賊時至，將城瀕海，工費責之竈丁。當事皆唯唯，公曰：「費且不貲，既不上聞，奈何專之？」以問竈丁，無一願者，遂報罷，亦尋乞歸。公弱不勝衣，而內養充完，呐不出口，而講論道德性命，深中肯綮，日與鄉叟談説農事，雅俗相忘。所著有《正學蒙引》、《龍峰遺集》。

王公宣，晉江人。受業虛齋之門，嘗論學者合朱、陸爲一便非真知。領弘治十七年鄉舉，會試不第，遂養親爲志，終身不復應舉。爲人廓落豪邁，俯視一世，精研前聖之遺，洞貫百家之旨。林希元稱其自得之學不滯於章句，絶俗之行不混於塵俗，薦之於朝。

陳公琛，字思獻，稱紫峰先生。自以其意爲朱子之學。初受業於蔡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已自得之。」延禮之如朱子所以待季通者，督學江右，請與偕行。歸而設科學宫之傍，四方從學者甚衆。嘗言：「太極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

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由分，而學者之進入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其所記述以授弟子則有《四書》、❶《易經》淺説二書。其族弟御史讓，謂：「虚齋《蒙引》得聖學之精深，間有意到而言未到。及其所獨到，則可以發朱子未發。思獻《淺説》得聖學之光大，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獨到，又可發虚齋未發。」而公每日謂此訓詁之屬，更欲門徒得夫勵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行古，與之游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顔子彌高彌堅者。是以一時從學之士，多有洞視今古，傲睨宇宙之懷。初應正德丁丑會試，考官尹襄得其文，嘆曰：「造詣精深，此必陳白沙門人，否則蔡虚齋也。」釋褐，授刑部主事，歷吏部考功，以母老乞歸。嘉靖七年詔起，不應。八年再起貴州督學僉事，俄改江西，皆力辭。家居偃仰一室，或逌然孤笑，或喟然獨嘆，或縱步行陌，與農叟敘故談歡，爲文層層嶄嶄，發性露光。虚齋没後，道德行誼無愧師門者，一人而已。公雙眸炯炯，玉色金聲，美髯蒼骨，皮肉細膩，手紋如亂絲，胸有紅痣三四寸。其卒也，所居後浦潮汐不至者數日，士大夫惜之，爲祀於學。惠安張岳祭以文曰：「嗚呼紫峰，一世人豪，有蟠屈萬古之心胸，有瀉落長江之辯論，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户而有實學。」時稱實録。

蕭公崑，字叔岡，將樂人。從蔡虚齋受《易》，正德丁卯舉于鄉，授淳安教諭，尋補績溪。己卯聘粵闈分試，途次爲濠逆所執。欲降之，公慷慨言曰：「殿下違祖訓，干天

❶「四」，原脱，今據《千頃堂書目》補。

命，復欲辱義士乎？」竟不屈死。

趙公建郁，字本學，别號虛舟。本宋宗裔，世居晉江。爲蔡文莊高弟，結廬鍵户，悉心著述，著有《周易》、《學》、《庸》説、《杜詩註》。且謂昇平日久，人罕知兵，因即《易》演爲陣法，集《韜鈐》内外篇，凡七册，《解引孫子書》凡三册。稿就封識，以俟其人，俞大猷往受學焉。

黄公芹，字伯馨，龍巖人。喜怒不形，端謹無惰，從學蔡文莊。正德九年以歲貢授海陽訓導，郡邑有疑事，咸就質焉，以親老乞歸。著《易圖識漏》、《易經口訣》、《史圖纂要》、《家禮易行》等書。

黄公光昇，字明舉，晉江人。父綬，萬載教諭，爲人剛方，動遵古法，受《易》于蔡虛齋。公登嘉靖八年進士，爲吏部選人，即明法律書數，考論國家掌故，授長興知縣。理煩治劇，紀綱肅然，擢刑科給事中，以艱歸。服闋，起兵科，以剛介不阿時相，出爲浙江僉事。遷參政，修築海塘，以收水利，陞廣東按察使。時海寇爲患，公下令能捕獲者予所獲財物，寇遂息。外番以市來者，歲課爲羣吏侵獵，其入纔什一。公戒秋毫無取，番税十減其六而課入反倍。安南莫正中與莫浤翼争立，敗而來歸，其酋范氏、潘氏以兵攻欽州，索正中殊急。公密授主將俞大猷方略，伏兵挫之。二酋奔，浤翼斬之以獻，尋率其黨聽命，安南以安。已而復有討定猺黎及俘新會賊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疏止採辦丹砂麩金及勻停水陸

郵傳，❶歲省民財數十萬。會建三殿，需巨材夥且急，公量程郡邑大小，道里遠近，責監司董長吏，入市之土番，而身與按臣共監之。世宗獎其勞，擢兵部侍郎，總制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討叛苗，撫降二十八寨，再擢刑部尚書。所讞楊選、嚴世蕃、海瑞三獄，委曲平停，得從寬減。隆慶初請老，居四年，召爲南京刑部尚書，尋罷免。公爲人嚴重謙退，而達於事情，先世田廬之外少所增拓。晚與縉紳耆舊爲洛社游，劇飲不亂，年八十一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肅。著有《四書紀聞》、《讀易私記》、《讀書愚管》、《讀詩蠡測》、《春秋采義》、《歷代紀要》、《昭代典則》、《陶集杜律註解》。子喬棟，事父至孝，以蔭授臨安知府，有廉名。著《十三經傳習録》、《讀書管見》。

林公學道，字致之，莆田人。體不勝衣，言不出口，而向道甚勇，義利之辨甚嚴，終日正襟危坐，非寢不脱巾履。初從蔡文莊受學，嘗游吴下，有僉事某者延至其家，既而聞其居喪宴會，曰：「非吾徒也。」遂去之。徐文貞階謫延平，願請一見，竟不造門。至嘉靖間，以貢授都昌訓導，文貞亦督學江西，喜曰：「吾今得見林致之矣。」爲公題像曰：「顔勤閔孝，柴愚參魯，若在聖門，依稀參伍。」終無爲州學正。卒，學者私謚曰貞修先生，興中三庠俱祀之。著《原教録》。

蔡公烈，字文繼，龍溪諸生也。受業於晉江蔡文莊，文莊授以《太極圖》。既又從莆田陳時周游，時周語以心體流行于日用

❶「止」，原作「上」，今據《閩中理學淵源考》改。

間，要參見得參前倚衡氣象，遂大省悟。年方壯，隱居鶴鳴山之白雲洞，郡守勸之仕，對曰：「昔漆雕子自謂未信，若某豈徒未信已哉，實且未見也。」嘉靖癸未，以遺逸應薦，力辭母老不赴。御史李元陽檄府爲建書院，又辭不受。忽所居之山如雷鳴者三日，而公卒。公初性剛方，晚年充養和粹，終日危坐，非劇病無惰容，雖大横逆不見怒色。嘗游武彝山，居考亭精舍數日而歸，曰：「脚根自此定矣。」提學邵公鋭聞而訪之，談論終日，蔬食相對。副使柯公喬嘗與劇談道體潛天潛地，公徐應曰：「道固察乎天地，而端則始于夫婦。若屋漏無愧，則天地自位。」邑簿詹公道請論心，公請論事，曰：「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豐學士熙謫戍鎮海，見公，嘆曰：「先生不言躬行，某心醉矣。」朱提學衡曰：「力行好學，老而不倦，漳南又一布衣也。」所著有《孝經定本》、《大學格物致知傳》、《道南録》、《朱子晚年定論》、《諸儒正論》、《大儒粹言》、《讀書録》諸書。

蔡公宗潤，字克昌，晉江人。好古力學，終日儼肅，從蔡虚齋受《易》，學者師之。領嘉靖四年鄉舉，除餘杭令，節約里甲，勸民孝弟力田，刊《四書講章》、《易學正言》以教士子。歷建昌通判，乞休。家無擔石，充然自得，監司守令造廬請見，間或一接，終不報謝。

李公世浩，平和人。敦樸好古，少游蔡文莊門。創家規，正宗法，修鄉約，建聚賢堂，設義倉，惓惓于和鄉睦族。以歲貢歷官

寧波府教授，士心悦服。子文察，字廷謨，究心樂律，家居，搆一樓以審氣候，因知黄鐘損益之音。嘉靖中以歲貢倅常州，廉節自恃，奏《樂律解章》數萬言。世宗大悦，令如議酌行，授太常典簿。終思恩同知。

趙公瑞，字維德，泉州人。少通《春秋》，不務俗學，而能得聖人之意。以進士授户部郎，出監薊州、太倉、黄土諸倉及臨清鈔關，皆秉正執法，常禄外不入一錢。著《春秋管見》。子恒。

恒，字志貞。登嘉靖戊戌進士，以耳疾乞就教職，得袁州督學。使者延置白鹿洞，集諸郡英傑而師之。遷國子監，尋改南都，歷姚安守。姚安苗俗淫僻，爲定婚娶之禮，土司歆然。郡介大理、楚雄、雲南之交，諸採辦銅石、鑄造、賫運旁午，公請中丞爲嚴其禁，中丞偉之。著《春秋録疑》行世。所作古文，淵源司馬而條理于歐陽文忠。年七十餘，尚秉燭讀書，九十四卒。子日新、日榮、日崇，俱有名望。

陳公祥麟，字士仁，莆田人。嘉靖丙戌進士，知東安縣。朝命征討田州，道出邑治，公指畫得宜，犒餉悉具，民不知擾。復省傜役，革浮費，均田里，拓城池，具學校，禁巫覡，改諸淫刹爲書院。以廉能調麻城，父老乞留，不許。尋以足疾改湖州教授，嚴于約士，而考課必勤。遷南刑部郎，當提獄，令人洒濯囹圄，不深錮諸囚。諸囚相語曰：「安得長遇陳使君？」歷遷南安守，治尚清簡，政暇招諸賓僚登臨賦詩。擢山東督學副使，二蒼頭自隨，凡評文必兼改定，遂以勞卒。生平樸訥醇確，不務立道學名，

而行履端莊。居官仁愛，自言筮仕以來未嘗置一人重辟，亦未嘗謫戍一人。著有《詩經四書正蒙》。

蔡公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忠惠兩守泉州，其三世孫櫨再涖是邦，四世孫昺因家焉。公幼有孝弟稱，既爲諸生，憲副方豪延爲弟子師，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領嘉靖辛卯鄉薦，授羅田學教諭。凡所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爲本。每退食，必取《小學》、《近思録》、《伊洛淵源録》及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非曰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耳。」一時政事真有得於學道愛人之遺。擢撫州同知，巡按御史委追欒安逋糧，不加鞭朴，皆相繼輸納。流賊焚掠鄰邑，自着戎衣演武教場，賊聞不敢犯。縣獄久壞，風雨莫蔽，公將新之，縱囚歸家，命獄成乃至，囚至期悉集。復委署崇仁，崇仁無城，賊突至，督兵合戰，數日皆遁去。丁外艱，葬畢，以泉中倭患，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焉。公學向程、朱而重躬行，其所致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静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提繕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若干卷，又著《考德録》，自識生平行事。號松莊子。

林公一陽，字復夫，漳浦人。領嘉靖甲午鄉薦，判濟南。革糧例，歲以萬計。年饑，賑濟得法。以漕運後期，調霍丘令。振義勇，均庸調，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

巡按洪公朝選、督學耿公定向咸器重之，部使者不悦其悃質，卒遷唐府審理。去邑，民立石紀政。公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謂道至程、朱有何不盡，何須别立教門？其爲人坦夷寡慾，不言躬行，宗族鄉黨莫不稱信，嘗曰：「惟敬勝怠，惟勤補拙，惟儉養廉。」後定向來撫閩中，甫下車，亟問故霍丘安在，而宿草滋矣，檄有司祭于社，表其墓。所著有《論學口義》、詩文集。又善臨池，有晦菴、白沙筆意。

宋公效周，字肇斯，莆田人。領嘉靖辛酉鄉薦，由海陽教諭陞和平知縣，以德化民，羣盜解散。時制府徵令煩苛，公移書規諷，遂劾論致仕。居家絶跡公門，教人以經書小學爲常課，謂嚮往須擇中守正，造詣須積漸致精，工夫須循常務實。所著有《悾悾子》、《踽踽言》、《日格子》、《正俗編》等書。學者稱斯齋先生。

吴公紳，字克服，别號一菴，莆田人。弱冠見胡敬齋《居業録》，勵志習誦，怡然有得。由嘉靖丁酉舉人授德安教諭，築君子臺，日與諸生講論性學。歷遷常州通判，時趙文華視師至郡，淩轢守令，遂投牒歸。講學于鳳山寺，嘗謂學者曰：「爲學要看鄉人底事如何，聖賢底事如何。如不論當爲不當爲，只隨俗聽衆，此鄉人事。如當爲則爲，不當爲則決不爲，拔乎流俗，獨往獨來，此聖賢事。諸生今已志向聖賢，但須堅持初志，久則可以超凡入聖。不然，吾恐漸漸于慕聖賢淡處，不免依舊入鄉人叢裏去。」著有《易通》、《鳳山初言》、《志學録》等書。嘗避地居榕城，復入南都，患難遷徙中，學

徒常滿。又著有《榕城語録》、《金陵語録》。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正學先生。

阮公琳，字廷佩，莆田人。嘉靖庚子舉人，除金谿教諭，爲諸生講明正學。擢知恩平，勤撫字，興學校，文學吏治，一時推奬。以老丐歸，結景真會，誘誨後進。所著有《經書講義》、《性理》、《儀禮》、《律曆》註解，《圖書紀愚》諸集。

馬公森，字孔養，懷安人。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榷九江關，以廉能著。知太平府，治行甲于江南。累遷至江西布政使，疏請南糧改折，省民間數萬金。調爲刑部侍郎，遷大理卿，與刑部尚書鄭曉、左都御史周延得，時稱貫城三平。遷户部尚書，以疾乞休。穆宗登極，仍以原職起用，疏請停止買金巨費。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服除，屢薦不起。居恒講明理學，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相質正。其學以程、朱爲宗，角巾野服。所著有《四書口義》、《書經敷言》、《周易説義》、《春秋伸義辨疑》、《地理正宗》、文集、奏議若干卷。居鄉兩解脱巾之變，郡有利弊，必告當道興除之。郡人作祠以祀，名曰報功。

歐公志學，字須静，莆田人。淹貫經傳，以貢入南雍，海内交重之，吴中諸文學争延爲師。領嘉靖乙酉鄉薦，知潮陽縣，興學育才，人文遂盛。歲餘乞歸，留之，不可。開五經講席，四方負笈者相踵。所著有《四書淵源》、《毛詩小見》、《衍義補要》等書。

葉公朝榮，字良時，福清人。應隆慶改

元恩貢，授九江通判。潔己卹民，負逋畢登。佐榷關，秋毫不染，免商緡無筭。臺使者賢之，令攝瑞昌令，有疏河功。再攝彭澤，有修城功。擢知養利州，築城建學，鑿塘墾田，暇則與諸生談説經術，州俗一新。卒之日，書卷數函，衣裳數襲而已，士民立祠祀之。生平淡薄勤苦，惟讀書宗理爲務，四書五經、《性理》、《綱鑑》，默誦如流，至老無一字遺忘。尤精於《詩》，自言：「吾説《詩》不在文字，于治亂興衰之故燦若指掌，五經奥義具在其中。苟有用我，舉此可行也。」子向高，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忠，相業經綸，載在《明史》。

吴公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疏乞歸養。父殁服闋，仍不入仕。居武彝山，著述十有七年。越中張太史元忭入山訪之，微諷以仕，答曰：「士各有志。」萬曆十五年，廷臣袁洪愈等交薦，召赴闕，復力辭。貽相臣書曰：「昔唐元和進士費冠卿以禄不逮親，永懷罔極，隱于池陽九華山。御史李行修薦舉，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愚願效之。」吏部復言聖世禮賢，首崇恬退，必使清節之人得被寵榮，乃可以廉頑立懦，風勸士人，授儀制司主事。後又推尚寶丞，而公先期病逝矣。著有《易詮》、《古本學庸大旨》、《論格物書》、《性氣説》諸編。

盧公應瑜，字叔忠，順昌人。隆慶丁卯舉人，知遂溪縣，遷潮州同知。治河有功，掛冠歸養。著書闡明格致一貫、中和夜氣之旨。

周公一陽，字養初，臨漳人。究心理

學，隆慶間新置海澄，以公應貢。歷官儋州學正，投檄歸。嘗言：「《大學》言誠，《中庸》言中，《論語》言仁，《孟子》言仁而兼義。乃虞廷授受，祇一中字。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未發性也，會一未發，欛柄則隨所作用，無施不可。」孫起元，字綿貞，萬曆辛丑進士，歷官都御史。巡撫吴中，以忤璫繫獄死。

楊公道會，字惟宗，號貫齋，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初令黄巖，息訟緩徵。歷遷工部郎，榷木南關，政寬而税額缩。公第如額報，不慮縮額，木商大感。出知台州，巖民襁負道迎不絶，倭寇不敢犯境。遷廣西提學副使，時臬僚多闕，兼署諸篆。視學之暇，一平府江猺，一平岑溪猺。既成功，又仰屋嘆曰：「猺雖平乎，吏墨而刻，豪蠹而侵，此亂本也，其可勿問？」遷湖廣參政，分守荆南道。道有香璫，久與士大夫爲難，公至，驚爲神人。轉布政右使，值楚宗獄起，公按獄，但罪首禍者，不干連多人。未幾，轉左，自親王而下皆具禮待之，曰：「大家巨族，且厚本支，況天潢乎？」因入覲，乞歸，許之。公貞而不諒，和而不流，生平不齒榮利，未嘗一至權貴人門。嘗言理學盡于《性理》，往鑑備于《綱目》，因取《性理》精言，採入《程朱全書》、《近思録》，爲《性理抄》。修史依《春秋》、《綱目》例，纂成，自作論贊，有《史綱節要》行世。弟道恒、道賓，俱有時名，而道賓登萬曆丙戌及第第二人。

盧公一誠，字誠之，福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行人。歷遷南京户部郎。江右守臣爲南昌、新建二邑請改折，邑多貴人，莫

敢難，公曰：「南都根本重地，四方多故，兵食日增，虛廪庾以自弱，非計之得。」力格之。白下士大夫俎豆王新建，招公入社講學，謝不往，曰：「吾不能口誦程、朱而心叛之也。」出知潮州，毫無染指。有黠僚篆郡権，乾没多，以其餘遺公，公怒叱之。臺使知其廉，欲并屬以権事，公曰：「奈何奪丞倅職！無已，請爲稽覈可耳。」凝操峻行，爲守郡僅見。著《四書講述》行世。

陳公第，字季主，連江人。嘗謂《易》起於一畫，包涵萬有，初未有文字也，古今諸家皆言卦不言圖，是舍本而尋末。故作《伏羲圖贊》，一筆圓成，不待奇耦離析，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悉出自然。又以《詩》本聲教，宜可咏歌，世人知文不知音，何以被管絃，奏朝廟？因作《毛詩古音考》。又有《尚書疏衍》、《麟經直指》并雜著等書行世。公起家京營，歷任游擊將軍，而能精究聖經，亦今古所希見。

蘇公濬，字君禹，稱紫溪先生。少以理學自任，爲文出入經史。登萬曆癸酉鄉試第一人，丁丑成進士，授南刑部主事。丁外艱，除補工部，董慈寧宫事。先簿正，中貴人不得爲奸利。江陵相有疾，九列爲祝釐，部尚書以祝詞命公，公弗屬也。分校禮闈，及督學浙江，皆有藻鑑聲。遷陝西參議，領商洛道，捐俸葺庠，與秦士談經講藝。或單騎行村落，父老持酒携蔬來餉，公酹而嚼之，若親父兄。秦中苦役，白兩臺用條鞭法，民困以蘇。商洛有礦盜數百，移檄諭之，皆解去。遷廣西參政，領桂平道，政尚簡易，興文化俗，手修《廣西通志》。以平猺

擢貴州按察使，未幾謝病歸。有强留者，公曰：「用世如虛舟，存而不繫，過而不留，不以天下爲己有。出世如游魚，游乎江湖，忘乎江湖，不以己爲天下有。」亡何卒。公不設道學之名，而深造有得，居家以孝弟爲宗，當官以義利爲防，廉不買聲，介不絶俗。仰思俯視，充然有得，其胸懷廓落，洞極無際，時或登山臨流，觀化自適。著有《四書解醒》、《易冥冥編》，與蔡氏《蒙引》、陳氏《淺説》並傳，又有《三餘集》、《漫吟集》、《生生篇》。其《雞鳴偶記》一書則躬行心得之言，與虛齋《密箴》相表裏，若《酒經》、《得得篇》則娱心曠志之文也。

李公光縉，字衷一，晉江人。二歲而孤，師事蘇紫溪。善古文詞，領萬曆乙酉鄉薦第一。著述甚富，尤喜序述節烈忠義事，其文章悉嘔心而出，不輕下一語，學者稱衷一先生。著《易經潛解》、《四書臆説》及《景璧集》二十餘卷。

張公廷芳，晉江人。父謙齋，以文學召爲石井書院司糾。公能修父業，講明理學，冠婚喪祭，一遵《家禮》。自號退密翁。嘗著《易經十翼章圖藴義》十卷。

蔡公宗禹，字寶元，漳浦人。父大壯，字丕禮，受業周翠渠，告以主敬之學，充然有得。以舉人任寧鄉知縣，大書「居敬」二字于衙齋，銘曰：「遠敬君，近敬身，幽敬鬼，明敬人，必至無所不敬，庶幾不負吾學，不負吾身。」凡折獄必引經文爲斷，民以事至邑者，必問曰：「讀書乎？」則告以講習之法，或曰未也，則曰：「爾父誤汝矣。速

教汝子，勿蹈汝父也。」所有田宅悉以均諸兄弟。著《毛詩釋義》。

公秉性剛介，明敏過人，少年讀書，但求大意，不事鈎索，乃父教以因經求道，因物求知，一日大省。萬曆間貢入太學，大司成葉臺山稱爲天下士，屢贈以詩，于是聲名藉甚。登辛丑進士，司李鎮江。甫下車，首嚴左道之禁，勸諭空門還俗，僧寮道宇，置役守之，以絶士女之往來，而緇衣黄冠經入人家者有罰。法令嚴明，人莫敢犯，惟罪跡未著，或已著而情屬可矜者，率多平反。郡丞某，墨而殘，欲以其私害人，公争之强，致失丞歡。丞方攝郡，上官檄公使代之，丞益恨，搆陷萬端，遂被劾，謫湖州照磨。覈其事，皆烏有。未幾，丞亦敗，彈丞者以螯公爲名，公得白，補授麗水令。冰蘗自矢，園有椿樹，菹之以佐食，蒼頭短衣不完。所得俸錢悉以興學校，資貧士。凡有淫祠，悉改爲書院，而逐其住僧，日與諸生談經講道其中。講畢必謂曰：「吾所持以爲治者，此耳。然天下事宜古不宜今者多矣，凡諸政令有不便于民者，諸生匡我哉。」歲饑，貧無可賑，勸諭諸富室爲糜以濟，而自賦詩以歌其事。富室益樂于爲善，全活不下萬數。以疾乞歸，講學於湖西書院。終日正容危坐，諸生非加冠束帶不敢至前。曉集必拜，有問必趨，退則一揖而别。自臨文作字以至洒掃應對，莫不循循然有規矩，几席之下儼若朝儀。四方負笈來者，至房舍不能容，别結草廬以居。公當風清月白時，提茗挈果，放舟湖上，顧謂門弟子曰：「『活潑潑地』，❶何人解得？向來

❶「潑潑」，原作「潑」，今據《二程集》補。

到此，塵慮盡消，不啻如湖泉萬斛洗腸胃也。先儒所謂『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此時此景，殆庶幾乎！」生平爲學以力行爲主，獨往獨來，不儕流俗，而婚娶喪葬，一遵《禮經》。足跡不至寺觀，僧巫術士弗與交談，曰：「磨不磷，涅不淄者，聖人事也。吾輩自揣堅白如何，果能磨涅無玷乎？吾不能爲柳下惠，且先學爲魯男子。」或以舉業爲道學病者，答曰：「君勿蹈時趨，但從程、朱講解，則舉業即道學矣。」又曰：「陳布衣先生有言：『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年七十餘卒。先生爲人明敏，治郡治邑寬嚴並用。生平屏絶異學，宦跡所經，僧道裹足，其闢邪崇正之功，更不在韓、狄下。今子孫猶能世守其訓，凡吉凶事不仗僧巫，尤近世所希覯者，宜爲有家之法也。

所著有《明誠解》、《程朱要言續》、《毛詩釋》、《史記一家言》、《叢桂軒語録》、《杜詩註釋》等書。學者稱震湖先生。時江右羅公倫、浙中豐公熙皆謫戍鎮海，而同邑薛公士彦亦自雲南布政使致仕歸，相與講明正學，有鄒、魯之風。子一橙。

一橙，字廷黄，别號伯梁。充養和粹，雅志經學。黎明必起危坐曰：「此平旦清明之氣也，孟子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正在此時，其焉可錯過？」或告以姚江良知之説，則曰：「世守程、朱門户，未便操戈入室也。」領萬曆丙午鄉薦，每公車北上，載籍千卷以行。其于濂、洛、關、閩之書，雖驢背板橋未嘗釋手，曰：「吾敬此如神明，庶幾不見不聞中不敢自肆也。」著《四書提旨》、《詩經會解》、《布衣心圖註》。與晉江蘇紫溪友善，書問辨復甚多，子孫各守家學。

高公一賢，龍溪人。性好學，持《周易》程、朱傳義端坐雲洞中一年，始作《易解》。以貢入成均，領萬曆乙卯順天鄉薦。

林公鈿，字良章，將樂人。萬曆間貢士。時宋儒羅豫章、李延平二先生未與從祀，公請於督學熊公尚文，行之。復刊《楊龜山全集》，著有《澹寧集》行世。時有賴公汝允者，亦請羅、李從祀，而龜山先生之祀則自何公昇請之。何、賴二公，皆公同郡人也。

王公志遠，漳浦人。祖會，以舉人知道州，政尚寬仁，有招撫功。公登萬曆十七年進士，歷户部郎中，贊襄大禮七次，省金錢百萬。中使有徵求者，力争抗疏，屢干宸怒，出爲湖廣參議。陞四川右布政，罷免坐税及茶鹽税歲五萬兩有奇。尋轉廣東左布政，以勤勞卒于官。著《書經解》、《中庸説約》、《王氏四書》，又有《竇廉堂疏》、《鈒鏤稿》、《意雅涉筆》等編。弟志道，登四十一年進士，歷左副都御史。弘光嗣立，起授吏部左侍郎。著有《易解》、《六十四卦名》、《千續韋編》，又有《詩經疏》、《松關書義》、《陰符解》、奏疏、《如江集》等書。

林公祺，龍溪諸生也。少豪宕不羈，後乃收斂力行，閉户著書，人無知者。母没，哀毁骨立，足不出門。年三十餘卒。所輯有《續伊洛淵源録》、《考亭源流録》、《考亭麗澤録》、《高東溪遺澤録》、《陳布衣文抄》、《漳獻備忘》、《漳文備忘》、《古今指掌録》。

林公胤昌，號素菴，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以忤權貴，借他事下詔獄。百日，歸家講學，從游者屨滿。著有《易史象解》、《廣占續》、《小學春秋總論》、《泉山小志》、《經史耨義》、《旦氣箴》、《百夢草》、《筍堤集》等書。

蘇公鼎實，字道宏，晉江人。性警悟，絶意仕進，究心伊、洛之學。著《尚書明説》、《四書註補》、《性理約言》、《人物傳評》、《古今鑑略》。

林公子雲，字質夫，臨漳人。潛心理學，躬行實體，著《易説》十卷。官融州教授。

林公甫任，晉江諸生也。少志聖學，取六經及宋儒書讀之，寒暑不輟。作《四面圖纂》以自記，曰居敬，曰立志，曰進學，曰遠識，自謂「敬」一字持之最堅，雖白刃莫能奪也。所著有《詩經翼傳》、《四書管見》、《感省集》。

鄒公大猷，字星臺，建寧人。歷益陽教諭，矩步動遵先民。傳經授徒，務在實行，遇人雖年少，必均以禮，或訓以格言云。

李公仕弼，字君佐，晉江人。善治經，爲諸生祭酒。遠從伊、洛，近守文莊，體裁自家，淵源往哲，學者師之。

李公逢期，字維徵，晉江人。以貢士任瀧水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寧波教授。以禮讓風士，士林胥化。其學以不欺爲標領，

孝弟爲粟帛，整齊嚴肅爲步趨。轉鎮海衛學，寧人奔送百餘里，數日不絶。終藩府紀善，祀寧波名宦。所著有《四書易經隨筆》。

著書諸公

張公書紳，著《四書心旨》、《會宗禮記》、《纫裘正文》、《疑隱關鍵》。

徐公梠，字子瞻，著《周易通解》。閩縣。

黄公文焕，字維章，著《詩經四書瑯環》。永福。

張公以寧，著《春秋論斷》。

翁公興賢，字懋卿，著《易經理解》。侯官。

林公茂槐，字稚虚，著《訂訛音韻》、《字學書考定正》、《四書經史決疑》。福清。

何公宗魯，字宗可，著《詩辨考証》。福清。

卓公衍祥，著《書經删補》。

林公世陞，著《毛詩人物考》。

王公大覺，著《易詩解》。

陳公址，字道從，著《易經摘説》。連江。

王公夢麟，字維振，著《北山讀易記》。閩縣。

鄧公原岳，字子高，著《禮記參衡》。閩縣。

鄧公原宗，著《禮記詳説》。閩縣。

鄧公原芳，著《禮記叩鳴》。閩縣。

鄧公廷曾，著《禮記訂補》。閩縣。以上俱福州人。

周公京，著《周禮句解》。

盧公廷選，字鉉卿，著《尚書雅言》、《四書實義》。

林公全，著《易苑叢圖》。

林公澄源，字仲清，著《書經四書講義》及《悟性吟》等編。

郭公良翰，著《周禮古本訂注》。

陳公言，字直昌，著《尚書講義》。

龔公霖，著《春秋發明》。

林公東海，著《四書集解》。以上俱興化莆田人。

曾公化龍，字大雲，著《易醒解》。晉江。

黃公國鼎，字九石，著《易初進解》。晉江。

林公存，著《易説》。晉江。

張公治具，著《尚書會解》、《四書初説》。晉江。

劉公弘寶，字公可，著《尚書説》。晉江。

蘇公庚新，字子白，著《四書翼箋》、《易經管見》。晉江。

莊公奇顯，字允元，著《尚書指南》及《通鑑性理删》。晉江。

鄭公維嶽，字孩如，著《易經密義》、《四書正脉》、《禮記解》。南安人。以上俱泉州人。

陳公富，著《平心》、《澄氣》二箴。龍溪。

林公敬，著《詩經講義》。漳浦。

江公環，字縉雲，著《詩經衍義》，盛行海内。漳浦。

陳公魁士，著《天文節要》、《地理全集》。漳浦。

何公楷，字位子，著《四書字考》、《考定古文孝經》、《古周易訂詁》、《詩經世本古義》、《春秋繹》等書。漳浦。

黃公道周，字幼伭，别號石齋，著《易象正》、《三易洞璣》、《易本象》、《三易軒圖》、《三易箕圖》、《六十四卦要説》、《革象新書》、《筮命太咸》、《洪範明義》、《典謨集

傳》、《禹貢明義》、《政官集傳》、《吕刑明義》、《疇象》、《詩序正》、《詩撰》、《詩表》、《春秋表正》、《春秋撰》、《春秋軌》、《三禮儒行集傳》、《緇衣集傳》、《坊記集傳》、《表記集傳》、《月令明義》、《孝經大傳》、《孝經贊》、《孝經外傳》、《孝經定本》、《孝經别本》、《續離騷》、《神宗實録》、《興元紀略》、《駢枝别集》、《浩然堂文集》、《榕壇問業》、《明誠堂問業》、《北山問業》。漳浦。

戴公廷槐，著《易學舉隅》。長泰。

陳公九敘，著《心源録》。漳平。以上俱漳州人。

蕭公來鳳，字舜儀，著《演宗問答》。

游公居敬，字行簡，著《五經旁訓》。以上俱延平人。

林公命，字子順，著《正氣録》、《春秋訂疑》。建安。

龔公釜，著《古學編》。建安。

鄒公希賢，著《春秋正解》。建安。

滕公伯輪，字汝載，著《羲經要旨》。甌寧。

魏公濬，著《易義古象通》。松溪。

謝公時可，著《左傳管見》。以上俱建寧人。

張公能恭，字禮言，著《禹貢訂傳》、《忠定奏議》、《天地人文》八十卷。邵武人。

黄公乾行，字大同，著《春秋目録》。福寧。

陳公褒，字邦進，著《易書詩緒説》、《禮記正蒙》。寧德。以上俱福寧州人。

聖學宗傳

〔明〕周汝登　撰
陳虎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聖學宗傳》十八卷，明周汝登撰。周汝登（一五四七—一六二九），字繼元，又字海門，嵊縣（今浙江嵊州市）人。生於書香門第，其父周謨、叔父周震均傾心於儒學，周汝登本人則曾受教於心學大師王畿、羅汝芳。著有《海門先生集》《東越證學録》《聖學宗傳》等，皆行於世。《明史·儒林列傳二》《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嵊縣志·人物志·鄉賢》均有傳。

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周汝登中進士，後歷官至南京工部主事，仕途平順，每到一任地便會在當地舉行講學活動。萬曆十五年，集資創建鹿山書院，與袁日新等人聚集於書院講學。萬曆二十年，爲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參與盛名一時的南都講學。萬曆二十七年，辭官歸鄉，與陶望齡共同組建「證修會」，於月會之日一同講學，以發揚王陽明良知之學爲宗旨。萬曆二十九年，於故鄉建立宗傳書院，並於書院左側建一海雲庵，後闢爲海門書院，於此講論孔、孟思想要旨。並摘取前人語録，編《朱子語録》《程門微旨》及《王門宗旨》等書，爲後來《聖學宗傳》的編撰奠定了基礎。

萬曆三十三年冬十月，《聖學宗傳》殺青壽梓。該書前五卷爲宋代以前之學術，卷六至卷十一記宋、元諸儒，卷十二至卷十八記明代諸儒，止於羅汝芳。其目的是透過古今學術遞嬗，以確立王陽明之學的正統地位。所以這實際上是一部以「心學」爲主題，主要記録遠古至明朝儒家學説源流與發展的學術史著作。

在編撰體例上，每一篇大致包括學者的小傳、論學語録、詩文、後人評語及蠡測等幾部分。小傳主要介紹傳主的姓名、字號、籍貫等基本資料，説明傳主的學術成長經過、師承關係，並列舉事件加

以説明。偏重於記載傳主的學術成長之路，或選録一些能反映傳主人格之事，對於其他與學問没有直接關聯的生平事跡則較爲簡略。論學語録，主要摘録傳主論學的文章或語録作爲讀者瞭解傳主思想的依據。詩文，在記録論學語録之外，對於少部分有詩作的傳主，也將其詩作著録於篇後，期望藉此使讀者對傳主的思想能有更深刻的體會。後人評語，由於有些傳主資料較少，周汝登在説明時便會加入後人的評語作爲輔助。蠡測，是當周汝登對傳主事跡或思想有心得時，以「蠡測曰」的方式闡述自己的見解。雖然在編撰體例上並非完全統一，但大致而言，此書已有學案體裁的雛形。

此書，《明史·藝文志·子部·儒家類》《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十八·傳記類存目四》及乾隆《浙江通志·經籍志》等均著録爲十八卷。現所能見到的主要刻本有：

一，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東越王世韜等刻本（以下簡稱「三十三年本」），十八卷六册，卷首有鄒元標序、陶望齡序及余懋孳後序，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單欄，版心花口，單白魚尾，魚尾下記卷次，版心上方記書名，下方記頁數。卷一首頁版心下有「山陰馬忠刊」字樣。《續修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即據此本影印。

二，國家圖書館和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方如騏等校刻本（簡稱「三十四年本」）。該本與三十三年本屬於同一版本源流，不同之處有：一是三十三年本有鄒元標、陶望齡及余懋孳三序，而三十四年本則僅有余懋孳及鄒元標序。二是三十四年本目録之後，有黄卷所作《道統正系圖》和《道統問》一文，採用問答方式，説明將道統如此系聯之原因。文後附海門之按語，末有「門人方如騏、王業浩校刻」字樣，三十三年本則無。三是與三十三年本相比，三十四年本卷三首條「孔子」之内容，文字調整較大。可能是爲了與全書體例統一，不僅將孔子的生平前移、孔子語録

及後人評述置後，而且對孔子生平做了增訂，又對孔子語録做了大量删訂。其中，後兩頁爲了版面銜接不露破綻，不惜犧牲内容的合理編排，致有失原編之宗旨。

本次校點，以明萬曆三十三年王世韜等刻本爲底本，以三十四年本爲校本。校本卷首之黄卷《道統正系圖》《道統問》及海門之按語，頗有價值，故本次整理時依原次序將其補入底本；又將校本卷三之「孔子」一條作爲「附録」補於書末，以備讀者與底本相應内容參照。由於該書流傳版本單一，無其他不同版本作爲比勘，所以在校點過程中，儘量採用與傳主相關的文獻進行補充，以期爲讀者提供較爲可靠的資料。

校點者　陳　虎



聖學宗傳序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於是系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兹」，子輿氏曰「見而知之」，曰「兹與之」，雖不明言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而仰觀太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言矣。

予友紹興周子，早志真宗，學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之人不曙斯義，乃遡自羲、軒及我明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宗傳」。蓋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千百萬世無弗同，獨奈何不求者既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横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之烈焰，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予今兹書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渾、灝灝、噩噩之天，未嘗不神遊心醉。」厥後源遠派分，辯駁愈多，心愈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其何已時？

長天永日，恃有此真性在。真性不昧，直息諸見揖唐、虞、周、孔羨牆間。兹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時萬曆丙午仲夏月，吉水鄒元標爾瞻父撰。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本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静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

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潢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孤流，雖洑地經川而難混。遠尋脉絡，若滲枯漉血，祖禰必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契。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啟榛途，易投錦穽。大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己，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密而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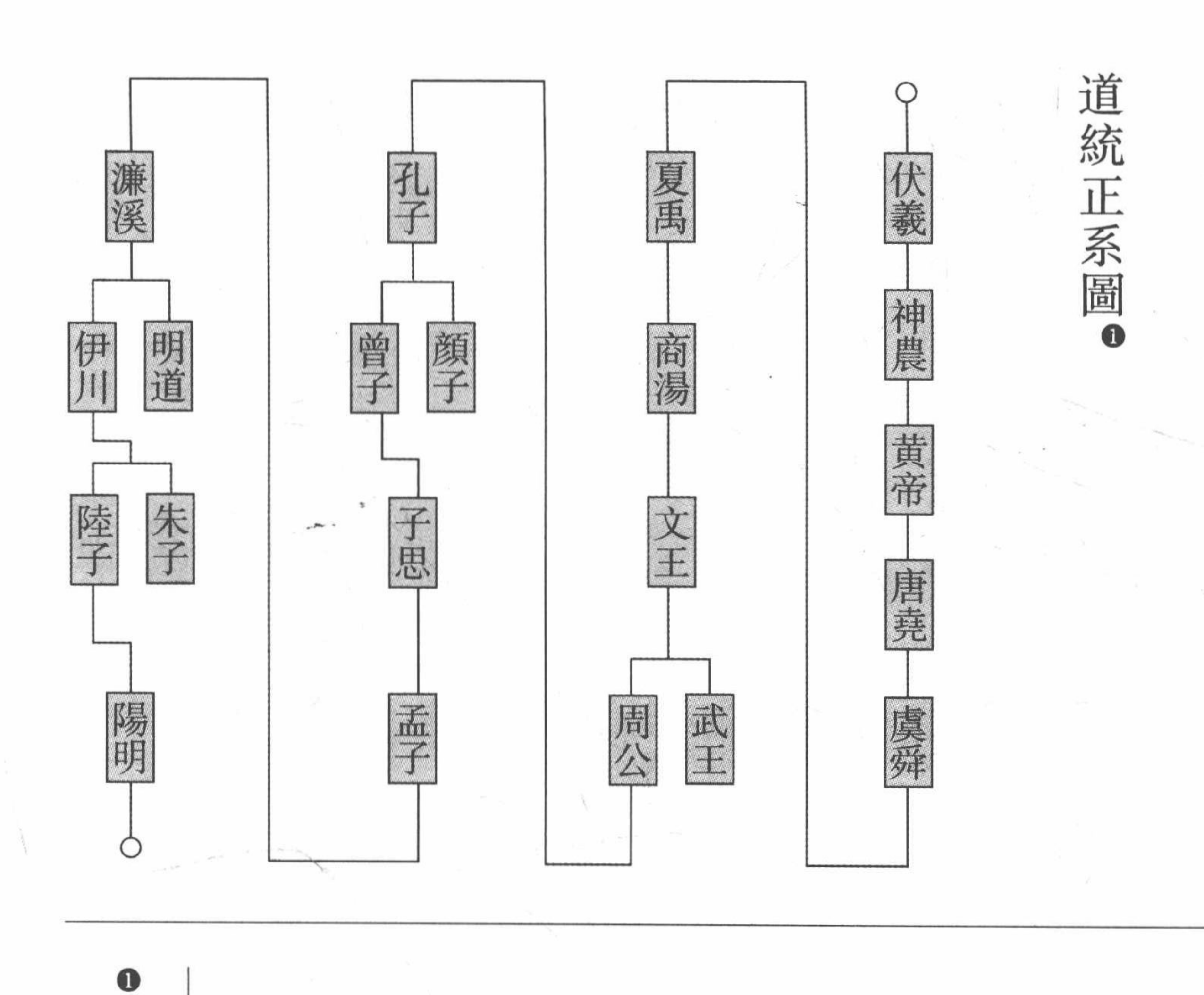
更啟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八荒我闥，會之爲己而何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平蕩之途，蒙隱怪詭奇之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真功。而猥以爝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頞運臂，輒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即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於杳冥，涉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術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甘滯言筌、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椎《詩》《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羨八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期走胡走越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膚詞，而欲闡繹聖真、彌綸大道，不亦遠乎？是以五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

斷自義、軒，臻于晚近，將聖晞賢之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記事傳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皮，鑽腋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惠之功，於斯爲大。

於戲！古人有言：「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没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斯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晝塲、履豨且資心悟，況夫精義入神之絶學、皇王睿聖之真宗？而瑩見聞多岐之塗，狥口耳數寸之内，北轅適郢，曷喻其愚？然則事資鞭影，兹策具存，道契斲輪，其人有待矣。

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曧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會稽陶望齡謹序。

道統正系圖❶



❶ 本圖及下《道統問》、按語等，原無，今據三十四年本補。

道統問

或問曰：「韓愈《原道》以道統始於堯，子必始於伏羲、神農、黃帝者何也？」曰：「伏羲畫八卦，太極開而道可演；神農教耕稼，民生遂而道可明；黃帝制冕服，禮樂興而道可闡。道統之原，實基於此矣。吾固系三聖於唐堯之上者，述朱子之意也。」曰：「韓愈以孔子傳之孟軻，子必增以顏、曾、子思者何也？」曰：「顏子聞博約而見卓爾，曾子聞一貫而悟忠恕，子思纘家學而作《中庸》，授守之真莫切於是矣。吾固增三子於孟子之上者，補韓愈之缺也。」曰：「朱子以二程接孟氏之傳，不計其泯濂學；伊川以明道續孟子之後，不嫌於背師教。子必增之以周子者何也？」曰：「道體之契，上接洙泗之源；《圖》《書》之旨，下開河洛之派。繼往開來之功，於茲爲大。吾固增周子於二程之上者，信諸已也。」曰：「程子之後，有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諸人也，子遂系之以朱、陸者，其意何居？朱、陸之後，有草廬吴氏、魯齋許氏、薛文清、胡敬齋諸人也，子遂系之以陽明者，其義何在？」曰：「吾嘗觀祀典焉，有大宗之祖，百世不遷者也；有小宗之祖，四世而祧者也。曰楊、曰羅、曰李者，小宗之謂也；朱、陸其大宗乎！曰吴、曰許、曰薛、曰胡者，是亦小宗之謂也，陽明其大宗乎！」曰：「吴、許、薛、胡，一皆精思實踐，當不在陽明之下，子必以陽明爲大宗者何也？」曰：「良知之教，照耀

萬古，及門之徒，幾至四千。孔子云：『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問者唯唯而退，卷也私識其問答之言，以俟有道統之責者於是乎采。

奉新黃卷謹誌

按：黃公卷，别號牧山。嘉靖丙寅，爲楚宜城學訓。重刻《陽明先生年譜》，并著是《圖》與《問》。襄陽令王子業浩，寄以示余。余覽之，見其信陽明篤，敘統系明，非實有所詣者不能，而何其名實之未甚顯赫也。江右多賢，如龍麟淵藪，不可勝窮，固如此矣。余作《聖學宗傳》，此《圖》《問》足相發明。《問》中止言大宗、小宗，而《宗傳》則大宗、小宗之下，羣孫諸從皆所兼收。人惟於大宗之面目精神思成默契，其餘自能通貫且識親疏。故余重有取于茲《圖》，以冠《宗傳》之端云。

剡溪周汝登謹書

門人 方如騏 王業浩 校刻

聖學宗傳卷之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𣚨 王繼晃參閲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伏　羲

伏羲氏風姓。生有聖德，象日月之明，稱曰太昊。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

邵氏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生於心也，先天圖者，[1]環中也。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羅氏曰：「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竭力窺覷。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争奈他志力精專，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虚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箇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秃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

蠡測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

[1]「者」，原作「中」，據《皇極經世書》卷十三改。

一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强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善乎負苓者之言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説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嗟乎！負苓者之言，其有所感也夫！

神　農

神農氏姜姓。初藝五穀，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民疾。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争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

蠡測曰：《大學》首言「知止」，此《連山》之旨也。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是時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

蠡測曰：古稱黃老，老子有五千言，而黃帝之書莫詳。史載存亡之難、死生之說，而竟不言其所以難、所以說。《素問》等固不足以當之也，惟《列子》有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所謂難與說者，或類是與？ 他見於諸子中者良多，而人頗疑之，故不具采焉。

顓頊

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父摯，受封於陶，

又改國於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時年十五，都於平陽。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遜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一百歲，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

初，帝遊於康衢，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蠡測曰：帝堯首揭中字，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啟也。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矣。夫中亦强名，「疇咨若時」，時即中之謂也，亦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異名，隨用而異施。曰「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之别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之妙用也，非有二也。是故慈湖楊氏曰：「『疇咨若時登庸』者，言誰乎？嗟哉！有能順是者乎？吾將登用之。時即道也，天地間惟有此道

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又曰：「帝堯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欽明文思外，復有所謂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而被四表、格上下。」

帝舜

帝舜姚姓，名重華。始爲虞氏，唐堯壬午，生舜於姚墟。父瞽瞍頑，繼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侍親拊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四海。耕於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所至嚮合。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苦，無入而不自適也。後瞽瞍亦允若。堯在位七十載，求賢巽位。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

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帝館之於貳室，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二女，事之九子。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徽典，無或不從；賓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於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歲，舜遂攝位。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文祖，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五載，《簫韶》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狩觀風。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諴感神，矧茲有苗。」帝命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命之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求人而佐焉，帝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舜初命夔，其道多端，而夔以擊石拊石了之，可謂簡徑妙密。帝亦以爲「一而足」，此君臣相與之微、樂之精也。其後，夫子語太師之樂，不言制度器數，而直云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爲樂之成。孟子告齊宣王，以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在心上求，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千聖授受，蓋無有不統於宗者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十有八載，崩於鳴條，壽百一十二歲。

舜爲君，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字道字雖少別，而心止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

蠡測曰：史稱玄德，玄之義微矣。慈湖謂：「《簫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以能使百獸率舞？」淮南亦謂：「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夫知玄之義，而後知舜。雖然，人能返照，何德不玄？所謂舜人我人爾。」後世

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然觀虞廷，則止言心矣。明道謂：「即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别無天。自然者，即吾心不學不慮之良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天與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乃所以爲惟一也與。

大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禹祇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泝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秉德之士。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之女，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生子啟，呱呱而泣，禹弗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蝘蜓，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須臾，龍俛首曳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舜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禹。禹讓位商均，萬民不附，追就禹所。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崩於會稽。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呂氏曰：「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劉氏曰：「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有生之類，莫不欲愛利之。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癢痾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毁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惟欲適己。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蟻蝨；王愷發一快心，截蛾媚如芻俑；李斯發一饕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禹之

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摇，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静，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思無慮，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楊氏曰：「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

蠡測曰：孔子贊堯曰「無能名」，贊舜曰「無爲」，贊禹曰「吾無間然」。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曰「與人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於孔、孟贊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入也已。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隤。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臯陶佐舜爲士師，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兹。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楊氏曰：「萬幾，此心念慮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禹曰：「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楊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固有者，天也。聖人所爲，無毫髪人爲。五典曰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静罔不純於天。故無爲而治者，天心之無思無爲也。」又曰：「皋陶言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慎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皋陶、益之所以爲皋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

蠡測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凡所云兹，即堯所云時，故謂之道在。未有知，乃所以爲真知，故謂之見知。皋陶真得其宗矣。

成湯

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以幣聘之。桀殺直臣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況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夏桀無道，殘虐日甚。遂伐桀，放於南巢。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陸氏曰：「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湯之過也。」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卞隨、務

光者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即位，作誥誕告四方，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十有九祀大旱，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禱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宫室營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讙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首。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三十祀，湯崩，年百歲。詩人歌之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

劉氏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爲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始焉色受聽諫，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没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日新又

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故曰以禮制心。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寔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寔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啟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蠡測曰：天之一字，自皐陶發之，實莫爲而爲之意。至湯，乃有「上帝降衷」之言。人遂執以爲性，真天降若有所與受然者。夫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之意思耶？亦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説，以遡湯之旨者，必了了於程子之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尹者，正也。爲湯阿衡，使之正天下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三使聘尹，尹幡然而起，五就桀而桀不

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湯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湯崩，相太甲，作《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放之於桐宮，乃自當國，以朝諸侯。

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於亳。陳戒於太甲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蒸民之生。」

太甲崩，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

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陸氏曰：「《尚書》一部，只是説德。而知德者實難，『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蔡氏曰：「所謂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陳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取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之心也。」

蠡測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則直以見知歸之。然則，任指所遇而言，非真有歉於時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即是一，

一即是德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天下信之若心目，此寧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此覺而已矣。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矣。

傅說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曰：「啟乃心，沃朕心。」說對揚休命，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蠡測曰：學之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有善喪善，矜能喪能」者，明無善之善、無能之能也。「允懷于茲」，造次顛沛必於是也。「道積厥躬」，道從身得，非外身而有也。「惟斆學半」，教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罔覺之學不從人得也。古訓精一執中之言成憲，堯、舜之心法也。「罔覺」即皐

陶之「未有知」。「允懷于兹」，即「念兹在兹」，以是見聖聖相傳，一脉而已。惟是恭默之主，當與難名、無爲並稱。而謨、訓不著，獨此恭默思道，與啟心、沃心之言，亦足想見其微矣。詩人歌之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詩》言赫赫濯濯，非顯正其所以爲恭默也？《書》言恭默，非寂正其所以爲聲靈也？《詩》《書》之旨密矣。

泰伯

泰伯，周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一名虞仲，少季歷。泰伯與弟仲雍，亡如荆蠻，文身斷髮，荆蠻人君事之，因號爲句吴，稱吴泰伯。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陸氏曰：「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説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説來。夫知血脉之説者，而後知皮膚之非所以論人也已。」

蠡測曰：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絶人類。據其踪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不然，而無此斷案，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舊説太王有剪商之志，欲傳季歷以及昌。而泰伯、仲雍逃去，以成父志。夫啚人國於二世之前，此操懿之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無以爲八百年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曰「實始剪

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彼泰伯之逃，意不可測，不宜强爲猜度。三以天下讓者，泰伯之德，即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而去之不居，是其讓也。故于舊説，俱無采焉。

聖學宗傳卷之一終

聖學宗傳卷之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校正　王繼樸參閲

文王

文王，名昌，季歷之子，嗣爲西伯，周公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爲世子，朝於季歷，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竪曰：「安。」西伯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竪以告，西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西伯之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者。伯夷、吕望聞西伯善養老，來歸，以就其養。吕望已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獵，載之以歸，尊之爲「太公」。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昌黎爲《羑里之操》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曰：「韓子《琴操》道文王意中事。」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悦，乃釋西伯。

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虞芮之

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慚，相謂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薨，年九十七。詩人歌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初，文王在羑里，因伏羲所畫之卦，演彖詞焉，是爲《周易》。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陸子曰：「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虚，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

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楊氏曰：「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易，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

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包羲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爲⚊。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己，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者，吾之⚊也；⚋者，吾之⚋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乾者一畫之坤，坤者兩畫之乾也。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也？天有陰陽、日月、明

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兑』。兑，説也，明乎我之説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

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兑，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指吾之始名之曰『元』，言吾之通名之曰『亨』，言吾之利名之曰『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巽、兑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

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欣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此心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

沉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

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又曰：「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唯知有説有義之謂《易》，不知無説無義之謂《易》。説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説，而況於無説而彊鑿其説、無義而彊起其義乎？深悟無説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

劉氏曰：「《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虞翻、陸希聲深矣，皆托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説。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説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説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

《乾》之《彖》曰：「元，亨，利，貞。」

楊氏曰：「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已，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于他乎？」

蠡測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

而或者擬議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爲齊其末，君子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時潛而潛，時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亢，所謂時承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于其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强不息而已。自强不息，非有所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又曰：《易》之道明説「屢遷」，「不可爲典要」，故此六爻之用，謂一人占一爻可，謂終身具六爻可，謂一日之間、一事之頃、一念之微而具六爻亦可。潛中有見，亢中有惕，躍中有飛，飛中有潛，以至展轉變化，莫測其端，蓋不可以言解，不可以慮通者也。嗟乎！安得忘言絶慮之士，而與之論六龍之用哉！

《坤》之六二，周公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楊氏曰：「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習者勉强，本有者奚俟乎習？」

蠡測曰：《文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是知有所疑者，便不直、不方、不大，假習而反不利，故學求無疑而已矣。前所云「知至知終」，是所以爲無疑也。

《蒙》之《象》，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楊氏曰：「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謂作聖之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言動而已。」王氏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之者曰静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智巧、無伎能、無算計，純一無僞，清静本然，所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静之體，不以人爲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竅於混沌，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算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清静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履》之九二，周公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子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楊氏曰：「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胸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己，非外取其道也。其曰『貞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足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

《豫》之六五，周公曰：「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楊氏曰：「未能無我，其中未能盡亡，故爲正道之疾。『恒不死』，言其意終不死。《象》曰『乘剛者』，九四爲剛，六五乘之。剛

者堅物，人執義之堅如之。然此乃妄意强立己私，此心中虛，實無有我。其妄立我乃外意爾，非虛中之所有。故《象》特發『乘剛』之象，以明其在外『恒不死』之象。學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脱然而虛者往往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復》，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楊氏曰：「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啟之，必從其易明之所而啟之。萬物芒芒，萬物循循，難於辯明，陽窮上剥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羅氏曰：「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内，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静天完而復自純矣。若謂有端可求，有象可覩，是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哉！」

《无妄》之六三，周公曰：「无妄之災，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楊氏曰：「六三，无妄之爻非爲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本神、本明，志在於善，反罹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静，得静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無得則得無得，得無得則又失有得矣。有得非粗，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深無窮。惟自覺者四闢六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窮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況於有得乎？故取『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九五，周公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楊氏曰：「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此爻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大休无妄，起意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此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

明者終疑。」

《咸·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楊氏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説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説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説之道乎！」

《咸》之九四，周公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程子曰：「『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楊氏曰：「初拇二腓，三股五脢，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己私，若一物然。故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己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王氏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竅于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别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咸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塗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又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咸』，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静，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爲昧夫所爲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息矣。」

《恒・象》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楊氏曰：「『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又曰：「《象》言『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

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静論。」王子曰：「君子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王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於外。」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楊氏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是不成義理也。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陸氏曰：「但懲忿窒欲，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説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楊氏曰：「凡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己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疆，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虚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毁

譬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楊氏曰：「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恍惚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戾，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往往狗名失義，狗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子曰：「『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其背』，止其所不見也。」陸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楊氏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强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静，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矣。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耳，使有我則有所矣。」王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無思，

即爲沈空；著于有思，即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千聖之絶學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然不出位之思，即不願乎外之意，心與迹亦非判爲兩事。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是以無用爲用也。」李氏曰：「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大事也。凡爲學者，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聞見日廣，則道理日積；道理日積，則寶惜日深。日積日深，日蔽日錮，雖有豪傑，不能自解脱矣。此正所謂利欲深坑、殺人陷阱，雖聖人與居，亦末如之何者。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艮以背爲所，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無所止而自止者，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髮未净，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爲五爻，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艮趾者，步亦步之學也。艮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其可望者也。艮限者，艮於動地，而强欲其不動，告子强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艮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難以言艮矣。不艮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定則静，静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於『喪身失命』『億喪貝』『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遽止也。」

蠡測曰：文王《彖》辭，乃微言密旨，宜備述於篇，而人已熟習之矣。周公爻辭，亦因《彖》而發，故并附見，間摘其有所發明者，使得以觸類其全焉。雖然，謂之發明，猶屬意言。《易》非意想語言之所能及，在

善悟者以神會之。不然，劍去久矣。

武　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脱衣冠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九年，東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不聽，乃還師。

居二年，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矣。」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謗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

十有三年，復大會於孟津。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二月，王陳師於商郊，與紂戰於牧野，紂師敗。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問曰：「入殷若何？」周公曰：「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私，惟仁之親。」武王曰：「善哉！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

之。」武王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武王克殷，乃反商政，政由舊。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大賚於四海。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之恒者，此言之謂也。」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之類各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

銘曰：「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摇摇，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必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必崩。」弓之銘曰：「屈伸之儀，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十有九年，王崩，年九十三。

蠡測曰：藏、約二字，自精一而來。後孔門約禮，孟子守約，又憲章乎此者也，故知約則知宗矣。武王應天順人，以斯成治，而尤申問于踐祚之初者，固其無己之衷，亦闡發以示萬世之指歸，守之無弊。故曰爲子孫恒敬義者，義即是敬，非有二也。主一之謂敬，怠與欲乃其二三者耳。諸銘詞皆明此旨，亦不可以忘一語，是又其銘詞中之喫緊者哉。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一云庶兄。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宫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既克商，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

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六極。」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宫室盡爲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云。

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陸子曰：「皇，大也。極，中也。是極

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居可封。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虚言也，是妄言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則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也。」孫氏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蔡氏曰：「《皇極》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蠡測曰：皇極，即太極之謂。錫極者，愚夫愚婦可以與能也。《洪範》與《易》，皆備言天下之事物，以明宇宙間無一事一物不在吾心之中，亦無一事一物足爲吾心之礙，二書之旨，一而已矣。稽疑必「龜從筮從」者，重無心也。使汝與卿士庶民，皆從以無心，是即龜即筮，固不必以龜爲龜、以筮爲筮也。惟辟雖言君道，要亦指吾天君，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作福非作好，作威非作惡，玉食非口腹。不然，而從其小體，即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不免矣。庶徵之應，即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猶別教中所謂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

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來飄，皆同此意耳。福極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猶《易》之吉凶。聖與人同，不是聖人，有福而無極、有吉而無凶也，特其所以處之不同。夫惟其處之不同，則福固是福，極亦是福；吉固是吉，凶亦是吉。陸氏所謂論人一心者是也。《洪範》之旨無疑，而《易》之旨亦不能外矣。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仁，異於群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及武王即位，輔翼武王，用事居多。佐武王伐紂，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周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以旦待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於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册於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

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而治，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公使管叔、蔡叔監殷，二叔疑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避居東都，東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後成王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匱，乃迎公反國。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興師，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公作《無

逸》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作《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易》之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爻，爻繫之詞焉。

荀子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夫是之謂大儒之效。」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或問程子曰：「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蠡測曰：世稱周公制作勳猷，《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詞與夫歌詠文王諸詩。夫公爻詞，言言如鏡花水月，不可執捉。而後人欲以訓詁明之，若「豶豕之牙」「載鬼一車」等，皆欲强爲之解，其可通乎？孔子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謂之「樂而玩」，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味之，以不解解之，涵濡既久，一旦豁然，是樂而玩之之旨也。詩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皆宣明道奥，吐露無餘。孔子删《詩》學《易》，異世傳心，神交夢寐，全在于此。若謂欲行其道於事業

之間，豈不遠哉？爻辭宜備録，而世方專習，故間有所采，附文王編中，然終不可不備取而玩之也。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作《抑》之詩以自儆，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内。維民之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暮成。」

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衛人美之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其没也，謂之睿聖武公。

嚴氏曰：「《抑》詩自儆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大學》《中庸》相表裡。」

蠡測曰：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哲人之愚，賢知之過，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知德者也。興寐洒掃以爲民章，不外尋常而證至道也。不愧屋漏，是處皆心也。

神之格思，吾心即神也。未知臧否，未能擇善也。手攜示事，面命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静之間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抱子之知，即知也。誰夙知而暮成，即知即了，無等待也，靡盈不增也。切磋琢磨，無可添，惟有可減也。寬綽戲謔，張弛不礙也。伊、傅而後，惟武公得其宗矣。

文王篇羑，音又。虢，音闃。拇，音母，足大指。腓，音肥，足肚。脢，音梅，背肉，居心上。

武公篇暬，音薛。

聖學宗傳卷之二終

聖學宗傳卷之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參閱

孔子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何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陳子安問朱子曰：「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

蠡測曰：聖人之言，言言菽粟，無一不切緊，則當無一不體認，然亦未可儱侗已也。觀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北極，更有至要之處。不得其要，則誦法皆虛。已上諸

語，皆示人知處，是真宗要脉，故揭示之。

「學而時習之，不亦悦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説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説者説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蠡測曰：所謂好與樂，即知之真切融洽處，非有加於知也。陸子之言，啟人密究深思。前所謂知者，知此而已。此是何物？「本領」二字，不可意見抹過。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蠡測曰：夫子自少至老，其務學如此，豈以天縱而無俟於學？特其學非俗學之學耳。兩「云爾」，有無限深旨，透此即知其所以爲學之微。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蠡測曰：前務學諸語，皆積累功夫。

此直截數言，又絕無等待，故程子謂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真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妄度，夫子之微宗絕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

蠡測曰：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爲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乎其有覺，而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前「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即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夫子明白吐露，種種如此，而奈何領略承當之不易也？惜夫！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

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克伐怨慾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蠡測曰：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識。即此數條，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即有謂求當理無私以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拔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嗟乎！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已。

「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詩》云：『緡蠻黄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山梁雌雉，時

哉時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無非教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兑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兑爲口。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

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兑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蠡測曰：已上皆夫子深辭密句，闡要明宗，最爲尅的。合而觀之，無不同旨，乃卦象之辭。或疑與經不合者，未通其微耳。

蓋此深明臭腐神奇，渾無二致。八卦之用，充滿宇内。太極之妙，普現目前。故有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在揚眉瞬目者，略似乎此。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求諸己。」「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己以安百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蠡測曰：夫子只道一箇「己」字，此學脉也。故其平時自言，每每不離吾字我字。如道曰「吾道」，憂曰「吾憂」，仁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曰「吾無知」，止曰「吾止」，進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顔子「博我約我」，曾子「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在己」，蓋其

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己，而欲真信己之外更無一物，修己之外更無一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不過悟得自己。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師言之道與？」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木槨，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蠡測曰：已上聖人之神用，不可以致思者也。所謂「聖之時」，所謂「無轍迹」，所謂「毋意、必、固、我」，於此窺其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樹，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蠡測曰：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蠡測曰：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衝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生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静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劉氏曰：「昔夫子讀《易》，三絶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學者謂吾儒所急，修己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天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没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覛，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耄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

郯子朝於魯，道黄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

適衛，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反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

昭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遂反魯。

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欲往，卒不行。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

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作《倚蘭之操》，遂適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宋，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陳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息乎鄹鄉，作《鄹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

遷於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

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楚昭王典師迎孔子，❶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删《詩》，正《樂》，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絶，爲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絶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❶「典」，疑誤，據《史記·孔子世家》，當爲「興」。

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寢疾，七日而没，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

蠡測曰：孔子自少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或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否？」曰：「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程子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孟子『舍我其誰』，聽天所命。」

蠡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言之

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雖然，箇箇人心即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即仲尼也，一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即從游於孔子之門。

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既解，反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反魯，潛心仲尼，安貧自樂。

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内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娱；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

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

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爲邦。爲邦之道，已盡於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爲之意而已。「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故回在聖門，止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再無言說。其後自述歸功，亦止喟然一歎。卓爾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真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即默識也，「不惰」即不厭也，「屢空」即空空也，「不違仁」即不踰矩也，「不改其樂」即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即弗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即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弗失」即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印心，如空合空，真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屢屢也哉！

程子曰：「顏子『屢空』，空中受道。」楊氏曰：「『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貨殖，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

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又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没，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氏曰：「顏子没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略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啟之扃，達乎無轍之徑，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末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又曰：「昔顏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故能不遷；此

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朱子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又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

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

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

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礲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没，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礲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礲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説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又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

蠡測曰：後儒稱子貢穎悟亞顔子，然而費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又問：「何器？」稟曰難舍，稱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貴在當下身體。「切磋琢磨」，猶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啟之，而乃以數較知，以知因問。曾不思「弗如」之知，從何聞而得？此知渾全，可言多寡耶？啟之莫知而曰何爲莫知，啟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爲二，以夫子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爲多識，爲方人。蓋其去顔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其「博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以恕。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晚年而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晚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

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子路鼓琴，習亡國之聲，孔子聞而責之。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子路從孔子，阨於陳、蔡。後又隨之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

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哀公十五年，子路仕衛，遇孔悝之亂，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蠡測曰：朱子謂「直心是道」，儒、禪無二。子路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惓惓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爲微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爲傳心密旨，與「一貫」無二也。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者」、「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於子路，則好仁、好剛、好信等俱掃除之而言學。學者，覺也。夫子嘗言「據德」、「修德」，而於子路，則言「知德」。匪知匪覺，雖仁知道德皆非，而況其他？以此語子路，皆非淺淺者。且問政、問君子，子路問與人同，而至於問神、問死，則諸子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爲切問。是故孔門自顏、曾而下，吾將以子路爲稱首焉。

陸子曰：「子路有聞，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説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

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

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户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裡也。」

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黄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

孔子没，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再傳而爲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叙其遺説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又傳《禮》，著在《禮志》。

蠡測曰：子夏之學，見於《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五至三無之説，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夏提「學」字甚多，曰「學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曰「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不悟則疑有疑無，謂之庸人；悟之則即始即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木以根爲本，以杪爲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可見、耳可

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兹難言哉！默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即學，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可以强通哉？類觀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 一作漆雕憑，字子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

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即是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信好

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爲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 有大疑然後有眞信，其必從疑始乎？ 故「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

點，《史記》作蒧。

曾點，字子晳，魯南武城人。 孔子弟子。

與子路、冉有、公西華同侍孔子。 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 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赤！ 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焉。」「點！ 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禮教不行，點欲修之。 孔子善之。

孟子曰：「若曾晳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 辟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

老，不怕做管、商，可笑。」

蠡測曰：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脱，不能處處解脱。』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狂。」曰：「未曾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其中不穩甚矣！真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曾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皆非。」

子　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

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蠡測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

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啟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概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點即命往楚從游焉。自楚至衛，反魯，事孔子凡十餘年。

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

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作《大學》曰：「所謂

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孔子没時，年二十有七。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爲不可，乃止。及親既没，乃適齊，齊大夫禮贈之。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而出，既而終身不娶。曾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

蠡測曰：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唯」之間，有多旨乎？既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

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夜半，爨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燭喻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强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合數子之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慎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既無餘旨，亦無別法，悟此則種種論説都無一言，種種修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惑」，不惑此；顔子「不違」，不違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爲相傳之宗也已。劉氏曰：「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揣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

初，孔子之道傳於曾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

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無裡，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

年六十二卒。

楊氏曰：「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爲萬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

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王氏曰：「未發在已發

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或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横看成嶺側成峰』也。」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説者，何故？」朱子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説鳶上面更有天在，説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燦燦黄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緊爲人處，是要

人就此瞥地。」楊氏曰：「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朱子曰：「只一事，只是個尊德性。」

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答。

問：「《繫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不同？」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狥物，內忘己，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

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没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類之表。是猶駕艅艎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己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絶也，顯然論著，筆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啟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絶，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説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善養性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

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滅云？」

蠡測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舉以明宗。而或以爲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故決其非。」夫舜曰「惟精」，孟曰「不可知之謂神」，精神猶云少中正耶？「仁，人心也」，亦不言中正，或者之非陋矣。子思之學在《中庸》，而《中庸》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末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亦微矣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爲，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即《中庸》「其至」之「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轍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 冓，音乎。莨，音郎。萑，音丸。羼，音恕。爲乾卦之乾，音千。蓏，音裸。

子張篇 申祥，子張之子也。申姓，顓字之訛音。

曾子篇 睆，音緩，明貌。

聖學宗傳卷之三終

聖學宗傳卷之四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晁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樸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初，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悦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堯、舜至於湯，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蠡測曰：此所謂知，與孔子同旨。孔、孟授受之微宗，其在是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四十不動心。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弗喪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是心足以王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我亦欲正人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千變萬化，只説從心上來。」朱子曰：「非是心放出去，又一箇心去求。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自取之也。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君子必自反也。親喪，固所自盡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萬物皆備於我矣。求在我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陸子曰：「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

蓋孟子常言『自』字、『己』字、『身』字、『我』字，是其宗領。」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説。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旨至孟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者。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

蠡測曰：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竅，最喫緊，最親切。夫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故親長達天下，徐行爲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不屑備禮義，不忍觳觫成王業。至於顙泚一滴，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少分毫。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一星便足燎原，燎原無加一星；一線可以達海，達海無加一線。孟子惓惓啟人察識，於此自信得過，則學亦無餘藴矣。昔晦翁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

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説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必須動，方有羞惡之心。仁包四者，無仁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癢則覺得癢，痛則覺得痛，癢、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曰：「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存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愚謂晦翁前後二條，發透孟子精髓，可謂深契其宗。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夫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蠡測曰：孟子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即思之不睹不聞，《易》之何思何慮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蠡測曰：此孟子真見聖人與我不二，故其告時君、告世子及曹交、貉稽之流，無一不以帝王賢聖期之。孟子不輕人，人不可自輕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

蠡測曰：已上皆孟子掃踪滅跡、徹骨入髓之談，末二句乃七篇宗旨。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者自見，聞者自聞，知者自知。自見者，見無所見；自聞者，聞無所聞；自知者，知無所知。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孟子之真見真知，所以接夫子之統也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弗毁之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蠡測曰：孟子導引陶鑄人處，真是點銕成金，大爐大冶，非其胸中洞然了徹，豈能縱橫無礙如此？

楊氏曰：「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其歸遠矣。孟子剖析幾微，其法似疏而實密，其功似異而實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曰：「皆是也。」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鄒氏曰：「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衆之所悦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

其良知，不狥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其所爲，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蠡測曰：孟子諸所行履，如珠走盤，尤難爲曲謹者道也。故曰：「孟子善用《易》。」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民父母行政，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王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悦之，猶解倒懸也。苟行仁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

蠡測曰：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一息不在乎生民。觀其肫肫懇懇，真是一字一淚。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

以辟患而有所不爲也。

蠡測曰：養生送死，以言事親，則當言生養。而何以言養生？且椎牛之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生養亦大矣。此章之意，蓋指自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者言。《莊子》曰：「吾以萬物爲齎送。」此送之説也。是故，「夕可」、「没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大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近此意。「由是」二字，自有深旨，辟患即是畏。「死生我所欲」一章，全是理會死處。末句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休歇之旨，悟此可以畢生死矣。劉屏山作《孔子論》，專言生死。屏山之論，豈無所授之者哉？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告子》曰：「生之謂性。」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程子曰：「『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矣。」或問朱子曰：「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衮作一片説？」朱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非特告子當時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

蠡測曰：「君子所性」一章，便是形色天性的註疏。公都子所問者性，而孟子所對者曰才、曰情，更無一語及性，性不可言故也。「孟子道性善」一句，亦是門人所記。「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之」字對「就」字，亦指其發處言之，何嘗道性善？必欲言善，則所謂無對之善而已矣。楊龜山問東林常揔禪師曰：「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揔曰：「是。」龜山曰：「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定得其說於龜山，安定之子五峰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夫知此，則雖謂孟子道性善可也。」或問：「善不與惡對，則是無善無惡。告子亦言『無善無惡』，何以異？」曰：「告子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如『弗求於心』『弗求於氣』是也。孟子『無善無惡』，不着在『無』上。本無善無惡，而曾不礙爲善去惡；實爲善去惡，而初不見有善有惡。毫釐之差，辨諸此。」

韓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劉氏曰：「學者必有用心，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强，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必也靈襟中啟，獨見内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

於憒憒，其見必卓；聞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没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啟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檠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爾。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子没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真哉！蓽門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荀卿

荀卿，名況，戰國時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

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

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 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 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莫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究竟只明。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争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

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五千言，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不齊也。墨子兼愛曰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鈃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

「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臧讀

爲藏，古字通用。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滿，當爲兩。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放縱也。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静。虛一而静，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裡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一謂心也，危之戒懼也。側謂偪側，充滿之義。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静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

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

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肯字極妙。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

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不諷不論議，亦知博與多之非矣。雖可而未成，尚未知一也。一則速成。

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何以兵爲哉？」曰：「仁者愛人，故

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作《賦篇》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湣湣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日。❶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耶？揜，襲。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攭音戾，分判貌。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無棄物也。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晦瞑也。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讀爲亟。莫知其門。天

❶「日」，《荀子·賦篇》作「室」，當是。

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問也。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雷霆震擊，曾不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若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隣。蠶食之謂。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❶帝占之曰：❷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頭類馬首。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繭亂絲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鐵所出也。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詎，❸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鋭其剽者耶？長尾，線也。剽，杪末之意，鋒也。頭銛達而剽趙繚者

❶ 「五帝」，《荀子・賦篇》作「五泰」，當是。
❷ 「帝」上，《荀子・賦篇》有「五」字，當是。
❸ 「詎」，《荀子・賦篇》作「鉅」，當是。

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亟同。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簪狀其形，管所以藏也。既以縫表，又以連裡。夫是之謂箴理。箴。」

蠡測曰：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曲譬，皆以發明是事耳。初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爲明妙，即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其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神也！末取象於箴，「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箴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蠶理，箴曰箴理，取其意而已矣。或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説好，陸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予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無日不在是」，是果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況《性惡》篇終深明人可爲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皆可爲堯、舜之旨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説性，直從源頭上説來，亦只是説個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説，是從流弊上説來也，未可盡説他不是。」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韓子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楊倞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立言指事，根極理要。」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

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後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吴乎？　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

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

班氏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程子曰：「董子度越諸子。」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又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荀卿篇罣罣，與皡皡同。涫，音貫。涫涫，沸也。

聖學宗傳卷之四終

聖學宗傳卷之五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參閱

楊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顧嘗好詞賦，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或曰：「人羡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羡。」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山峌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户，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曰：「子户乎？」曰：「户哉！户哉！吾獨有不户者矣！」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

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司馬氏曰：「天常即禮、樂也。」言人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馬氏曰：「餘曰贅，少曰虧。」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

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李氏曰：「手者，桎梏之屬。」宋氏曰：「文王桎梏囚於羑里七年，是嘗被其桎梏

矣，安可謂之不手哉？」

蠡測曰：人知紂之桎梏文王，不知文王之未嘗桎梏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

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宋氏曰：「芚，猶盛也。」吳氏曰：「鶉，猶淳也。」尸子曰：「堯鶉居。」子雲卒時，去孔子四百九十八歲。

蠡測曰：春木之芚者，時行物生，道自存也。攜手之鶉者，共游無懷之天，無間隔也。五百歲猶一朝也，其人若存者，杳壇未散也。

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蠡測曰：「奚其存」者，承上「其人若存」而疑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孩提不慮之知，不待聖存也。「各習其師」者，歸求有餘，師之師也。嘵嘵，患不精耳。「精而精之」，聖即在是，容外求乎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李氏曰：「雖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易簡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矣，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

或問：「韓非作《説難》之書，而卒死於説難，敢問何反也？」曰：「《説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説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或問：「酈食其説陳留，下敖倉，説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殆也。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❶

❶「所」下，《法言·修身》有「以」字。

宋氏曰：「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司馬氏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善與惡，猶陰之與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以人之性善惡混。」

蠡測曰：夫學，知性而已矣。不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馬之見，皆所謂群盲模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晦翁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絶荀、楊之口。」晦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之性。則程子謂「性即氣，氣即性」，與孟子「形色天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也。

李氏曰：「孟子之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逞己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

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説而欲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説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夫論性而以孔子爲的，其庶幾乎！」

程子曰：「《大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黄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昧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禄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司馬氏曰：「《法言》之成，莽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楊子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楊子三世不徙官，安恬如此，而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楊子果好富貴，則必爲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

王　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仲淹。

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

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

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

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

如也。

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

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餰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嫚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嫚，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

十三年，江都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

初，仲淹謂弟子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微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

及唐定天下，太宗正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温、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

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杜等，並惭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

仲淹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

正觀初，其弟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説》十卷。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説，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悦，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内史。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静慮矣。」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者，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戴德號大戴，戴勝號小戴。《書》殘於今古，孔安國家藏蝌蚪《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奏別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魯申公。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己。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校，然好自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字不耀。游於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文中

以天人稱之。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没身而已，況吾儕乎？」阮逸曰：「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中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子讀《洪

範讞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讞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賈復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爲不行？」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

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或問長生神僊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彦博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賈瓊請絶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

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賈瓊曰：「山中吴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謂北山黄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説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説。」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説。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乎哉？」子曰：「吾亦然也。」凝，名；叔恬，字。文中之亞弟。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説。」子曰：「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

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阮氏曰：「唐末司空圖，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中説》者如是而已。」

韓　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

德宗時，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

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奉佛

氏，愈移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悦。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之卒也，張藉祭以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愈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又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

如此分明？」

作《師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作《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叔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蠡測曰：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處，率與軻背。源頭已差，烏在其爲孟軻哉？孟子言道一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子言殊，推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信如韓子之言，當曰「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謂與相表裡，豈未究其原乎？或者曰：「退之晚有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困衡而喻。」是未可知矣。

或問朱子曰：「昌黎從太顛，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麽，得恁地傾心信向？周子題太顛壁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楊雄篇 佚，音鐵。蕩，音讜。湛，讀曰沉。酈食其，曰歷異基。説，音税。

王通篇 ⿱谷食，通作饘，厚曰⿱谷食，希曰粥。

韓愈篇 膜，音模。胡人膜拜長跪拜也。唄，音敗，梵音。

聖學宗傳卷之五終

聖學宗傳卷之六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𪑩參閲

穆修

穆修，字伯長，宋時汝陽人。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其詩於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閲。伯長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伯長之學得自陳摶。按：摶，字圖南，賜號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黄白之術。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宗不悦，放還山。太宗即位，再召之。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

「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浄爲治，即今之堯、舜也。」夫以搏之言如此，其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夷。」當必有據云。

胡　瑗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易經》教授吴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辟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

安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皇祐中，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安定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仍治太學，以太常博士致仕。

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一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

生曰：「莫安排。」積又云：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積欲往見之，問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己而往可也。」積聞此語，遂大開悟。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之中。挺之事之益謹，承順如父兄，卒能受《易》。

任孟州司户，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悦。雍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雍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沿檄往省之，雍始稱歎，遂受知焉。

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

挺之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平曰：「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

邵雍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之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

堯夫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應詔，不起。吕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即引疾。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

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

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堯夫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弼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弼嘗患氣痞，堯夫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弼雖

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戲之。

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

堯夫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堯夫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夫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堯夫傳數學，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邢恕欲從堯夫學，堯夫略爲開其端倪，恕援引古今不已，堯夫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

愧。」以是夜五更捐舘。

明道誌其墓曰：

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堯夫德器粹然，不事裱褬，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堯夫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内聖外王之學也。」

堯夫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

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矣。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禱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未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

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虚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等。其略曰：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

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己無己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争。夫争也者，争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虚名以争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

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

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静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静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静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其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心爲太極，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强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動也。

精氣爲物，形也；游魂爲變，神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爾。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以我狗物，則我亦物也。以物狗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顔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

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備具，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於天，精魄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行，返於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堯夫喜吟詩，所著有《伊川擊壤集》。

極論詩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是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蠡測曰：人只一死耳，何言「死萬遍」？得無語輪迴乎？此儒者之所諱也，而堯夫何敢道此？明珠、良玉，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巨海、名山，即世間也。欲識出世法，必從世間求。堯夫他詩有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是知出世不離在世，「先」「後」二字，亦不必泥。

觀《易》詩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蠡測曰：此明造化在手、宇宙生身極切。

倚欄詩

六尺殘軀病復羸，況堪日日更添衰。滿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裡有金然索揀，石中韞玉奈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遍欄干人不知。

蠡測曰：「疑」字說盡人蔽處，自疑自怯，所以終不知。

知識吟

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蠡測曰：人人有目，人人有耳，人人能見，人人能聞，何以知希識希？此是入悟之門。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蠡測曰：道者，路也。徐行翼趨，步步踏着，不生疑畏，便是盡道，便是聖矣。天者，自然也。不學不慮，孩提已能，只如此

去便是「如天」，便是「仁」矣。仁聖何難？而謂「莫敢倫」哉！

樂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飛走草木類既別，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時常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蠡測曰：「皇王帝霸」，世界汙隆，而「天之明」、「人之靈」，萬古如故；類之別、品之成，一毫不移。故汙隆升降，豈是由天意？而實人情爲之也。忘情，則「時常平」矣。

月到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静，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自餘吟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伊川云：「堯夫有詩『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皆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詩『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裡，何必如此？」伊川於此，不逮堯夫。又云：「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或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如何？」曰：「邵子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堯夫猶空中樓閣。」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争，茂叔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且賢茂叔，薦移柳州桂陽令。

郡守李初平知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 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

徙知南昌，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 通判處州，清獻守處，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 用抃及吕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掾安南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茂叔每令人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 茂叔曰：「吾老矣，説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 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之語，獨移時。 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安石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見。 安石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明道少年好獵，既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也。

蒲宗孟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

邵伯温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黄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黄瑞節曰：「或謂先生《太極圖》得之穆修，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朱子獨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

程子曰：「周茂叔窮禪客。」臧格曰：「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顔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耶？」

晦菴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也。」

所著有《太極圖説》，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太之爲言甚也，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静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動静非太極，而所以動静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静外别有太極則可，謂動静便是太極則不可。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且自那動處説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静，静以前又有動。」又曰：「太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個意思。」

又曰：「人身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或問曰：「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説？」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度思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是。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度氏曰：「太極之妙，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學者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喜怒哀樂之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矣。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真氏曰：「周子因群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曰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蠡測曰：朱子解無極太極，可謂深切著明。而他時又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禀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如此，則陰陽反在太極之前，不類兹解何哉？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此解當爲定論。動極靜極之説，世亦有疑者。知無先後次第，則亦當自豁然矣。人得其秀而最靈，非從他得，自得之也，朱子謂「我所固有」是也。或曰：「非得之天乎？」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不離自己。」曰：「有不靈者何？」曰：「亦莫

非自即靈秀之中，而有修悖之殊。修悖豈自他乎？悖之即靈秀非其初矣。」曰：「各具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何也？」曰：「各具一太極者，本來自具，非分而與之之謂也。統體一太極者，千燈一光，非還而合之之謂也。使太極而可以分合，可以與受，則太極亦不過一物，當必有妙於太極者分之合之、與之受之矣，其可通乎？」太極生天地，非天地生太極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太極中物，合者無間異，非以此合彼之謂也。朱子證之人身，謂便可受用。及度氏、真氏之言，皆喫緊的切，最當體認。故人必無疑於此，方知始終生死之說，此太極之所以圖，所以説也。不然，失周子之意多矣。

著《通書》四十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蠡測曰：此章反覆言誠，明只是一個誠，名目雖殊，一而已矣。朱子曰：「《易》是無形影的物事，亦即誠之別名。」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蠡測曰：此章以「誠則無事矣」一句爲主。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獨。

蠡測曰：動用皆根誠來。子思言慎獨，而此言慎動，誠無二也。顔子不遷不貳，孟子勿助勿忘，是慎動，合其無事無爲之體而已。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

蠡測曰：仁義中正而已矣，猶所謂忠恕而已矣，孝悌而已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

之謂神。

蠡測曰：此章以「誠無爲」一句爲主。夫知無事無爲，而後可以言誠，不然皆非周子之所謂誠也。知此方知《大學》之誠意爲無意，《中庸》謂至誠無倚，皆同此旨。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裡許。」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楊氏曰：「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朱子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鰲測曰：上言無事、無爲，而未嘗不守、不行、不廓。此言無思而未嘗不思，皆密旨也。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鰲測曰：從「士希賢」説向上，則多層節。從「聖希天」説起，則賢與士總歸「希天」，如射之的，皆期於此。「希天」者，率性而已。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

鰲測曰：豈遠豈多而已矣，只是説歸約處。

動而無静，静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也。動而無動，静而無静，非不動不静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朱子曰：「一箇是萬箇，萬箇是一箇。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或問朱子：「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或思量顏子樂處，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朱子曰：「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仲由喜聞過，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蠡測曰：此章復提「誠」字，懲窒遷改，即是慎動。動而無動，至誠之用。懲窒遷改，謂之必有事，謂之行無事，皆可也。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於外物所摇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説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裡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蠡測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以見擬議之非擬議也。

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而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静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作《愛蓮説》，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晋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浄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拙賦》：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宿崇聖詩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温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門扉詩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春晚詩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遥見樵漁一路歸。

邵雍篇 撥，發也。蓓，音倍，始花也。蕾，音壘，花綻貌。

聖學宗傳卷之六終

聖學宗傳卷之七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參閱

程　顥

程顥，字伯淳，謚純公。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宋河南人。明道始生，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母抱之，不知釵墜。後數日方求之，明道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志。

二十六歲，舉進士。調鄠縣簿，再調上元。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説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

吕正獻公公著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明道有悔薦之意。明道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嘗媿此四字。」

熙寧初，吕正獻公薦授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唤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王安石執，❶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明道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

改簽書鎮寧軍判官。中人程昉，取澶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虐用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明道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得不復遣。曹村埽決，明道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

❶ 「執」下，《宋史》本傳有「政」字。

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鎮印授明道，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明道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顥，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

帝崩，詔至洛。明道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

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争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争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尚是爲己，其心却不在朝廷。」

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

陳瓘作《責沈文》，曰：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舍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愧不可言。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

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焕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明道曰：「見之非易，見不能及。」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智者又看做智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内，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

自得處豈得分毫論？若見則便見。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

蠡測曰：以上明道皆示人求知，其辭玄，其旨微。孔孟相傳，惟此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説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裡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嘗謂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説。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個別有天地。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一日，遊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一日，見火邊燒湯缾，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蠡測曰：已上皆直截之宗，曾容一毫擬議否？曾有一毫等待否？不於此透徹，不可謂得程氏之傳。

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

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張載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書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

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内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忘敬而後無不敬。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❶ 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

❶「之」，原重，據《二程遺書》卷四刪。

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橫渠嘗言：「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良佐録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目。」

明道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

蠡測曰：已上皆程子示人用功微旨，

須善承領。

只理會生是如何。

知性，即明生死之説。

既説心有感通，更説甚生死、古今之别！

死生存亡，皆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别理。

子曰朝聞夕可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蠡測曰：此皆程子理會生死處，言簡而義悉矣。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説與賢道没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説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動静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静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静爾。

且唤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

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蠡測曰：明道論性、論神、論中如此，非真知者不能契。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裡去。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我願爲太平之民。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黄鍾牛鳴。

忠信而出，忠信而入。油火上竿禁蚣蜈。

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而已矣。

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説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説與公，只説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先生曰：「在輿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或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因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温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强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裡，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蠡測曰：已上皆言之不可以思量擬議者也。

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脱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擺脱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程頤

程頤，字正叔，稱「伊川先生」。與兄伯淳同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

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伊川辭

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門帝在宫中，❶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肯靖，令只與西監。頤再辭。

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

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

❶「門」，《宋史》作「聞」，當是。

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伺察。伊川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

程伯淳常謂伊川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伯淳常爲條列官司，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伯淳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却甚較計。

在漢州，日宿一僧寺，伯淳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顔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曰：「顔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顔子而樂道，不爲顔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川面。」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此追求斷鍊之語，而惜乎經正轉語不來，何不答曰：「衆人皆餒，我獨飽乎？」

韓維帥許，伊川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曰：「每食必飽。」

邵堯夫謂伊川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浄，莫更快人意否？」

問：「佛説生死，如何？」曰：「辟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説死生輪迴，可否？」曰：「此事説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

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彦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彦明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

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裡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彥明，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彥明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韓公持國與伊川語，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亦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争辨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因云：「却不

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

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裡只得點頭。」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静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自不察乎！」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説。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尹焞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莫大洩天機否？」曰：「如此分明説破，猶自人不解悟。」

伊川病革，門人往視之，伊川瞑目而

卧。門人曰：「夫子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伊川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没。

晦翁曰：「近看《石林過庭録》載：上蔡説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説來做己使，是爲洛學。熹也常疑如石林之説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説，是怎生地？但當初佛學，只是説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説，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説爲己使也。」

吕希哲

吕希哲，字原明，封滎陽公，壽州人。正獻公公著之長子。公著字晦叔。晦叔甚愛原明，教之事事循蹈規矩。遣師焦千之、胡安定，復從明道、伊川、横渠游，知見日益廣大。棄科舉，一意古學。讀書平直簡要，未嘗專主一説，不私一門，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務。略去枝葉，直截徑徒，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内者。

以蔭入官，爲説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爲郡，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晚年習静，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原明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

不動矣。

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或至絶糧數日，處之宴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或問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下焉者，且自思曰：『若答他，却與彼等，忿心亦自消也。』」

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朱子曰：「呂氏家傳，深有警悟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然考其學問，初不失程氏之宗。晦叔自幼講學，即以治心爲本。爲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晦叔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叔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志，所以爲堯、舜也。』晦叔晚益究禪理，每勸司馬君實留意，曰：『所貴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夫自修則正心治心，用世則知人安民，聖學如是止矣，又烏論其他？」

邵伯温

邵伯温，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

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

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温以此諷之。

徽宗即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

初,康節常語伯温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

伯温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 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 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 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

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心也。

惟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天下之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

自静而觀動，自動而觀静，則有所謂動静。方静而動，方動而静，不拘於動静，則非動非静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静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静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静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静，静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静而止哉！爲虚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静言，而未嘗動静，亦未嘗離乎動静者也。故於動静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静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静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黄鍾之宫，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静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

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生死之説。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説妄行也。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聖人之明表裡，洞照幽明，洞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己乎？己亦物也，而況於人乎？人亦物也，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於一己，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蔽於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我亦人也，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

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惟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爲聞、見、謀、論，則夫何爲哉？無爲而已矣。故曰：「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張載

張載，字子厚，稱「橫渠先生」，宋鳳翔人。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語問學之要，便涣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

登進士第，爲雲巖令。

熙寧初，御史中丞吕正獻公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説，以爲崇文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子厚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如教玉人琢玉，宜有不受命者矣。」語多不合。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

會弟戩以言新法得罪，子厚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

初，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

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子厚每有意三代之治，欲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

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子厚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子厚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

子厚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争端，不若曰『東、西銘』。」子厚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脱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熙寧九年秋，子厚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余歷年致思之所得也。」其書曰：「太虚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静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朱子曰：「太虚無形，即太極本無極也。」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狥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虚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

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耳。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究是，足以究生死之説。

誠明所明，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内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納照不二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

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與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

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虚設耳。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虚爲實，人須於虚中求出實。聖人虚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虚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既易壞，惟太虚無動摇，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地以虚爲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虚中來。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説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説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

濟事而棄去者有之。

此學以爲絶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

初，上蔡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静坐。」

上蔡自負該博，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上蔡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每謂上蔡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顙有泚，憤悱如此。

上蔡見明道，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顔色悦懌，筋力彊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明道，明道曰：「可謂益友矣。」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曰：

「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

上蔡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太學？」上蔡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上蔡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建中靖國初，在書局，召對忤旨，出就監門之職。坐飛語，詔獄，謫錮終身。崇寧癸未卒，年五十四。所著有《論語説》《文集》《語録》行於世。

上蔡嘗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未及第時，夢入内庭，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

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吾舊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

或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絶，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底心。」

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脱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而後，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説。

游定夫問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

否？」曰：「可謂切問矣！實就上面做工夫來。」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

問：「洒掃應對上學，却是太鎖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於屋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便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洒掃，不着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

嘗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曰：「好！待與賢説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由欵其講説？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説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説《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内無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或問：「劉安節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酴醾，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

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却了。」又曰：「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或問：「吕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問：「程門教人，説敬却遺了恭，《中庸》説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説敬，如何恭敬不同？」曰：「不同。恭是平聲，敬是仄聲。」舉座大笑。

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説？」曰：「豈免念起？然須識得念起時。」

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禀異耳。」「然則可變與？」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没，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竪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争，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曰：「如顔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顔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

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

謂呂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説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説仁字，正與尊宿門説禪一般。」

仁之爲道，惟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已。「克己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己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蓋亦如此爾。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者，亦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人能自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即吾之仁。

天下之事若數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生死，亦分内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蓋

自其不惑，則以知名之；自其無往而不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

上蔡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伊川曰：「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

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橫渠說得來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裡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催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

學者須是胸懷擺脱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擺脱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個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吕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静，静中有動』，有此理。然静而動者多，動而静者少，故多著静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又曰：「昔日用功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教予，予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個甚？」朱子曰：「孔孟只説爲仁，上蔡却説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静。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静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説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

夫』之類是也。」李氏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蠡測曰：上蔡之語，皆文公手定，乃削去其百餘章，内稱五十餘章，詆程氏以助佛説，疑是江民表所著，削之或宜。而此外五十章者，不知何故亦并削之耳。大抵文公以前諸儒之書，未有不爲所删削者。至於《程氏遺書》，亦自云去取之則，凡不合於文公之意者，皆所不録，而全書多不傳矣。

游　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雖少，而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見之京師，謂可與適道。明道興扶溝縣學，招使肄業，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録，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晚爲監察御史，歷知三州。卒年七十一。

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有《中庸論語説》垂於世。

定夫曰：「道未始有名，感於善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

仁，人心也。則仁之爲仁，得其本心而已。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於己而已，非有藉於外，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

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安仁，則無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更無奸聲。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曰：「然則，聖與仁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聖，苟未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呂居仁以書問定夫曰：「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云：「佛書所説，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争也。』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

朱子曰：「程門高第皆入禪學去，必程先生當初説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

明道篇埽，音掃，堤岸也。泅，音囚，浮行水上也。

《責沈文》葉公沈諸梁，借葉以自責也。

游酢篇睥，音卓，目明暗也。

聖學宗傳卷之七終

聖學宗傳卷之八

東越周汝登編測
陶望齡訂正
王繼晁
王繼樸參閱

楊時

楊時，字中立，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龜山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明道死，龜山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伊川於洛，龜山蓋年四十矣。伊川偶瞑坐，龜山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

龜山杜門不出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龜山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從之游。

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始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況元祐之政著在令

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

聞金人入攻，龜山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龜山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龜山又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

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子祭酒。言：「王安石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獬力主王氏，上疏詆之，龜山遂請閒。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已而告老致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

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朱子曰：「龜山此行固自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又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龜山嘗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

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悦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語李似祖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

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語羅從彦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曾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賢聖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記，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顔、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顔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顔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爲學矣。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游，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册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

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辟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

道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當識在前在衡時，豈有物參倚也？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人與民共由也，民特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

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顔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用而不知耳。

李郁請見於餘杭，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

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稍察於斯道，庶幾乎！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仁乎？」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説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己與人、物無二故也。

會物於一己，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

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反身而誠，則當體而足，無所克也，故反身與克己異意耳。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浮漚，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九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惟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

志可以爲善，亦不害其未化，故在學者則爲切論，至道則爲病。由與回，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不可也；使之捐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爾志？」則二人者於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兩人者不由是大有以啟迪其心與？「願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篤志者也；至「願無伐善，無施勞」，篤志不足以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非志也，聊以答子路之問而已。

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

龜山過黃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

和陳營中自警詩二首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
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
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別游定夫

黽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慚未信，子夏又離群。慘淡交情重，間關道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蠡測曰：甚矣！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王氏之學比於聖門，若蒼素薰蕕，至易辨者，而天下習之數十年，遂莫覺其非。龜山一旦起而救正，乃衆議紛然，上疏力詆，使龜山不得安其位，邪正之易淆如此。然而王氏之終不能勝正者，猶以其立朝相業流禍顯然，與夫士人誦習僅數十年之近故耳。向使其不爲輔相，敗闕不彰，以訛襲訛，延至數百年之久，則當有無如之奈者矣！正道難宣而積心莫挽。甚矣！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豈特王氏哉？

又曰：晦翁云：「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嗟乎！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種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可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視聽而已，不知其他，將亦不得爲道乎哉！晦翁又云：「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説只認行底便是道？」然而，伊川語道只曰行處，是伊川之語非有漏也？晦翁又云：「伊川言『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夫悟此，則可通于二家之旨矣。蓋視聽行持，本來是道，所以非者，只因着些私心故耳。心苟不着，渾如赤子，則時徐行而徐行，時趨進而趨進，視即爲明，聽即爲聰，率其視聽行持之常，何所不是而復求加哉？明道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故學者但防其非而已，無別有是也。若心已無非，更求一般道理，并疑見在之視聽行持，皆以爲未是，則頭上安頭，爲道遠人，性學之所以不明，而工夫之所以反害也，可不辨哉！晦翁又云：「龜山言『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多矣。」夫堯、舜與人同，伊尹豈不與世間同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伊尹不過先覺而已，非有所異也。其堯、舜君民身親見之，亦不過覺其未覺而已，不能增益之也。故凡任其非者不覺也，別求是者亦不覺也，學覺而已，有多

術哉？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橫渠，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

與叔嘗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

作《中庸解》，略云：「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曰：「中者，不易之定理。故以爲教。如此，則是以中爲一好事，用以立教，非自然之理也。」《與張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視其形骸之身，但如螻蟻耳。」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與叔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

元豐庚申歲，伊川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伊川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伊川不覺嘆曰：「千錢，

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伊川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伊川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有體而無用也。」伊川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楊龜山云：「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晉伯作詩咏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咏不休。」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齊。」晉伯，名大忠，與叔之兄也。與叔作《禮儀詩》云：「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食，孰爲末後孰爲先。」《克己詩》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作《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慄，勝私窒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

則是。」初，與叔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

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

朱子曰：「與叔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不剛，終不能成。」

尹　焞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年十七爲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大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者？」彦明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彦明遂往見伊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彦明嘆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禄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爲養？」彦明歸，白母陳夫人曰：「焞昨應舉，策問如此，焞不忍答而出，焞將不復應舉矣，恐無以爲養。」母曰：「汝以仕可爲善耶？汝以學可爲善耶？」彦明曰：「皆爲善爾！」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禄養。」彦明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彦明從師與張繹同時，諫官范致虚上言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彦明益不欲仕。

靖康初，种師道薦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而歸。

次年，金人陷洛，彦明闔門受害，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

建炎初，爲劉豫所刼，徒步奔蜀，寓涪。有旨召赴行在，授崇政説書。五辭，不許，力疾赴講筵，必欲以所言感悟君意。頃之，乞歸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詔焞講《尚書》。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彦明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吕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除彦明左通直，權禮部侍郎。

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彦明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彦明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得旨寓會稽。二年卒，年七十二。

彦明嘗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彦明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曰：「『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覩，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論動静之際，彦明曰：「説着静，便多一箇動字，説動亦然，動、静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彦明復請益於伊川，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鍾聲，彦明曰：「譬如此寺鍾，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一日，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彦明但誦『心廣體胖』而已？」

彦明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門人徐度問曰：「度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彦明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一日，學者侍坐，問難紛然。王德脩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説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却不見。」彦明曰：「精一則中矣。」彦明言經，雖以誦説而

傳，亦以誦説而陋。又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彥明深不信伊川格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説，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

彥明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彥明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彥明日看《金剛經》一部，有問之者，彥明曰：「母命不敢違。」呂稽中曰：「和靖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爲人傭作。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心頗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人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既又謂科舉之學不足爲也。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悦其道，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祝髮也。」會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往受學。伊川賞其穎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洫，勇士不忘喪其元」，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未及仕而卒。

蠡測曰：「志士」二句近，袁氏深得其解。兩「不忘」，自有所指。志士雖在溝洫

而不忘，勇士雖至喪元而不忘，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與叔所得，當在於此。若謂時時以死亡爲念，亦何意哉？

羅從彦

羅從彦，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虚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曩聞伊川先生説得甚好。」仲素即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

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録》。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論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

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悦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侗退居室中,亦只靜坐,相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奧。

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學者稱曰「豫章先生」,謚「文質」。

羅革曰:「仲素篤志好學,必欲到聖人止宿處。」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

幼時，已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

靖康初，康侯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子發，震字也。

康侯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也。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康侯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

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紹興八年卒，謚「文定」。

胡宏

胡宏，字仁仲，稱「五峰先生」，康侯季

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仁仲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説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若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酬，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

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絶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别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張栻求見，仁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説甚！」正孺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業焉。

仁仲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彦冲，稱「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人。以父忠顯公韐死靖康之難，痛忿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

彦冲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事，辭歸屏山下潭溪之上，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或咏歌以自適，間走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返。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爲道義友，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凡所與游，皆海内知名士。

初，朱元晦父韋齊公且死，以元晦托彦

冲。元晦以童子侍左右，彥冲亦但以舉子見期。元晦竊窺見其所自爲，與教人若不相似，暇日請焉。彥冲欣然嘉其志，示之入門，誨誘不倦。一日，元晦問平昔入道次第，彥冲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静寂滅者而心悦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

又作《蒙齋記》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説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章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滚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瞑，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在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諸論散見堯舜等篇之下。

或問朱元晦曰：「屏山《十論》之作，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元晦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説許多話耳！」又問：「原道謂『軻之後，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絶後學』，何如？」元晦笑曰：「屏山只要説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彥冲始得微疾，即謁家廟，泣别母，與親朋訣，召姪珙付以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既已，則與學者論説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没，年四十七。

李　侗

李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南劍之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況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袚篲以供掃除幾年于兹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愿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

仲素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愿中從游受業，或頗非笑，愿中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

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

仲兄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懽心焉。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相交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詞義，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論性曰：「動静、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静、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静、真僞、善惡也。惟求静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静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

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謝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又曰：「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

建安朱韋齋松，與延平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延平，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其後，朱元晦從延平游，延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又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

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延平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

朱元晦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没。」又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又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言『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又云：「舊見李先生，嘗説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或問元晦曰：「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觀只恁平常否？」元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❶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户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賓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

❶「之」，原重，據《朱子語類》卷一〇三删。

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

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而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劍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

子韶既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爲聞人。

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爲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宫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

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籲俊尊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

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子韶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子韶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落職。

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子韶時往來其間，爲莫逆交。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謗訕朝政，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子韶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子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侍郎此言，心中豁然，某今即去矣！」奄然而逝。子韶壯之，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況

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此心乎！」

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今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

九成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横浦居士」。廣帥致籯金，子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

檜死，起知温州。户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子韶移書痛陳其弊，户部持之，子韶即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子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汙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麄惡尤甚。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去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脩行老僧方説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論格物致知曰：「内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講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

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或謂：「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先生曰：「只緣自家無主人。」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問：「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絶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先生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

或問：「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合如此否？」先生曰：「才著力便有怠時，若見得透，人正不如此費力。」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説』，如何是死生之説？」先生曰：「原反處是其説。」

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何是鬼神情狀？」先生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先生嘗云：『處名欲晦。』如何是晦的道理？」曰：「毋作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近，以『克伐怨慾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説。而先生

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於愛上執著，便不是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來』，不知『春風和氣』渠認作何意？」先生曰：「便是天地發育時節，所見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求其用，用亦無體。仁即是覺，覺即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脱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於區別中，熟則融化矣。

東坡言「君子雖嘗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此説甚然。何獨物也？道亦爾耳。釋氏言「執着不得，放着不得」，此亦有理。學到自知，難以口説。

或問：「夾谷之會，與大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異否？」先生曰：「合如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佛氏説到身心皆空處爲上義，當孔子告顏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是甚境界！或云其坐忘，而不知斯人物我都無了，如何擬議得？

或問：「巧不如拙，明不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静，其理如何？」先生曰：「如此則頑然如一石矣！當都去了『不』字，則道理自在。」

學有所得亦難言，言之所得亦難盡。今謂所得可學，所言可盡，皆是用意中來。

視世間無非幻，而人處幻中不覺，乃認喜怒愛惡爲真，不知喜怒愛惡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其間號爲自覺者，往往又是認幻

爲覺，覺即幻也。無幻不覺，因覺知幻，則覺又不可認着，況喜怒愛惡乎？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得非于誠上用功否？」先生曰：「須自知有我始得。」

欲卜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決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脩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學者先識見。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脩身行己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

或問：「學文者多矜，學道者多退理與？」先生曰：「文至退處，學方有趣，不獨道也。然文外又安得別有箇道？」

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于野，禽墜于庭，荷戈角逐，争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

《論語頌》（聞一）

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疎。
若還真箇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文章天道

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

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曰　唯

門人唯諾亦尋常，彼此如何較短長。
自是傍人不曾識，指爲鳴鳳在朝陽。

如　立　卓　爾

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尚爲疎。
莫于見處留形迹，方信心齋萬象虛。

顏　回　好　學

三千七十固多哉，好學如何獨有回。
若論不遷與不貳，無人肯向此中來。

不如樂之者

算來此亦是尋常，不比其他味較長。
孔子絃歌顏子樂，大家相見莫商量。

默　識

不因聞見得心傳，此理於吾甚曉然。
若使一流聞見裡，故知厭倦有時焉。

吾無隱乎爾

日月光明滿六虛，奈緣聾瞽以爲無。
試教借問傍人看，可是吾曹隱爾乎？

不夢周公

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
如今已與心相識，爾自西行我自東。

禹吾無間然

擔板人多見一間，聖人心思甚周旋。
方知大禹同夫子，彼此觀之無間然。

鄉　黨

一篇《鄉黨》盡威儀，夫子尋常豈自知。
若使區區故如此，其勞終亦不勝爲。

季路問事鬼神

若欲言之固亦難，鬼神情狀苦無端。
要之行盡吾人事，彼此何嘗有兩般。

天下歸仁

雖然此影不離形，莫向形中便認真。
形影兩忘都不見，當於此處認斯人。

文之以禮樂

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
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

君子之德風

君子何常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
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

惟堯則之

巍巍蕩蕩抑神堯，賢智奸邪混一朝。
無物不歸吾造化，去天安得尚遥遥？

如其仁

仁體從來不可名，方圓隨處便成形。
要之自在初無力，以力爲之恐失經。

是知津矣

宣尼頗意在斯人，故爾令由去問津。
大是斯人能會意，知津此語亦爲真。

耰而不輟

看來桀溺與長沮，固是其言大闊疎。
若論耰鋤全不輟，這般風味亦難如。

子絶四

以毋爲絶絶非毋，自謂門人見處疎。
若使聖人真箇絶，不知毋理却何如？

上智下愚不移

性習自然分遠近，智愚安得便無移。困而不學民斯下，愚者要當且力爲。

尹焞篇　昇，音輿，共舉也。

聖學宗傳卷之八終

聖學宗傳卷之九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晁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參閱

朱熹

朱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宋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元晦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後居建陽之考亭。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父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

元晦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爲同門友,元晦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

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栻於長沙,因與南軒論《中庸》大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四年,編《程氏遺書》,因程氏門人所録爲序次去取之。五年,丁内艱。八年,編次《語孟精義》及《通鑑綱目》。九年,作《太極圖傳》《通書解》。

淳熙二年，吕東萊祖謙訪元晦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録》。因送東萊至鵝湖，陸象山九淵兄弟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不合而罷。三年，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四年，《語孟集註》《周易本義》成。

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元晦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今始授任。至郡，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勅額及註疏諸書。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

八年，陸象山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元晦請象山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刻之石。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九年，以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元晦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淮所匿。元晦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授元晦。辭不拜，遂歸。

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元晦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元晦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元晦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以疾告。本部侍郎林

栗，嘗與論《易》《西銘》不合，劾元晦「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元晦行且辭，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復召，辭。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謂：「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凡幾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

元晦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元晦已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元晦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

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晏。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

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

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録院同修撰，進講《大學》。元晦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説甚善，所進册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

慶元元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元晦不軌，復謫永州。元晦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元晦默然，乃取諫稾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元晦，詔落職罷祠。

自元晦去國，侂冑勢益張，以學爲僞，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别其非黨。元晦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先是，臺諫皆韓侂胄所引，争欲以元晦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元晦於建安，元晦待學子惟脱粟飯，紘不悦，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元晦十罪，因有奪職之命，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晦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隔之症。

六年三月己未夜，爲諸生説《太極圖》。庚申夜，復説《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曰「文」。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裡。」

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今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説，今就勳業上説。」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世俗功利權謀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虚内之失，則一而已。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説霸，將經世事業，别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裡」，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瞑目静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癈之不早也。

近日覺向來説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

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徧以告之也！

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説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説經者，不過只説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其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

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是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説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三段説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

之語，是真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向時也杜撰説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

蠡測曰：已上諸語，陽明多揭爲晚年定論。雖語中不明言何年，而語意可推矣。夫論以晚定，則前當有未定者存，或先生改而未逮，門人記而未詳，而後人一概泥之，遂以失先生之旨，故不肖一以定論爲準，而摘其語於後。嗟乎！觀先生前後諸語，而知先生之於道也深矣！

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崙的果子，不知裡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澁，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裡流轉，方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得背着他。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個光

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裡，却不知本是説無這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裡，離他不得。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説着。

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癢處，濟得甚事！

如今不敢説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個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個物事，欲自己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説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己身事。須要先理會這箇路頭。

蠡測曰：已上皆先生妙密之旨，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言求。今人但知讀先生之粗，而不知味先生之精也。

爲學先須立得大腔當了，却旋去裡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是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

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今且道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聖人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説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

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不生。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

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個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自安，欲個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瓦解，無有痕跡矣。」

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

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然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料理。

諸生工夫，不甚超詣。只從大本上理會，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時舉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此心虛明，萬里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裡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

蠡測曰：已上皆提綱挈領處。

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賢爲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裡既說，那裡又說。

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

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

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個；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

《大學》經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

惺地。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是一理。

蠡測曰：已上只是說一，何嘗支離？以是知後之學者自支自離，於先生無與也。

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讀書不可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

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然合在此看。」

一向只就書册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己，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己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言『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

不可只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只是就身上存想。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己。

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不理自身己，説甚別人長短？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假饒句句説得，段段記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設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

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蠡測曰：已上語語歸身。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辟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説功名事業？怎生治人？某這裡，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人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説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

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 自旦至暮，只管展轉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勝物欲不去。」曰：「這個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裡。

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

蠡測曰：已上語語歸心。心即是身，然所謂心，雖不離見在知覺，而未可便以知覺當之。蓋「道心惟微」，微者，不識不知，知覺云乎哉？ 先生謂佛氏所謂心，即吾儒所謂意。觀其病佛如此，則此所謂心者微矣！

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

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

人，何以爲堯、舜？」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

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

所説爲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爲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爲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爲堯、舜而不爲，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説「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爲堯、舜？且子細看，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

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這些道理，更無走作。

蠡測曰：已上諸語，要人立地成聖，與孟子一箇機竅。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説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半落，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禪學一喝一棒，却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説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悦乎？」看來好支離。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人昏時便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

蠡測曰：已上語迅利，如吹毛劍，不容眨眼。誰謂先生之學不歸于宗？

廖子欲別，乞言。先生曰：「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

自修曰：「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欵承教誨。」先生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或問：「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先生曰：「若學不切己，自家一個渾身自無處着，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義剛初拜先生，具述平日之非，力求陶鑄。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没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潑着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浄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先生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

問思慮紛擾，先生曰：「不思慮時，心是何物？」

或謂：「方思所以求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

先生問正淳：「平日如何用功夫？」

曰：「只就己上用工夫。」曰：「己上如何用功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曰：「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裡説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須要窮箇根源來處，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

問「《大學》『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麽物事。」

某説：「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絶少。」先生曰：「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

𣪍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

問：「父子欲其親。」曰：「非是欲其如此。」因指坐間摇扇者曰：「人熱時自會摇扇，不是欲其摇扇也。」

通老問：「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待與説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

問：「學問間斷，工夫最難。」曰：「雖顔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自然接續。」

問静坐用功之法，曰：「静坐只是恁静坐，也無法。」問：「静坐時，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

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自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裡有別底路來？」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功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

問：「『優游涵養，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

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只是着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

吴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吴寀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

黄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得意思都不曾痛切。」

閭丘次孟讀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耳！」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裡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他叫喚來！」

問：「每日靜坐，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

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蠡測曰：已上接引人處，機圓語峻，是大爐鞴。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此緊着眼。

有資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質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

某與人説學問，止是説得大概，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説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

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些氣，只口不會説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何須安一個「必」字在心頭？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云：「似此等

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

蠡測曰：先生分資質高下，即孔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意。惟人有此兩等，則先生立教方便，意可知矣！今人不知此意，便不得先生之旨。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通處。」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境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心無間於未發已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作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延平先生不以爲然，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

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

蠡測曰：先生所以論心性者大略如此，何用紛紛？

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麾下也。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促，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也說『存養心性』，養得光明寂照，無所不偏，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個本是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差處便在這裡。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

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罪過。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説辨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得律底。

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跋趙清獻公家書》曰：「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裡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數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浄，即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着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裡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麽？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裡許。」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説禪，這個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説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麽？」壽

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説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

蠡測曰：先生最爲闢佛，而又未嘗不參尋游戲其間，其中固不可測也。

詩：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緑樹多。

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二首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蕊争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和伯諫

任從耳畔妍聲過，特地胸中順氣萌。箇裡詎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

張栻

張栻，字敬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漢川綿竹人，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

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

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悦。明年，出知袁州。

淳熙改元，敬夫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敬夫，詔除舊職，知静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敬夫爲之簡閲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用。

改知江陵府。敬夫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群盜相率遁去。卒時年四十八。朱元晦與黄榦書曰：「吾道孤矣！」

敬夫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

之何？」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

敬夫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順帝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❶敬夫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敬夫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未必非斯人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或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

❶「順帝」，當指宋孝宗，爲明人避弘治皇帝的廟號而改。《宋史·張栻傳》正作「孝宗」。

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説，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彭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遡而求之，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煩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説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説，自須有闕文。」

蠡測曰：既云無非致知格物事，又何解説之有？龜年非淺淺者，敬夫之方信忽疑，拘於朱説耳。

朱元晦曰：「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其天資明敏，不由階級而得之。」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陸象山遊，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象山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六世祖夷簡，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祖尚書右丞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金華。伯恭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元晦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伯恭既師籍溪，又友張敬夫、朱元

晦，講索益精。

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趨之。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

召試舘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伯恭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子静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鑑。

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舘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

伯恭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伯恭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草木之微，器用之别，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無專一工夫。若比伊川之説，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顢頇爾。

《大學》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異端之學，皆不知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爲二道、本末爲兩端者。朱元晦曰：「此言若爲釋氏發，然吕氏終身學

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説以詆之耶？」

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有人問：「『忠恕』，楊氏、侯氏之説孰是？」伯恭曰：「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

考定《古周易》《書説》《辯志録》，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没，郡人即而祠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又曰：「伯恭亦曾看《藏經》。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

聖學宗傳卷之九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㵾參閱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静，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其兄梭山嘗云：「子静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震動窗櫺，亦豁然有覺。」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年十五，作《郊行詩》，有「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之句。十六歲，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曰：「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此實理實説。子壽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子静嘗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

職，所學大進。」

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子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之曰：「一見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子靜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

至行在，士争從之游，感發興起者甚衆。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

過富陽縣，四明楊簡受教，大有省。子靜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二年，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朱元晦同會於鵞湖。子壽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子靜論議辨析至晚。子壽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子壽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蓁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曰：「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湖，伯恭始問子壽別後新功，子壽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子靜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

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元晦與伯恭商量議論，數十折來，子靜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子靜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乃已。

淳熙八年，元晦爲南康守。春二月，子靜往訪元晦，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説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是年，史浩薦子靜，不赴。元晦致書云：「病中絶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子靜既歸，學者輻輳環坐，嘗數百人。講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其形如象，名曰象山，因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有立議論者，子靜云：「此自是虛説。」又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或問：「子靜之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或問：「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元晦論《太極圖説》，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或諫子靜不必辯者，子靜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

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元晦詆子静。元晦復書云：「南渡已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静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子静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子静一日聞元晦詩「川源紅緑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册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己酉，光宗即位，詔除知荆門軍。明年，至荆門。子静教人如子弟，雖賤隷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黄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既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子静一日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没。」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静室，命灑掃焚香具浴。浴罷，盡易新衣，端坐不復言。明日日中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于數，謚「文安」。

子静云：「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

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户，直截是如此？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

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祖道來見，先生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先生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先生曰：「纏遶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一月，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先生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

屢問之，去華以爲終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先生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却在這裡着到。」先生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温柔時自然寬裕温柔，當發强剛毅時自然發强剛毅。」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克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静，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

蠡測曰：已上皆指示當下之指直截分明也。有道理而不可以道理會也，涉語言而不可以語言求，於此無疑，乃見先生之

面。不然，讀餘語皆虛。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

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一友作書與先生，言其學蕩而無所執。先生復書曰：「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以爲不善耶？」

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

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吾之道，真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説『且將』？」

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説，皆來這裡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説，其實反可寄托其意見。

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

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説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裡，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進，却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某閑説話，皆有落著處。若無謂閑説話，是謂不敬。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

望，無我這般人。

這裡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蠡測曰：歷觀諸語，言言皆説自己，大而非誇。此不是胸中決定如此見得，如何敢放大膽、開大口，決定如此説得？真是一印印定，再無第二義，所以斬釘截鐵，自然承當得過。若晦翁，則云：「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裡。」又解《大學》云：「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由不得自家。」由此觀之，尚然自信不過，較諸象山之決定，似所不及。故曰：晦翁之有得，全在晚年也。

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没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没，虚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説到這裡。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予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旨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將誰使屬之？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説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

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裡，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

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没奈他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

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灶。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

宰。收拾精神在内時，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知非，則本心即復。

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却不怕。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仲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説内，汝只管説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麽？審問箇什麽？明辨箇什麽？篤行箇什麽？」

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説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脩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

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處，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悦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瑶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説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説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説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昔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方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説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爾。」元壽默然。

慟哭於顔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

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

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蠡測曰：要知，要明，要理會，是學問真血脉，故先生屢屢言之。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餘音。」先生首肯之。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何故能攝制

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説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説話去講。

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指顯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

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

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裡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略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且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一件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

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

伯敏云：「某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如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

得静中工夫，又别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静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静亦不正矣。若動静異心，是有二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不由講學，無自而復。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户。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

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强者爲憂、爲耻。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

蠡測曰：象山言，言本心，所謂管歸一路。晦翁曰：「陸子静之學，只管説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觀晦翁之言，句句説着。夫心外更有何物？心外更有何事哉？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能叫喊者，陸子一人而已。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即是邪說，見即是邪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須是信得及乃可。

理只在目前，只是被人自蔽了。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

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裡做箇道理。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

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豈不爾思，室自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説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自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

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

蠡測曰：已上多斬截簡徑、掃蹤滅跡之句。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説！」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唤作規矩。公昨日來説甚規矩？」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

朱元晦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

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説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學問？」

因説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包楊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語阜民云：「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孔門弟子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

阜民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

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錬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换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换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

蠡測曰：已上皆大爐錘鎔鑄鍛煉人處。

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强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

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

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私己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

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

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

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是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

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册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

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涔瀣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

雖古聖賢，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

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説「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讐。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讐。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説却透得，爲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與小後生説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説，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

發植立。若田地不浄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存養是主人，檢點是奴僕。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彘、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麽？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

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絶，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絶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

蠡測曰：已上多膏肓之劑，人須隨病取藥。

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説，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

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顔子之家，簞食瓢飲，其父之貧可知，而其子乃從師周游天下，履宋、衛、陳、蔡之戹而不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

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蠡測曰：先生累言師友之益，而又言不藉師友者何？蓋惟能不藉師友，而後能取師友。世固未有不自立而能用人者也，然予尤有味乎其靈骨之論，蓋斷斷乎當自信者。朱子云：「若謂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千生萬刼，無緣見道。」嗟乎！二賢之語皆徹骨透髓，入道之宗均之乎在是矣！又奚疑哉！又奚疑哉！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氏也説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温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松嘗問梭山云：「孟子説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簒奪之罪？」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嘆曰：

「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所以卒至於無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諸公上殿，多好説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聖人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

蠡測曰：此見先生之經濟，豈小儒曲學所能窺其籓籬者哉？

門人楊簡狀其行，曰：「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説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

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簡又祖辭曰：「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思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

袁燮序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孟子嘗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

包楊贊曰：「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

袁甫奠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備具。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

陳塤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録？而今而後，有誦斯録，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

蔡沉

蔡沉，字仲默，宋建州建陽人。父元

定，字季通，所稱「西山先生」。仲默自勝衣趨拜，[1]即服膺父教。稍長，從朱晦庵游。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作《書集傳》，其《序》曰：「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者，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者，不可不求諸心。」

作《洪範皇極内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静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1] 「趣」，《宋元學案》卷六十七作「趨」，是。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静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静言，則動陽而静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其理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

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内，至大無外。無内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動已而靜，靜已而動，一動一靜，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之妙，萬化之窌，動靜之微。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

其誰始而誰終？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

溟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玆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辯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季通爲言官，疏詆僞學，遠謫道州。州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晦庵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季通不異平時，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晦庵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履以行，仲默徒步數千里以從，脚爲流血。九疑之麓，最楚、粤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季通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悦，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季通没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其先也。」歸隱九峰，當世名卿

將薦用之，仲默不屑就。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

皇極篇巡，音沿。竆，音竅。儌，音叫。

聖學宗傳卷之十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參閲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學者稱「慈湖先生」。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爲學，其功甚密。敬仲生之夕，祥光外燭，四廂望之以爲火也。稍長，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不懈。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敬仲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乃方舒徐展卷，❶下筆若波注。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首秋初夜，宴坐於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爲心外。

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鬻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

❶「卷」，原作「巷」，據《慈湖先生遺書》卷十八改。

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時八年秋七月也。已而，觀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脱去，乃益明。

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横交錯，萬變虚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白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擿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争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淛西撫幹。乃令督三將兵，軍政大脩，衆大和悦。

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營營逐逐、貪利禄、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宣以告。」誨之諄諄不倦，其言坦易明白，人人可曉。諸士一旦得聞，在會有泣下者。

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既赴監，講

《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會逐丞相趙汝愚，敬仲上書遭斥，主管台州崇道觀。

嘉定元年，寧宗更化，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争傳誦，流至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三年，旱蝗，詔求直言。敬仲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

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曰：「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静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因贊曰：「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問曰：「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曰：「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曰：「朕已照破。」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敬仲出，上目送久之。

兼國史院編脩官。奏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疏不果。上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温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

還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攜，緣道傾城哭送。入對，奏言：「宜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則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累遷將作監，兼實録檢討官。

時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敬仲蹙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内外，皆吾赤子，況此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靳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脱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進寳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宫。

理宗即位，詔入見，屢辭。尋以寳謨閣學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有六。

敬仲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時。門人錢時曰：「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説争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

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有功聖門大矣！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

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咏春之間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説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先生是以有《己易》。人皆狥目爲見，狥耳爲聞，而不明夫不可見聞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必、固、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先生是以有《絶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説，疑似支離，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其次急者八，先生是以有《治務》。

敬仲之語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

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横，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横，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寤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明，此未嘗昏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因昏而立明，

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

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

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有强有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强弱，而吾心無强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强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

是，强勉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爲物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

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

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遠而復，不動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顔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

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悦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也。學者當自信，毋自欺，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絶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

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静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人，曰地，曰事，曰物，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

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爲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

或作詠春堂，請專明其旨。先生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别，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警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敷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

作《擊磬記》曰：「昔孔子擊磬於衛，厥有大旨，爲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别，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

作《永堂記》曰：「臯陶曰：『謹厥身，脩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静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斯事至易至簡，如輿薪置其前而人自不見，如鍾鼓置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

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復疑，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紜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也。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

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

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實不曾動，不曾静，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静，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

人惟不知生，故不知死。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執氣血以爲己，執七尺以爲己，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而不知其未始小異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以形觀人，則人固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者人之精，形者人之麁，死生一致，人鬼一貫。

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庸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爲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爲焄蒿、悽愴，此吾之天。百物皆有此天，皆有此地，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

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樂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户之歌》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真，以生爲不反真，其牿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乎言無物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

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

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默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

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苟明此心，此之謂真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此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説，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别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

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内，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内外？仁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不仁之粗者易知，不仁之微者難知。意象微起，即爲不仁；意象微止，亦爲不仁。

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

「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皆斷斷之説。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略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忠信與忠恕者，即吾庸常平直之心，即道。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

妄語之心，即道已。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説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

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己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紜，惡習深固，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遁，慊然自以爲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衆人之日用。

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則可致君爲堯、舜之君；以此治民，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未可輕議，此乃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説不可長。

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縱説横説，不

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脱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學者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故先聖止絶之。聖人先覺，學者後覺耳。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動静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中有新有

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爲喜；行久則厭，以坐爲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己。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際，復不自覺。顔子屢空，還有此否？

吾往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知。

動静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黄金作頑鐵用耳。

人以念慮爲心，是致爲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婁師德唾面自乾，且道唾面從那裡來？有對者俱未當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而來也。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動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己。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無貪戀，則自然見道。

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錢塘王子庸，胸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敬仲告之以「不假更求，

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詩，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惟在道，所問未嘗不疑，蓋日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揚輝躍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不復如前之疑矣。敬仲聞之，喜不能自已。子庸請益，從容問，其情乃猶意其猶有未盡，復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絶也。止絶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絶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直翁來見，自陳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敬仲曰：「直翁恭，願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夭耶！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概至燕居申申夭夭，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臨川張元度踵門就見。元度誠確篤志，夜則收拾精神，休之以靜。敬仲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敬仲曰：「有過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

贈毛誼夫曰：「晝晝皆妙，點點皆妙，

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之，敬之敬之。」

樂平鄒元祥相見，自言近覺。敬仲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弛張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静，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静；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

吴縣葉元吉來訪，執禮甚恭。元吉名祐之，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得先生《絶四碑》一讀，而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説。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嘆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虚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猶若嘗有一物。及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若不見先生，止於半塗。敬仲示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鵞鳴。是同是異難聲説，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牕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鑑澄光萬里清。」

趙德淵極有性氣，後來喜怒不形於己。一日，同徐良甫游，德淵忽於早飯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敬仲後見德淵，德淵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敬仲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

必更求歸宿？」

郡守之東有堂焉，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爲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此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寂然無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千里萬里之外；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旨，實未嘗貴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説，又有存神之説，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問：「董仲舒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飾。」又曰：「設誠於内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飾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爲二，道何由而明？」

濂溪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即神，神即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

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民不能，是賊其民者也。」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夫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路。

或問程正叔：「『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即仁否？」正叔曰：「然。此『一』字，當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正叔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此論殊爲蔽窒，既已謂之「一」矣，何多何少？體認二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惟曰「一以貫之」，別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

正叔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異哉！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强立籓離，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坦夷之道。孟子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羊易牛，即王者之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正叔分裂體用而言之，不可以爲訓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拘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熒惑退舍，果否？」程正叔曰：

「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故有此論。人心即道，無所不通，善心興起，如其真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又謂成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説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既足以感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不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哉！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

蠡測曰：古今論學之言，撒手懸崖，無絲毫粘掛。道人所不敢道，蓋惟慈湖一人而已。誦其言，真自痛快。末後數條，自信無前摘抉前哲，如禪門中所謂喝佛駡祖，是真學佛祖者，尤難與拘攣者道也。

石魚樓詩

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了，緑艾紅榴次第陳。秋鴈聲中休惱僯，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踏着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

其　二

箇裡包坤更括乾，精神微動便紛然。桃紅緑柳春無迹，魚躍鳶飛妙不傳。麥浪豈緣風滾滾，荷珠不爲露涓涓。分明是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又偶作六首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却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没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莫將愛敬復雕鐫，一片真純幸自全。待得將心去鉤索，旋栽荆棘向芝田。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

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却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題慈湖六首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煙水平軒檻，觸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處，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連深翠，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爲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今萬古罕人知？
只今講學從游地，一聽思爲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慇懃爲語從游子，孰是思爲孰是疑。

金明池篇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略，又添箇山青水緑。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詞雕琢。

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静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即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説着。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稱「西山先生」，宋建之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已誅，人對言：「侂胄倡爲僞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

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初，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

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大平，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榘等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密、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希元以知袁州趙筱夫對，上親擢筱夫直秘閣。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屢陳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

落職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紹定間，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懽聲動地。

召爲户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

踰年，拜參知政事。三乞辭禄，疾亟，冠帶起坐，卒，謚「文忠」。

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論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希元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先，嘉定初居館職時，秘書郎楊敬仲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守泉州日，著《心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周、程、朱之言，凡謂心之説，靡不畢備。

詩

飽食安居樂矣哉，這場春夢幾時回？

若還要醒如今醒，莫待藤枯樹倒來。

人説崑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

世傳人説恐無據，今我家傳乃不虚。

人生難得今已得，人道難聞今已聞。

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大丈夫兮宜早早，休言今日又明朝。

等閑趯倒崑崙柱，風自清兮月自高。

許衡

許衡，字仲平，號魯齋，懷之河内人也。生金章宗大安元年，宋寧宗嘉定元年也。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當暑中過河陽，渴甚，❶道有梨，衆争取啖之，仲平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仲平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元憲宗四年，世祖出王秦中，召仲平爲京兆提學。

世祖即位，召至京師。

至元間，除中書左丞。八年，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欵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蔽，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疾請還。病革，家人祠，仲平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七十二。

❶「渴」，原作「暍」，據《魯齋遺書》卷十三改。

吴　澄

吴澄，字伯清，元時崇仁人。伯清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而伯清生。伯清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伯清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十九歲，作《道統圖》，自識曰：「昔程、朱二夫子，年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絶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十有九年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可不懼哉！可不念哉！」

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伯清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焉。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

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初，伯清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天曆三年，朝廷以伯清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伯清卒，年八十五，謚「文正」。

伯清嘗著《本心樓記》，曰：「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之體在是矣。操存舍亡，

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之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事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爾。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此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特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也。」

又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極，所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亦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説，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

識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行不著、習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説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又曰：「人皆可以爲聖人，特患不爲耳！學必志於爲聖人，苟遂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棄一耳！」又曰：「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此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己，能艴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猶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又曰：「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爲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又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黃　澤

黃澤，字楚望，元時人，家九江。楚望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

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絶學爲己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頤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

楚望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閑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當時，臨川吴草廬養疾九江濂溪書院，見楚望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

「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著》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黄楚望者。」然楚望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

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楚望於濂溪書院，受一經之學。楚望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

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弟。汸始拜楚望，請問治經之要。楚望告之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楚望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

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吴草廬，獨敬異焉。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証　王繼𤏩參閱

薛瑄

薛瑄，字德温，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初一夕，家人夢紫衣人謁見，而敬軒生。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敬軒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

尋，父司教鄢陵。時例庠乏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强敬軒應河南鄉試。敬軒勉就試，遂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舘之訓諸子，敬軒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敬軒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録《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

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敬軒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

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敬軒。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敬軒出振意，欲敬軒一見振，敬軒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敬軒爲辯其冤。臺臣諂事振，劾敬軒受賄出人死，請廷鞠，振曰：「是固應死。」竟坐敬軒死。繫獄待決，人皆危之，敬軒怡然曰：「辯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敬軒家居六年，造詣益邃。

正統己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

景泰初，敬軒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敬軒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饋扇，敬軒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敬軒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敬軒：「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舘閣之職。」上曰：「内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

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是歲，敬軒復乞致仕，不允。

俗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敬軒不入，俟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敬軒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

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會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勅，即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敬軒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

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游甚衆。敬軒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訃聞，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

耿氏曰：「關中吕涇野記公祠，述立朝風節詳矣。然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虚。』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余惟先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諸緒言，誠亦知性者哉！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鮮不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何賴焉？」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鎗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悦。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

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絶，此果何物耶？竟不可得而名也。

元無虧欠，元無止息。

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有本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爲一體者，不足以語之。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静、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爲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爲是百體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爲之主，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人只於身内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内外也。

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曰命、曰性、曰誠、曰道、曰理、曰太極，一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

故强名之曰道耳。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吴與弼

吴與弼，字子傅，别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幼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焉。及覩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必可學。於是盡焚應舉文字，謝絶人事，獨處小樓二年，收斂身心，沉潛義理。或以爲不達時宜，或以爲闊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得。父溥，爲國子司業。時往省，粗衣敝履，人莫識之。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康齋獨正襟危坐。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之。

康齋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暇則咏物適興，胸襟高邁。有《詠桃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新會陳白沙來受學，康齋絶無講說，使白沙斸地植蔬編籬。康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白沙嘗以《周易》疑義求質，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雍也。白沙如其言，往謁。適海雍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

辯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海𨕖語兒輩曰：「吴康齋非愛我者。」

天順初，上命行人齎勑書、束帛造其廬。比至，上召吏部，命爲左春坊諭德，引見文華殿。對云：「老病不堪供職。」上不允所辭，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康齋終不就，表陳十事以謝。首舉程頤，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伏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知者以爲篤論，而不知者以爲常談也。還山未幾，卒，年七十九。

康齋嘗曰：「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

南軒讀《孟子》甚樂，緑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闃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寫詩南軒：「嵐光日色，隱映花木。而和禽上下，情甚暢也。值此暮春，想夫舞雩。千載之下，此心同符。」

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

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静，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

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處，久方得之，蓋亦别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

月下咏詩：「獨步緑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

攻心之事。

勿忘勿助，近日少知此味。

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

白沙曰：「張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訶大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别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

正統丁卯，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甲戌，從臨川吴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遇白沙亦如此。白沙自臨川歸，閉户讀書，徹夜不寢。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

白沙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吴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

舍繁求約，惟在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涣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成化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驚歎，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賀欽時爲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謁白沙，執弟子禮。即日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於别室，出告反面。

白沙既歸，四方學者來從日益衆。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亹亹不少厭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凡七越月，别歸。白沙語之曰：「子淩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世卿歸，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謝恩歸。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

白沙事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或勸白沙著書，不答。弘治戊

午遘疾，越二年卒。萬曆乙酉，從祀孔廟。

白沙語云：「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宇宙間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

人争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昔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

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理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你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都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説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禄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内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

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謂僧太虛，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

三尺童子，聞稱其善則喜、惡則怒，是何心哉？

孔子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

人要學聖賢，若只是希慕之心，却恐末稍末易輳泊，卒至廢弛。若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耶？思量到此，見得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乃自得之學也。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終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來面目也。

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

夫道無動静也，得之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欲静，即非静矣。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横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竊附孟子、横渠之後。彼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不求自得，誦説雖多，影響而已。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某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虚語。

昔夫子設教洙泗，博文約禮之誨，夫豈獨屢空之回得聞？三千之徒，莫不與聞焉。卒之啟手足，得正而斃者，曾子之外，果誰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爲末學。道不行，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

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更能向學求向上一着，不枉費浮生歲月，豈不抵掌爲之三歎乎！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

一真一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不屆也。

學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是快活，便肯

向前。下面節節推去，無非一箇道理。

士而未聞道，未免爲物撓。知道則有主，不爲物撓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

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孟子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子，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

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碍。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來皆一般。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魄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慾淫；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静之間。縱百揣度，祗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

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也。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 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 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懽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 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 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 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着此事？ 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翺翔，固吾儒事也。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

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今人大抵無識見，卑闒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謂羅一峰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浄浄。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輳泊』，是紫陽語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謂馬伯幹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脱地，亦漸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詩

自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顔，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獨予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答張内翰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

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玆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學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洗竹

洗竹洗荒枝，洗心洗狂馳。老夫無可洗，抱膝洗吾詩。

觀群兒釣

群兒齊弄釣，其一偏多遇。餘三未得手，投竿來上樹。

贈人

天下元無事，勞勞我有心。相攜沙上語，山月二更深。

對竹

竹色上牆多，南薰緑幾何。時無分付處，野鳥自來歌。

隨筆

一歲十匹衣，一日兩杯飯。真樂苟不存，衣食爲心患。

夢後作

幻迹有去來，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羅襟。

題南窗壁

南風吹面處，不省是南窗。此意無人會，乾坤落酒缸。

贈人

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龜山夜月

夜半龜山月，能開萬頃秋。試從開處望，照公湖上樓。

贈釣伴

短短蔞蒿淺淺灣，夕陽斜影對南山。大船鼓枻唱歌去，小艇得魚吹笛還。

春中

小雨如絲落晚風，東風無計駐殘紅。野人不是傷春客，春在野人杯酒中。

獨速

獨速溪邊舞釣簑，月明醉影共婆娑。
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不要多。

寄興

明月清風放兩頭，一笻挑到古尼丘。
而今老去無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

茂叔愛蓮

不枝不蔓體本具，外直中通用乃神。
我即蓮花花即我，如公方是愛蓮人。

喜晴

西林收雨鵓鳩靈，捲被開窗對曉晴。
風日醉花花醉鳥，竹門啼過兩三聲。

寄人

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枕上

正翕眼時元活活，到敷散處自乾乾。
誰會五行真動靜，萬古周流本自然。

元　旦

酒杯不與年顔老，詩興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栖栖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洪鈞？

雜　興

家學華山一覺眠，圖書亦在枕頭邊。傍花隨柳我尋句，剩水殘山天賜年。竹徑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平生我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

偶憶夢中長髯道士，用一囊貯羅浮山遺予戲作

飛雲萬丈來冥冥，囊括誰將隻手擎。南極回頭一閣老，鐵橋有路中天行。山通碧落神明衛，地有丹砂草木靈。若個長髯應識我，古來真隱不知名。

夜　坐

半屬虛空半屬身，絪緼一氣似初春。儸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不著絲毫也可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些兒欲問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更説除生滅，黄老惟知養自然。且與蜉蝣同幻化，祇應

龜鶴算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白沙舟中

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間？雙眸少見鸞高翥，百歲當知蔗倒餐。影響何勞空說夢，功名真個不如閑。何人解脫葫蘆纏，跳下漁磯共釣竿。白沙先生六十年，脚頭到處是青天。幾塲世事攢眉應，千丈雲根枕頂眠。今夕高談真不偶，後來勝會恐無緣。白頭不起江門浪，打住吟風弄月船。好月江門客未眠，水風吹冷綠楊煙。望窮碧海三山路，興滿羅浮七洞天。勢利可能驅我輩，路人剛道是神僊。千峰不語留君醉，乞與人間作畫船。

寄太虛

衆生尊我我須勞，公在吾儒公亦豪。數點曉星滄海遠，一牀秋月定山高。性空彼我無差別，力大乾坤可跌交。十二萬年如指掌，且挵閑弄在甄陶。

示人

支離病骨此閑行，搭颯短簑何太輕。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草秋還綠，偷賞黃花晚更清。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答勸著述

一入商量便作疑，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還須酒，勾管風花却要詩。孟子生憂傳道廢，仲尼不怕著書迷。青天試問東南上，何處凌空柱杖飛？

碧玉樓

乾坤真妙此臺開，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難著句，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閑隱几，千千山遶又川迴。

飲酒

酌酒勸公公自謌，三杯無奈老狂何。坐忘碧玉今何世，舞破春風是此簑。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江門詩景年年是，每到年來詩便多。

靜軒

崆峒道士出山頻，還入崆峒作主人。當說夢時都是夢，未逢真處更求真。蒲團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塵。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蠡測曰：本朝理學至白沙，自鑿一戶牖，其精神命脈，全吐露於詩句中，亦可謂無待之豪傑也已。然而，胡敬齋則云：「陳

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夫白沙本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又謂不是順其自然。勘破毫髮間，具眼者當自分明。

陳真晟

陳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稱「布衣先生」。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來。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功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説，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見得親切。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同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乞召見而陳其説。不報。下禮部，亦寢不行。既而家居，有所陳於當道諸君子，皆無所遇。聞臨川吴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兒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尼之，不果而返。歸鎮海，卒。

蠡測曰：布衣謂真知，則行在其中，知行合一之旨已萌芽於此矣。後胡敬齋亦謂，第一怕見得不真。二先生之於學問頭腦，其亦有所得也夫。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别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垂七歲，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吴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絶意仕進，充養日邃。

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敬爲所居常。端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録》。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先生語云：「高者入於空虚，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説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虚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學不爲己，雖有顔、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髪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❶參閱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别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祖竹軒公天叙，命名曰「雲」。陽明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竹軒公攜陽明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

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巹日，偶出閑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趺坐，與語，夜遂忘歸。

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吴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陽明故好謔，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陽明正色曰：「吾昔放逸，今

❶「炳」，原作「炳」，諸卷皆作「炳」，據改。

知過當改也。」

壬子，二十一歲，舉于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諉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恥者，陽明曰：「子以不第爲恥，吾以不第動心爲恥。」

戊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

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録江北，游九華山，宿化城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陽明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别。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陽明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

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云。時年

三十四。

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逮繫言官，陽明抗疏救之。瑾矯詔收陽明，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

丁卯，陽明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遯。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哮吼不入。及旦，僧見陽明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鐵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遁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兗、朱節受學。秋，三子舉于鄉，陽明爲序，以明師友之義。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鴃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已。教之範土架木爲茇，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陽明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有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陽明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陽明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脱，即死生一念，亦皆摒置。端居澄默，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説》。時年三十六矣。

居夷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陽明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

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陽明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綰論學。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陽明托孤以女娶其胤子。是年，陽明陞南比部主事。

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位在陽明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

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游瑯琊、瀼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

甲戌，陞南鴻臚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以詩促之歸，曰：「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原静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陽明懲末俗卑污，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

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刼掠爲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陽明莅任，纔旬日，即議進勦。凡三月，而漳寇平。五月，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陽明爲文諭之。諭文哀憫無辜，情詞藹然。酋長盧河等即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陽明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削平諸地，建崇義縣。

戊寅，征三浰。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浰頭酋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猂酋來見。陽明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陽明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陽明親率軍直擣下浰，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右副都御史。

陽明莅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略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强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

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

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録》。九月，脩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益衆。一日，舉酒勞諸生，且曰：「用以相報。」諸生瞿然請故，陽明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常恐有愧諸君。直須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安，此即諸君之助也。」十月，舉鄉約。己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陽明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拜，可尋常計乎？」陽明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急救安慶。陽明以爲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❶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略，俱如期至信地。陽明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宜堅壁待援。陽明曰：「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黄家渡。賊兵鼓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

方陽明初入南昌時，日坐都院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

❶ 「法」上，疑闕一「兵」字。

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陽明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陽明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宣。

時奸奄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叵測矣。陽明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固璫中稱良者，遂自稱病，卧西湖净慈寺中，候進止。久之，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讒搆，譖陽明有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逆命。陽明知其謀，聞召，即乘小舫，亟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詥陽明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記事，末有「嘉靖我邦國」之句。其年夏，復如贛，大閱士卒，教習戰法。奸宦江彬遣人來覘動静，門人危疑甚，間請釋兵回省。陽明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

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陽明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陽明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算，内戢凶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凛凛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省葬，不允。陽明聞父病，亟幾欲逃奔。一日，聞諸門人曰：「我欲逃歸，何無一人贊行者？」周仲起對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著相。」陽明曰：「此相安能不著？」秋，返南昌，泰州王銀來謁，稱弟子，爲易名「艮」。

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

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鋭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爲勸。陽明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倶指爲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吴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宫，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録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尚鈌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倣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陽明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六月，赴内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贄見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陽明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陽明，以此滋不悦。捷奏，久不賞。

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録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翁誕辰，陽明捧觴爲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陽明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廚。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陽明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

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宫策問心學，陰爲詆鬭，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彦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陽明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

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陽明爲會試分考時所録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彦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陽明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陽明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懼然樂而忘歸也。其鄉人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乃爾？」澐曰：「吾方幸脱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渟瀣而振羽於雲霄，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所好。」遂自號「從吾道人」，陽明作《從吾道人記》以贈之。八月之望，月白如洗，陽明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夷猶，遠近相答。陽明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陽明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没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

因，而莫之省脱。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脱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

錢德洪與魏良政、良器等讀書城南時，游禹穴諸勝，每出，旬日忘返。德洪父往視之，曰：「諸君得無妨課業乎？」良政等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説，譬打蛇就七寸，何憂不得耶？」洪父疑未釋，進問陽明。陽明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

明年乙酉，錢楩、魏良政並發解江浙，餘多見録。洪父聞之曰：「打蛇得七寸，信然矣！」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録》。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爲六安州守，奉書問學，以爲初改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並舉南宫，俱不廷對歸。陽明喜。丁亥，寄示黄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頽靡者。」

四月，鄒守益刻《文録》於廣德州。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尅，嶺南大困，乃特起陽明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説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

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説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陽明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陽明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

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别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寄書錢德洪、王畿曰:「紹興書院中同志,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此自慰耳!」陽明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陽明簿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陽明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

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是。至於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善：因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也；八寨不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永不爲變，化爲良民，八也。」

陽明平賊後，與錢、王二子書曰：「地方事幸遂平息，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也！」冬，謁伏波廟。陽明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

過增城，訪湛甘泉。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廿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延途候命。門人周積，方爲南安推官，來見。陽明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陽明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陽明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夙忌陽明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先生一日喟然發嘆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有問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傍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先生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

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自今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某於此良知之説，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説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近來，却見得良知日益真切簡易。世儒尚有致疑于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誚某講學者

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説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説得！」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狂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

良知即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謂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

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區區所論致知，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于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依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

明道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人人自有的。

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

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脉路。

良知明白，隨你静處去體悟也好，隨你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時無動無静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

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

物邪？

心不可以動静爲體用，動静，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極，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塵沙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了。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真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心與物同體，只是一箇靈明。充天

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萬物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更没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没有我的靈明。或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没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伊川所云「纔明彼，便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

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育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

心之本體，原是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原不動，理原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蠡測曰：已上數十條語，前多言知，後多言心。心即知，知即心，無有二也。單言心，恐無入處，故醒之以知。單言知，恐以情識當之，故揭之以良。良知者，無知而知，猶無極而太極也。後儒不悟斯旨，謂良知不足以盡彼，假見聞爲增益者，固支離之舊習。近有求無聲臭於良知之前者，是將謂無極之上，更有物也。其不能真見良知，而失先生之旨均矣。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

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説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是聖人教人差了。

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

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釋氏輪迴變幻之論，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逆之途，倏然而流入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幻，但人不自覺耳。

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學問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見得時，横説竪説皆是。若於此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

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凡一毫私欲之萌，即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説，未足以知堯、舜之心。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危即過也。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

謂舉學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蠡測曰：以上語語皆指示人用功頭腦處，極爲緊切。或以良知之學，爲無實踐之功者，亦盲人咎日，弗察而已矣。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

黄勉叔問：「心無惡念時，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若又

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燈。」

問：「善惡兩端如冰炭，如何謂只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善，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

薛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麽心？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麽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曰：「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説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不須着力，不須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董蘿石出游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

錢德洪言：「要見人品高下甚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辟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功夫何似？」一友舉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説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説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用功，只是要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

方是真切功夫。若只管求光景，説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問：「寧静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静時，亦只是氣寧静，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静？以寧静爲主，未必能循理。」

王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説，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説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説本體。」先生然之。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問道之精麄，先生曰：「道無精麄，人之所見有精麄。」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僊、釋，先生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其後見得聖人之學，始自嘆悔。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真要

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口道盡，汝尚自不會。」

問：「未發已發，辟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了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僊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問：「近來工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安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

問：「大人與物同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馬于中伺，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是信不及，都是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

異端。」

一友問功夫，先生曰：「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說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說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問：「不覩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覩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亦得。」

問：「邵端峰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我這裡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有何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汪景顏出宰，請益。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陸澄欲一切屏絕之，先生曰：「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甲兵、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

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

陳九川問：「近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周子言：『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定字主其本體也。」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倫以訓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心一而已矣。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張元沖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爭毫釐，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僊；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

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壯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鄭德夫問：「儒與釋孰異？」先生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說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

錢德洪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亦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悦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

一爲問：「致知之訓既領之矣，敢請益？」先生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與，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

永康周瑩嘗學於應元忠，既乃復見先生而請益。先生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先生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子悚然而起，茫然

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先生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遥。」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兹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兹益難矣！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强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苟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于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

問：「有人夜怕鬼者，如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害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即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即是懼鬼迷也。」

郡守南大吉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

陸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曰：「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説者，有自發用上説者，有自源頭上説者，有自流弊處説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辟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的眼，就説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的眼，就説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説性，直從源頭上説，亦是説箇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説，是從流弊上説來，也未可盡説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

《答顧麟書》曰：「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初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

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辟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癢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

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蠡測曰：已上皆因質隨機，開示化導，方便深微，互見各發，如化工造物之神，不可以擬議執著者也。

又曰：先生每言循理去欲，當認理欲二字分明。篇中云：「有心之私便是欲，則知無着便是理」，所以云「於心上尋箇理便是理障」，其旨可識矣！先生又云：「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

是善。」然則，今人良知不明，則所謂理者，未必是理，以欲爲理。而先生之旨湮矣，慎之哉！

詠良知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
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塲中錯用功。
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却笑從頭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
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
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
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次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甚分明。
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
久奈世儒横臆説，競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示諸生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
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
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
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

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徐　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壻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祈州知州。愛始聞知行合一之訓，汩没舊説，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

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即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胸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醒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絶河矣。

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爲南鴻臚卿。愛與黄綰等，日夕聚師門，漬礪不懈，同志益親，愛率之也。陞南兵部郎中。丁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

愛及陽明之門獨先，聞道亦早。嘗游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語，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録》，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

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曰：「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嘗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曰：「然。」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愛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説，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説，若冰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居夷三載，已超入聖域。愛朝夕門下，但見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麄，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㸁

錢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録》，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父恚曰：「爾固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男聞教以來，心日開朗。科第逼，予則有之。人試胡慮哉！」

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衣，睢睢相依，咸共訕誹，指爲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舘下。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爲教授師。

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文成迎會笑曰：「吾設教以待四方英賢，譬之市肆，主人開行以集四方之貨。奇

貨既歸，百貨將日積，主人可無乏行之歎矣！」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集，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誦讀，或列坐講解，而緒山與龍谿往來參究，一提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

丁亥，與龍谿證道於天泉橋。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爲服喪。父曰：「吾貧，冀禄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胤子。內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塲，妥綏靈爽，約同志數人，輪守文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遺教。

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吴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

乙未，丁内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主事。時缺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欲以擢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循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爲趙講《易》，每賡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農。

緒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益覺自信。獄中嘗書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

法象，本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緒山生還，拜父膝下，恍若隔世。承懽良久，始宅父憂。自後，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江淛、宣歙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咸設臯比以待。《文成年譜》三紀未就，緒山實成之。年七十，作《頤閑疏》，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游，相期同志，春秋會于天真。因爲湖上浹旬遊處，共証交修。甲戌年，竟卒于湖上之表忠觀，其先祠也。年七十九。

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閧然指爲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絶，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爲王，偏守一隅，甘將中原讓歸夷狄，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者，群然目以爲迂，亦可哀已！」

吾人與萬物混處于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辨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辨其色者誰與？❶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爲之辨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

❶「者」，原重，今據上下文例删。

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非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其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于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于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于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

吾口不爽于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于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于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于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于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于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于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于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即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即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

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洊入于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于不識不知之中而洊入之私，豈非蔽于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于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于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己百，人十以至己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倀倀焉求索于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真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姸媸，而不可留

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曀霾絪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爲太虚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絶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説其間也。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綱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己。竅於目爲明，竅於耳爲聰，竅於口爲义，竅於四肢爲禮，竅於心思爲變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内徹外，而内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至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汝能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身渺然與天地參，每思至此，心便惘然，故不敢承當。」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衆起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人心至誠，又與天地奚二？」曰：「人能終天地之功，理誠有之，但

恐須聖人在天子之位。」先生曰：「學者小視其心，自喪其真耳！且試言之：爾目盡萬物之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盡萬物之聲，耳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天地古今之變，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否？人特自間于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聞教至此，所患不誠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耳！」先生曰：「以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未究天人之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人説配天配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人與天地一也，吾心靈明，爲天地主宰。天地無吾心，則地不見其博厚矣，天不見其高明矣，古今不見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幾乎息矣。諸君自盡求誠之功，又何疑于配天配地乎？」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静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禮自嘆平日多過，先生曰：「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原無前後，一是即是，一非即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諸生侍宿，鷄鳴而醒，起坐。先生問曰：「醒來意思如何？」一友對曰：「此時景象難言。」曰：「此着景象矣。」一友言：「夢中亦知恐惕。」先生曰：「此是説夢矣。」一

友言：「醒來多念，屏除不去，安得使之澄然無事？」曰：「此念與心鬬矣。」未達，請問。先生曰：「須是認得良知面目。若不曾認得良知，只於一切念上屏絶，是心與念鬬，時起時滅，曷有窮已？良知原是生生不息，思念烏容屏絶？屏絶念頭，只認虛寂爲本體，是着虛境。醒後不覺，且言夢，是着夢境。」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于心，住於見者，見即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以見得，其於本體，猶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字？

問：「人生而静，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消，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日著日察，亦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静，執知見爲保任，非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証。心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静；自無不静，不必言初念；自無初無終，不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有賊即覺，是否？」曰：「賊亦只是主人翁自做。」

問：「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聞而入。但纔説不覩不聞，即着不覩不聞之見矣。今不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致知之功，須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

本體，群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而不應，問者固請。先生曰：「功夫略見端倪，正好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悟，纔着分解，即已淺矣。」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曰：「只是未信良知。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

問：「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能保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怕此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説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未能神觸神應，何如？」曰：「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與聖人同，何待求能？」

問：「學問須要超脱。」曰：「汝之所謂超脱，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説超脱，異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脱；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脱；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脱，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脱也。」

問：「學問在人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工夫否？」曰：「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狥人忘己。」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説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問順境逆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

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悦矣。心有意必，何處非逆？」

問：「鄉愿闇然媚世，孟子從何處勘破？」曰：「從他譏狂狷之言見之。狂者行不掩言，正與他忠信廉潔相反；狷者不屑不潔，正與他同流合污相反。鄉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以立己，同流合污以容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合，故自以爲是。但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故可與裁。鄉愿却攙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只是要人稱好，將本根已揠拔壞了，故曰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而衆情未協，若同衆則狗俗，違衆則傷情。如何？」曰：「此只在良知上求，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盡人之性。」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嘗過爲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之言皆非真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魚兔，魚兔真而筌蹄非真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亦無得，是得亦非真，而無所得之爲真也。

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已矣；毋自欺之功，復得良知本然之體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此指出良知不欺之體以示人也。致知之功，在好惡上，故曰致知在格物。離却好惡，更無致知之功矣。故《大學》「誠意」章，指出「好惡」二字；「正心」章「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亦只一好惡；「修身」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只一好惡；「治國」章「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只一好惡；「平天下」章「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亦只一好惡。好惡一正，而物無不格，身心、國家、天下之理，一歸于正矣。

至善者，吾心之本體也，即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只一功也。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稱「龍谿先

生」。弘治戊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説，共黜之。」龍谿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

龍谿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願從者日衆。

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静室居之，踰年大悟，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

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當覲試，仕士咸集，子其往焉。」龍谿曰：「諾！」乃覓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録》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瑶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龍谿，與相辨証，大爲推服。

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己見，不數數顧時式。賴有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緒山錢公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文成見而喜之。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谿與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興起爲多。

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

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銓，亦非善學也。」

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説，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説，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

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以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著。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内相傳，天泉証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

文成發舟，龍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問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説詔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俞之。

文成至洪都，鄒司成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説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

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龍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服心喪三年。建天

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龍谿取正焉。

龍谿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公孚敬，欲引置一甲，龍谿不應。開吉士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久，乃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痊，待補。時相夏貴溪公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龍谿門生也，首以龍谿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

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德。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武選郎中，再疏乞休。銓司報與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先生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遂力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龍谿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應旂後宦浙，造門謝過。龍谿曰：「某平生只知自反，未嘗尤人。」應旂愧服而去。

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

龍谿年八十，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

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苦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晚年宗説，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領受，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秦火，鑿於訓詁，淆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我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一洗支離之習，以會歸於一，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扣請印証，面相指授，欣然若有契於心。儀刑雖遠，謦欬尚存，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志友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大旨奥義，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庚午，遭回禄。作自訟長語曰：「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以致於此，更復何言？不肖妄意聖修之學，聞教以來，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不以聚友講學爲事。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裡昭明，如咸池之浴日，無復世情陰靄，間雜障翳否乎？大

庭廣衆之中，輯柔似矣，果能嚴于屋漏，無愧於神明否乎？」又曰：「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龍谿嘗自贊其像曰：「行己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洞照千古而不踰咫尺，俯視萬物而不異尋常，潛而若見，發而若藏。幾希乎！一息千里，而忘其牝牡驪黃。」

癸未卒，年八十六。

先生語云：「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未離生死窠臼。」

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

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疚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証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

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己物，方是超物外。

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

此件事，無氣魄可輳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脱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脱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

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浄浄，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証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毁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裡，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毁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

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

如鷄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吾人惟不能自信，未得箇悟入處，

所以未免傍人門户，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彩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彩、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才有執着，終成管帶，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執捉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

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著，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羅籠，掃空窠臼，徹内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浄浄，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個宇泰收功之期。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

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内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中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古今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証，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

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覿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争奈取捨些子不得。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辦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久久純熟，自有覿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善學者，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

色，自能辨青黄，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虚也。致虚，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其求復吾之虚體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虚，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彷，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宫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汩其聰明之體，其不至於聾且瞶者幾希矣！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别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别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無隱顯，語默興居，瞬息動静，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

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見在行持，已知不落格套。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未瑩，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矯枉之過也。這些子千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

褒然聚於一堂，神肅氣沖，揖讓酬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只此是學。使平時感應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言，非贅則狂。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絶學？

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即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証，不作些子漏泄。動静二相，了然不生。有事時主宰常惺，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常惺，自不至著空。時時習静，察識端倪，泠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欲覓静，謂之守静塵，非真静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彀率，則非善教矣。

嗜慾深痼，割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絶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倣書以至於羲、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大抵敦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於聖人，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

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主善，或主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别。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遺，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

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始爲有用力處。

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於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賁飾，雖使勳業格天，譽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也。

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約古今人品高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禄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絶，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禄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蓋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時而倡爲道德之説，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辟諸寶鼎

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内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彀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於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内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問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於

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

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循典要，涉思爲，終身陷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鬩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霸』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於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共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顔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於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

姤，乾、坤互用，動静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凡，即師門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也。萬物備於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意者動静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門家學也。」

問老、佛虚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説到虚，聖人豈能於虚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説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説虚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説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元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静之幾，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静、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脱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

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彩；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

詩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己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登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峰高。

贈錢八山閉關四首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
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横奈爾何？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
百年一日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
水竹岩花都見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即水成波佛即魔。
却笑山僧亦饒舌，强從丈室問如何。

曰：「《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惟恐易

盡，何也？ 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 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又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 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 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 遂令良知密藏，照然揭日月而行中天； 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 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 嗟夫！ 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 嗟我先生，惟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 惟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 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 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呫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 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也，是先生之所重也。 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 先生夭壽不二，生死若一，雖亡固存者也。 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晁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參閲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王文成公弟子，少文成十九歲。九歲，從父南大理宦邸，羅整菴欽順見而奇之，棘寺寮寀相慶，署中有顔子云。

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踰年，引疾歸。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

己卯，就質文成於虔臺，文成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肅贄師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率昆季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

嘉靖壬午，世宗登極，録舊臣。逾年，東郭始出，如越謁文成，參訂月餘。既别，文成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云：「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虚，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經筵。會大禮議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履任。

東郭未歷吏事而涖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擿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詞，❶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太間志學風，至今冠江左，東郭啟之也。

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

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瑄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東郭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册，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舘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該自陳。東郭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

壬戌，東郭年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謚「文莊」。

先生語云：「人心之靈，萬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燦然不

❶「詞」，當爲「祠」字之誤，《明史》本傳作「祠」。

爽。自慊自欺由己，而由人乎哉？」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没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而以戒懼爲涉於起意，非特誤認戒懼，抑誤認覺與平等矣。自堯、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邇不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學也。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瞒昧不得，而無形無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强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於

洗心，與神明伍處，尚隔幾層。

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而纔説第二等者，便以爲自棄。彼其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没溺於卑污乎？或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忠信原慤，不爲不義，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

始學工夫，與聖人原無二項，然亦自有生熟難易。向在南都，人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僕答之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珠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遂謂填珠模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

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虚。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論忿懥好樂，皆非天德；不論畏敬賤惡，皆非王道。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聖學之裂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即物

以窮理，則萬物備於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井有人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則求諸事爲矣；博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顔，見稱爲好學。而夷考其功，專求之於内，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於心術之微。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脉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數句見之；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不覩不聞，非無覩無聞也，即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莫見莫顯，即體物而不遺，故曰微之顯。微字，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是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穆穆，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爲學，誨人不倦者以此爲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也。

夫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騖，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凝神内照，而人倫庶物脱略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慎恐懼，無繁簡，無内外，無須臾之離，是去智與私，而太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動分靜，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於天，

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川，隤然常流矣；内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瀦深潭，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乎晝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何以言學乎？

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脉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宣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册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命之曰費。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儕果能知費而隱、隱而費，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云爲、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有；見無矣，未嘗見真無；故見見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竅穿坏，道術必爲天下裂。

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韋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

一物不知爲耻，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圓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脩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博施之要乎？

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於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圓率由以出者也。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達之爲義，炯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摹方效圓而昧于規矩，蓋知炯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

同志集於清原，東郭子曰：「凡我同志，相與無忘於師訓，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闕歟？」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誠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正心脩身，其將二事乎？」曰：「有所忿懥、好樂、親愛、賤惡而辟者，是誠意之功未盡也。故格、致、誠、正、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隣里鄉黨也；非隣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故脩己以安百姓，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

也，而其目曰上下、前後、左右、天子、庶人共之。」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最分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何得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

避暑武功，發明「牛山之木」章云：「此是孟子示人改過之方。」繼詰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興王之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助吾孝養之資者，而可咎耶？」「諸兒以牛羊、斧斤，其咎在己。」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知其由己，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避處。」

古今人不相逮，繫于學術，不繫于氣稟。忠信與聖人同，以言乎氣稟也；好學與聖人異，以言乎學術也。聖人之學術，非於忠信有所加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于慥慥相顧，能不失其天命之性而已矣。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悦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語曰：「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由

志耶？由才耶？

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決排之功夫豈不勞？然惟去其壅而導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其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於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

蠡測曰：文成倡道於晦翁之後，有揭掀旋轉之功。人之耳目積習難移，故《傳習録》中語帶方便向上一機，偶拈示於天泉橋上，而未盡托出，時節使之然也。文成之教大行江右，而江右諸賢識得此意，於良知之微，雖自妙契至開示人處，則多就昭昭靈靈、知是知非一竅以爲提撕，使人有所依據而漸通其微。若自所踐履，又皆皭然不滓，爲世儀表，蓋其善發師門之藴也。如此爲訓，而後之人猶有掠虚影者，謂良知淪於空寂，少却躬行，執一隅者；謂良知已屬後天，未是本體。卒亦如之何哉？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王文成公弟子。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爲聞。文成論學，即慕悦之，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

赴春試者再。

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侵，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脩身之學。遷南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聶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直工文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内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與聞大政。時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而疾遽不起，年五十有九。謚「文莊」。

初，文成得南野，大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南野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文成。文成答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南野遂悟良知真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静寂感内外之殊，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由是沛然不疑，躬行益篤，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其教人，一以良知爲宗。語云：「良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工夫，直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者。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爲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

孟子良知徵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

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慾習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内明，不由學問，匪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此，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内萌，功利熾然；離真起僞，日迷以遠。憑其意必不浄之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上達者淪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爲假借近似，歸於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人真見良知者，或寡矣！

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不失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與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與其爲赤子時同與不同，則可知矣。知離婁、師曠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爲主，故支離決裂，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爲主，則皆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或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説致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

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而二之，不得入門内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嘑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觳觫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静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静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鑿其天命焉耳矣！

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爲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耻嘑蹴，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

若認意念上知識爲良知，正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

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如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

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閑恬静，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傳習録》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静分者也。格物無間動静，静亦物也。孟子「言必有事焉」，是動静皆有事，此之謂也。或謂定體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是涵養所得。此却是專主静養，體得未發氣象炯然在中，恐未可遽謂之中。到得動静無心，内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中矣。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

良知者，性之昭昭、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慮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即良知也。良知者，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用。學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無非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也。然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以直内」，而程子云「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夫敬以直内，與以敬直内，相去豈遠哉？而其相反乃如此，故用功於本體，與用力以求本體，亦微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良知者，貴有辨也。夫物來順應，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以應之，而不用其私智。良知之所是則爲之，良知之所非則去之，良知之所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之學，不待裨補增加之也。裨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體功用之全矣。

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襯貼，卒難破除。諸友精麄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爲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響。

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以意念知識爲良知。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

綿綿密密，平平坦坦，不着纖毫氣力，是真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則正念常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

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

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爲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水無異歸也。

或問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既覺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静，是蓋有意求静，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静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静。周子云「無欲故静」，今有意求静，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强順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静哉？

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裡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

自見己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睁；抉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撑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强亦即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爲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

戒慎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

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静，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夫存心猶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二乎？果有先後内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或以「懲忿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非，某竊以爲存乎其人耳！學誠得第一義，則懲忿窒慾皆第一義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爲，猶不免爲第二義耳！

先師云：「致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即轉眄可了，不了即是拖泥帶水。縱饒勤勤懇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亦終未有了期。

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尋常談説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

境，猶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覿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作障礙也哉！

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近日知學者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若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超見，終成虛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由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問辨，以億度爲思睿，以把捉爲躬行，與真志作用尚隔一層。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修，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

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己而非人，故與人皆陷於惡。

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

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途百慮，莫非一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説，紛紛緒言，譬之吴、楚、閩、粤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似，而去之則遠矣。慈湖論學，往往指出本體，使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能有得，與近世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

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夫惟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虚漭蕩、遺棄人倫焉耳？

儒、佛異同之辨，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説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强不息。到得精義入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佛，如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服藥，則邇言俚語，無不爲益，況其近道者乎？方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況其不出於聖人者乎？所謂時時内照，惺惺不昧，果能如此，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於色、耳於聲、口、鼻、四肢於臭味安逸莫不如

此，則五賊不能爲盜，七蔀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己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浄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近得與龍谿同宿數時，頃覺舊習之非，大抵此心未到澄瑩精純，便起種種作用言説，認爲真機活潑。不知裡許盡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飾，種種言説皆爲戲論。今須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谿直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煉煅人，相與切磋，直是心心相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摺數，誠吾輩所不及。

《與季彭山書》云：「尊意慮今之爲學者，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爲而無不爲。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之誠是也。第未知執事蓋常淪於泱漭虛蕩，識其病而亟反之，故爲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誡之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空寂者也。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自是，恐未可以此爲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薛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陽明弟子。舉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踐履益篤。

嘉靖改元，上方啟衢室，虛懷盡下。中

離挈第一義投匭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然而驟矣」。卒爲貴幸傾搆，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中離從容應對，之死不回。上察無他，釋編氓以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中離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一意講學，學邃養純。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門人日記所聞，萃爲録，命曰《研幾》。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却去閑理會，何益？

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飡，夜且忘寐，人亦爲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通天至寶遺之而弗顧，何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仗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箇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精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孟子只説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千般，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

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

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

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

問：「古聖彙出，後來成僊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繁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僊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

成，未之有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粗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古今物障者易解，理障者難解。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着箇良知，亦是障。

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大游問：「治世以何爲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箇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内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内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所向有物，即爲物縛；所存有善，即爲善累。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

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憒無用力處。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帖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敝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茫然，爲均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

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説夫子之道，不如顔子於言無不悦。

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箇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顔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顔，非顔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己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

『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

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憨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

其稱《詩》《書》多自爲説。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虚何謂也？」曰：「子以虚爲非乎？以偏於虚而後爲非乎？夫以虚爲非，則在天爲太虚，在人爲虚明。又曰：『有主則虚』，曰『君子以虚受人』，曰『聖人虚之至也』。今子以虚爲禪，而必以弗虚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弗清矣，藩籬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僊釋之虚，遺世離倫，虚而虚者也。聖賢之虚，不外彝倫日用，虚而實者也。故沖膜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静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虚之至也。至虚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王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成化癸卯生，少陽明十一歲。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五歲，客山東，過闕里，謁孔子廟，瞻注久之，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愕眙所言。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父役於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心齋見之，痛，自責，以爲己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

心齋志必爲聖人，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奮臂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手爲整布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然，萬物一體，宇宙在我。因題於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從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製古衣冠、條絰、搢笏，所至與人講授。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嘗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傳註。

有黄塾師者，吉州人。聞心齋語，詫曰：「此類吾省撫臺王陽明公之論學。」心齋亦訝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之。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

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於父，即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爲贄，由中甬入。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來夢交拜此亭。」陽明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曰：「此是他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語畢，踞上坐。時心齋服古冠服，手執木簡坐定。陽明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爲苟從，甚善！」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

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艮。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爲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曰：「何亟也？」心齋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游乎？」陽明曰：「孟軻寄寡母居鄒，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心齋對曰：「然父命不敢後也。」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心齋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雨，得應，信天可動也！」心齋秉虔籲天，雨下如注。遂得父命而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舘士覩心齋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心齋曰：「吾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大司成汪某，延入與語，見而疑其異，

乃問曰：「古言『無所乖戾』，云何？」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公敬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心齋至越，爲調度，館穀以居之，而鼓舞開導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下。一日，入告曰：「千載絶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乃止。時陽明論學，與晦菴頗牴牾，世方非詆，而心齋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街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勇。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

丁亥，陽明起赴兩廣之命，心齋集同門講於會稽書院。明年戊子，陽明卒於師，心齋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受徒，遠近皆至。

嘉靖己亥，心齋遘微疾，吉水羅文恭洪先造心齋，盧林子仁春率同郡諸生畢集，以心齋不能出，就榻前論證。明年，心齋卒，年五十八。

心齋自童，不嫺文義，亡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則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心齋曾兩畫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人謂以一蓽門儒生，功侔宰相。心齋之學，豈室於用者。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吴悌，皆特疏薦聞；内閣趙文肅貞吉，曾疏請求用

真儒，意實在心齋，俱格不報。趙文肅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俞文德入山習靜，書招之，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辟乎！」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徐子直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語，子直應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游，至小渠邊，先生躍過，顧謂子直曰：「汝亦放輕快些！」子直持益謹，若遺一物。既子直悟，嘆曰：「從前辜負此翁，爲某費却許多

精神。」

王汝貞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斲木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歐陽南野嘗講「致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究竟斯旨，以「日用見在」指點之，自是相契。

黃洛村常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通變而宜，此豈爲欺乎？」

董燧來學，一日，瞑目趺坐，先生臨其傍不覺，撫其背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豁然。

一友與論簡易之道，友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斯其旨何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却何等簡易？」

或問：「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某之仕也。」或謂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何敢隱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羅念菴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

良知在人，天然自足，不須人爲立意做作。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者謂之脩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

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所謂「真實」二字，見切實功夫，但其間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事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動之即中；隨感而應，而應之即神。率真而行，又何惑之有？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纔着意，便是私心。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脱而聞聖人之道？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門人問「志伊學顔」。曰：「我而今只説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

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論「正己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行有不得者，皆反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問：「天理、良知，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人以爲異者，以所見各自以爲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爲是，而以稱字者爲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爲是，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撑，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温故而知新」也。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弒父與君。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

有不諒先生者，謂先生自立門户。先生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罔極恩，學術所

係，敢不究心以報！」

大成歌寄贈羅念菴洪先過訪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説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示學者

能無爲兮無弗爲，能無知兮無弗知。知此道兮誰弗爲，爲此道兮誰復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没有良知之外知。

黃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❶號洛村，江西雩縣人。武廟末年，陽明王公以節鉞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學不倦。洛村時已舉於鄉，偕計歸往，謁而聽之，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義泉相率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贄師事焉。

其論學有曰：「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净，卒成凡體。」

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臭腐神奇同爲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者也。

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著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絶四紀》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

❶「正之」，原闕，據《明儒學案》補。

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意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即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麄、上下，一以貫之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静養以攝歸身心，而内外動静不得不爲二矣。

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惑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與謝子登鷄鳴之山，商確古學。曰：「太古無爲，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至道，由無私而游無爲乎？」謝子曰：「否。古道遼邈矣！孰從而觀之？孰從而游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視聽言臭乎？夫今之人耳目

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吾何疑焉？ 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僞，無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 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爽焉？ 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爲，而奚觀乎？ 而奚游乎？ 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將無往而非古也已。」

先師之教，致良知盡之矣。當時聞者，莫不凛然痛省於支離之外，而得其易簡之要。至於今日，固當磨礲括羽之得於自信矣，然猶或擬議依違於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者焉。夫所謂良知者，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一而已矣。析之則離，合之則贅，渾然天成而燦然條理，無容擬議依違於其間。使於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而妄擬議依違於其間，非所謂毫釐而千里乎？ 蓋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夷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脱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某爲四川副使，兵備建昌，或曰：「茲行何遠而勞？」已而調山東，或曰：「近且逸矣！」曰：「不然。責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己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 吾惟盡吾之心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有不盡焉，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其去道遠矣。世之人徒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顧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盡吾

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是故，建昌不爲遠且勞，山東不爲近且逸，皆盡心之地也，何擇焉？」

贈友歸連城次歸去辭

歸連城兮，行藏在我，胡不歸！誰謂聞道有蚤暮，而年華之可悲？想淵明其先得，期衛武之可追。謝仲淹之後樂，諒伯玉之前非。嗟叔季之學術，但彷彿其裳衣。遡聖傳之的確，自道心之惟微。

惟我夫子，解此奔馳。顧予小子，幸君同門。長少殊方，肝膈乃存。耶溪半餉，禹穴一尊。近依稀乎點狂，終希慕乎子顏。求在我以自得，必知止而後安。悟良知之一竅，破世路之多關。運日月之貞明，繼天地之大觀。夢已絶於三顧，丹自成而九還。飽棃羹而厭飫，甘泉石之盤桓。

歸去來兮，偕童冠而春游！幸斯文之在兹，元具足而何求？喜雙睫之未盲，嘆旁搜之可憂。鄉人問予以何故？非前日之西疇。越南之車，冀北之舟，徒勞苦以窮年，終老死於一丘。木有根而必茂，水有源而必流。謝多岐之逐，逐得吾心之休。

休歸去哉！萬物皆備於我矣！奚以形迹爲去留？盍歸乎茫茫非所之？蒼生苟有福，三代信可期。山我樵而海我釣，婦我饁而兒我耔。玩乾乾之羲易，咏關關之周詩。信良知之可樂我，即天地復何疑？

何秦

何秦，字廷仁，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雩縣人。陽明弟子，少陽明十四

歲。爲諸生時，同邑黃洛村以所聞陽明之旨盡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於後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義泉。」義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奈何？」洛村曰：「嘗質之師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特枝葉耳。」於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斬然以衰服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善山既聞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咸咨請於善山。善山不喜佔僤，雖在膠庠，靳靳欲脱去然，每試輒居上等。

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於越。陽明既没，辛丑，始謁選爲令，得新會。喜曰：「玆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爲期而會，設條而教。久之，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

乙巳，陞南工主事。辛亥，卒。

其論學語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徙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

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曰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入，其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果真知，即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見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途同歸，一致百慮而已。

湖襄，天下之衝也，貨利聲妓雜居。劉子夢禽耻同其俗，擇地靜幽，結廬以自脩焉。或曰：「劉子其知所脩也乎！遠其色無蔽其明，放其聲無擾其聰，棄其智無亂其思，守其默無疚其中，劉子其知靜也乎！」善山子曰：「是脩也，殆非劉子所謂靜者歟！使必盡絶外誘，而後謂之能靜，則劉子目將絶天下之色，然後謂能養明；耳將絶天下之聲，然後謂能養聰；口將絶天下之言，然後謂能養中；心將絶天下之感，然後謂能養睿。若是，劉子已有目矣，焉能使不辨色？已有耳矣，焉能使不辨聲？已有口與心矣，焉能使之專默而無感也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總劉子閉之幽室，求欲無覩，蓋已覩無覩矣；求欲無聞，蓋已聞無聞矣；求欲無言無感，蓋已言無言、感無感矣。於是而求静也，可得乎？」曰：「然則，將任其情之所之，而後謂之静歟？」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

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固謂之動耳。絶感之心非静也，無欲固謂之静耳。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静、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酧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静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静而無欲，故静而無静，而其静也常精。動定静定庶矣乎！」

所論「箇中擬議差毫髪，就裡光明障幾重。肯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磨礲」，即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則凡從前着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所施。雖然，太虚中何物不有，門户瓦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虚。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道固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殆亦不廢。不然，孔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豈孔子之爲我欺？往往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然則，磨礲改過，正見聖人潔浄精微。

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箇真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箇私心，縱揀好事爲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根是箇與人爲善之心，雖説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真心。但本根是箇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温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悦，順之則裕，真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虚玄之説；厲敦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趨，意各有所用，而

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爲鮮。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於客氣，梏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鷄犬、椅卓，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即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鷄犬、椅卓、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真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爲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脩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況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爲精一實學耳。

所議老師行事一節，恒愧不能虛心體究，惟務解釋，却有許多附會執泥之說。大抵學不可以有拘，事豈能免於無過？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更則仰之，過容何傷？如大舜聖人，過猶不免，使果無之，則虞廷吁

咈，禹與臯陶，又奚用於諫乎？其下如成湯，聖敬日躋，猶稱改過不吝。今僕於師，只欲以無過稱之，是不以古之聖人望其師；只欲以今之君子尊之，是豈真知乎？師也哉，要之，毀譽得喪，不能自忘其情乃爾！雖然，君子固不能離於形迹，而亦不可專以迹泥也。若盡以形迹律之，則舜與成湯，誠不能以無議矣。愚意今日論學，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慎獨工夫同與不同，不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其本領既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嘆。此皆今日膏肓，尤宜精辨，但愧不能以此切礪，却汲汲爲師解釋無過。僕豈不誠遂過之小人矣乎？

謂：「近來勉强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夫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説得似易，恐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却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净精微之學。而子更求真切方法，予謂此外，更無方矣。

徐　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爲諸生時，即知事性命之學。其爲舉子業，不拘時態，意之所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臯藩。

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滇那夷篡立，奉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

入沅江，仗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死之。詔贈官録，蔭其子。

其論學語曰：「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之曰天聰明。於兹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幾，則其爲學，亦出於念慮憶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豈天命之謂乎？則其議論講説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以飾名而誇好善，持念以藏機而謂改過，是正顔子之所謂已而必克之者，而學者據此以爲學，何其汗漫也哉？且以天命之體，夫豈難知？人之視聽言動，天然感應，不容思議，是則乾易坤簡，此而非天，將何委哉？特人不能即此無聲無臭之真，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於後儒支離之習。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爲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學道者自學而已，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此而自知、而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一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别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

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

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偏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綱紀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

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道也。夫道，一而已矣，人之得一也而靈。是靈也，則性也。以生理名則天也，以普博名則心也，以主宰名則人也，以色象名則萬物也，以變見之迹名，會之曰道，宗之曰一。世之知萬物皆我也，而不知曰我者二也；世之知性心謂道也，而不知靈外無我、我外無性。心也，惟得其一，而宇宙之道備矣。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陸氏曰：「心爲宇宙。」其知旨者也。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得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夫君子志立，則自得。自得者，自覺而已。覺幽見真，故名爲得，得實何有？斯可與適道矣。適道者，志即道也，道即適也，知一焉已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

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倣爲

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没，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動静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一入聲臭，即是意念，是己私也，人爲也。轉展苦而益勞，是作拙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謂其不自悟，故曰「蠢動」。能率之者，動静食息，已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顔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

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失此曰自暴。此者惟幾惟微，巧在自覺而已。此知之體，沖虚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舉此而詔之於人曰傳，人了而自契曰悟，不差毫釐曰巧。甚矣！夫巧之不能喻於人也。蓋其指識曰心，名欲爲情，似是而非，背道而馳，吾固不知其爲吾也已矣。萬物何與也哉！是以在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是見而不知者亦衆矣。在湯、文、武則聞而知之，是聞而不知者亦衆矣。夫道也者，性也。謂人而無性，可乎？聖人者，人

之聰明也。謂人不皆聰明，可乎？人不自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聖人乎？是本無難知者也。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

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温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智是已。此即一覺知者也。視聽痛癢，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日用此體也，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賢智者，不知日用是天則也，而有照覺。是又不能澄然無事，實過用其心，而作於僞矣。君子之道，所以鮮能也。回黜聰明，而仰鑽瞻忽，蓋知入道必求依乎中庸，所以得即永得，故曰：「得一善而勿失之矣。」

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奥，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説。」其説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

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

夫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是故，惟君子也，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率性而行者也。焉往而非道哉！不有伊、周，又誰覺天下？未覺之先，又誰其不執夢想以爲真哉！釋夢去想，則無所事矣。惟覺則真，妄則未覺也。未覺又以何者爲真乎？雖然，真性不以妄而或泯也，誰其無恍然之一覺哉！百姓共玩而不察，惟其不察，故無自悟之門矣。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

孔、孟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

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

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視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顔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而指其近？

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爲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即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已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計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

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既未徹，種種障蔽，奚止於大快之疑？」

問：「宋朝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既曰理會學，則日用皆著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

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

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

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

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説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

問：「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不是兩般事。此理何如？」曰：「愛親敬長者，性也，即神明之感而通者也，焉有兩般事？自行於人者，有至與不至，故必曰『至則通於神明』。」

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如何是專？如何是不務？莫認講求作談天説地也。」

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孰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

問：「南軒答胡直夫書『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恐欠真切？」曰：「有欲此念也，無欲亦此念也，覺與不覺耳。蓋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

問：「伊川謂動見天地之心，如何？」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着剩語。如學果自得，莫非是心，何動何静？何見何不見？不自得，皆空言也，何從而見？」

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虚靈，别嫌明微，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

皆是假作。」龍谿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癢矣！」

余以近歲所學質龍谿，且述逃世之樂。龍谿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爲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己心有碍。故此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谿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説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没，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時有問「未發之中」者，争論不一。久之，龍谿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静時論也。」衆始嘿然。夜與龍谿共榻言别，因請指予之短。龍谿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

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離見，然後身與道一。

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

事上磨煉，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盡絶應酧，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只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

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乙丑生。父循，仕至憲副。念菴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業法，始習舉業。後，汝方師陽明于虔，時時爲語學問正傳，及冀元亨篤力處。念菴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居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或嘲譙之，不爲動。比《傳習録》出，念菴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脱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谷平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黄洛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陽明學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念菴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衷微，類先人心耳。」念菴憮然内省，自是學求近裡，日究陽明致知旨。

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念菴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菴聆之，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黄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授翰林院脩撰，踰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日侍憲副公於家。公

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舘中。念菴每過從，論學歸，輒綴紀，既久之，遂載秩矣。

嗣充經筵官。未幾，丁外艱，歸。居喪，蔬食水飲，三年唧哀不入室，每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之居憂講學非宜，念菴報書謂：「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丁母憂，執禮彌殷。一日，玩内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顔貌，驚服。念菴曰：「是將入禪那矣！」乃置前功，篤志聖學正脉，必遵濂谿無欲旨。居常與同郡鄒東郭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推補宮僚，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谿諸公質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心齋。心齋時病不出，念菴就榻旁與語，述近悔恨處求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心齋作《大成學歌》以贈。念菴感切，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真。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内，一義無疎親。」踰歲抵京，入春坊進講，與其友唐荊川、趙浚谷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

時儲位未定，浸聞有他異。念菴乃與二公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旨，謫爲民。念菴出京，與荊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運甓意。

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念菴盡推先世

田宅與之，自別建一宅，僅蔽風雨。自歸田來，削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狥。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郡中東郭、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十人。念菴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一時薦紳縫掖，瞻其容止，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末者。久之，游衡岳，登山，過觀音巖，有僧楚石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拒不受。丙午，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契心，相對踴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荆川自以博大不如也。冬，闢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

己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爲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

庚戌，聞虜逼都城，念菴目不交睫者月餘。甲寅，會王龍谿于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玄潭。乙卯春，偕龍谿游楚，寓黄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念菴獨留棲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踰年，水漂没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同志因醵金相助，念菴用搆正學堂於洞南。

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巖，共訂出山。念菴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奚必我出？」荆川意乃寢。是冬，以病謝客，屏居。龍谿復來訪，信宿語別。

次年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念菴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静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裴亭者先後不

絶。念菴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

明年八月，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覩無長物，曰：「甚哉！窶也！」答曰：「窮固自好！」中秋日，門人扶翼危坐，正巾斂手而逝，年六十一，謚「文恭」。

其論學語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静』，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静，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内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矣。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覩不聞者，亦是用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非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則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覩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自然；而不覩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覩；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要在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是覿體相見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

良知不可思議，不可執著。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

近始知性命緊切，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一切撇脱得下，説寒是雨，説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

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

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

答人云：「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捉處。白沙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是耶。謂念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得機括者耳。此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得心體，自不應有此。謂静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雜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是真作得主宰定。」

答人云：「日至月至不息之説甚善，但古人所謂至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像、模倣爲間斷，蓋與今所云者有大異矣。」

《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爲陳言所蔽，汩没以終身耳。

道之在人，固是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謂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人日用而不自知，却是當面錯過也。

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曾動、不容執者，惟背爲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可幾矣。是故，内無所欲，外無所合，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

答人云：「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䌷，斬釘截鐵，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不知向此工夫，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尚不能知，却又説精説

一，説感説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往昔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爲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争辨，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總不開口，誰不取證？兄豈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用，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説，門面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抛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毁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涉分析，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説長道短耶？弟願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狗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尚何説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

來書云：「恕己則爲善，不勇須先以敬，敬則心存，心存而行恕，方爲有根。此是夫子告仲弓正脉路，復有何疑？但下手亦須明白節奏。試言敬之與恕，果二時乎？則忠以行恕，又若悖矣；果一時乎？則敬屬持己，恕屬待人，敬似不可斷，而恕若有行與不行之時。如何方得常爲持守合一、不至斷續耶？且敬時意思何似？所

言心存指何？爲存此等處，乞一一分疎，挑剔明白。蓋實下手，非道理可支撑駕過也。『有根』二字，極有着落，但得以上數者明白，即歸根處，應不漫浪。」

答人云：「手書『不睹不聞，只是此中；戒慎恐懼，亦求合此中』。此一言，乃書中肯綮也。不知認不睹不聞爲此中，果斂雜念反觀而得之耶？亦於應酧紛擾中體驗而得之耶？亦於見聞中觸悟，或推道理且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向往路徑。所謂戒懼爲求合此中，果持守此心令入規矩耶？亦須掃除雜念耶？亦只是不起別念直任自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結果。」

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汩没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知静非静，知動非動。一切摒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撑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

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幾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

知默默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默默室中無加損。

余與南山、龍谿連卧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旨。龍谿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不然，皆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

觀弟識性否？」龍谿曰：「全未。」因與南山嘆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寺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處。歸臥禪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谿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説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大聖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輳泊作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至此。」余嘿然領受。龍谿諭余曰：「汝學不脱知見，虛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逼真，若真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軼，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不能有成。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谿令余言渠病，各有呈，似互相省發。因倦就寢，至中夜，南山熟睡，龍谿覺。余問曰：「如何是真爲性命？」龍谿曰：「拚得性命，是爲性命。」余曰：「如何？」龍谿曰：「如今爲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説着爲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是隨人口謟，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真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没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爲性命。能真爲性命，時時刻刻只在這裡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欛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嘆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箇甚？便説打破，已是可嘆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

皆是假作。」龍谿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癢矣！」

余以近歲所學質龍谿，且述逃世之樂。龍谿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爲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己心有碍。故此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谿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説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没，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時有問「未發之中」者，争論不一。久之，龍谿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静時論也。」衆始嘿然。夜與龍谿共榻言別，因請指予之短。龍谿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

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離見，然後身與道一。

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

事上磨煉，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盡絶應酧，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只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

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

古也，爲之奈何？ 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何也？ 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 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奈何？ 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之心非獨吾一人之心然也。 宋儒如是，孔子如是，自文、武至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久乎！ 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耶？ 甘於棄失而不求者，則又何也？

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 抑亦別有所奪也？ 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 世之作舉業者，百十爲群，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 爲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 爲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未盡可望也。 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 誠於好，故不敢以僞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 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 又安知其不皆空言也？ 即使空言矣，不猶愈於忌言學者乎？ 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 回、參之外數子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 然而樂其來，何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虛中也。 「有其善，喪厥善」，善而有之，且喪矣，況非善乎？

邇來覺得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説，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人之心不猶我哉？ 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爲人口實，阻人嚮往，罪戾大矣。 故凡會友，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惰氣也。

世未有爲其事而去友者，即工商、農圃類，皆有所取益。蓋與人爲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即是自身有所回互，遂成避忌，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事静嘿，實脩隱微，内訟即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户始爲慎獨，但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酧應，盡斥言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爲定則也。

近來，與同郡諸君相聚首，始覺會友之樂。吾人包裹護持各有所在，會友則有無長短相形，誠不在言語間而可以得悟。

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朋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怪也。

示弟子云：「來書謂『悔毘陵錯過，不能竭盡請益』，不知所請者，果指藝文否耶？抑指己身過失耶？若指藝文，則海内隨地求之，隨問隨足，無俟於悔。若指己身過失，則此心本明，自能覺察，未有待人指點始分别者。分别必待人，則克去亦將待人耶？來書發揮後輩講學之病，此已自能分别路徑矣，若此則過在己身，更無可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責而責人，已是邪魔作祟，尚不自知，又欲向人乞求符水，鮮不爲邪魔斷送。來書既悔錯過於毘陵矣，得無復錯過於斯言乎？」

吾輩在世間，尚欠出身擔當此學，不免於口耳支吾，接應過去。若真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前温飽與所識窮乏者，得我不惟不暇顧，亦有不忍者矣。非

是一番寒徹骨，未可語此。

凡虛見與實際不同，自平生議論觀之，宇宙皆吾度内，小小得失，奚足介意？至於對景，雖一言一動，亦有不能强者，此虛實之辨也。

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

趙貞吉

趙貞吉，字孟静，❶號大洲，四川内江人。大洲母余氏，夢二童比丘，一衣緇，一衣白，牽其袂求棲托，緇者先執余袂，不得脱，乃生大洲。後二年，夢白衣童復來，生其弟蒙吉。二人在提抱，即不相離。三四歲時，相引至坡谷僻浄處，趺坐對説。父母從旁密聽之，語不辨。或奮怒，或怡熙，瞬目抵掌，作大人狀。稍聞人謦咳，即斂容泯默矣。耳問之，苦詵之切，竟不一答也，如是率以爲常。試藏大者，小者即啼哭沸面，尋索如不欲生。藏其小者，大者亦爾。幼即能爲奇險對句，書過目輒能舉其辭三之一，再讀即背誦矣。其父以爲至樂至寶，處貧賤忘其貧賤也，未富貴如已富貴也。

嘉靖戊子，大洲舉於鄉。辛卯，蒙吉亦中鄉舉。兄弟相與探百家旨，或習三昧定，茅屋之内，金石相宣，而蓬藋滿門不覺也。逮乙未大洲舉進士，入翰林，而蒙吉遂不仕。

戊戌，大洲上求真儒疏，不報。庚戌，虜薄都城。有詔百官廷議，以肅皇帝神靈，

❶「孟静」，原爲墨丁，據三十四年本補。

群臣震慴，莫敢卬首。大洲時爲國子司業，出而抵掌談畫，條上便宜，情詞憤激。上心壯之，即使持節宣慰諸省勤王兵。所至涕泣，諭以忠義，將士莫不感厲思奮。虜聞，稍移營北遁，京師解嚴，而柄國者嗛大洲沮和貢之議，從中反搆，謫之。其後，上數念大洲，再起再罷，以至隆慶初，始徵爲大宗伯，入内閣秉政。

大洲既以塊獨孤忠，受知主上，憤人臣阿比成風，政體隳壞，懷私匿情，俗敝財殫，慨然欲以身振而新之。諸所擘畫，皆天下大計，務在闢公平之路，塞朋黨之門，海内蒸蒸，相望風采。而同事者忌其英偉，復陽慕而陰擠之，遂不得久於其位。凡一載致仕，歸卒於家，謚「文肅」。

大洲講學里中，後生多從之游。士紳或嘲之曰：「毋爲所誤，往從之游者，只去隨班作揖打躬，歌幾章詩耳！何學可講？」大洲聞之，曰：「信然。吾實無所講，只此作揖、打躬、歌詩便了。」

其論學語曰：「『中』之名，何稱哉？其性命之總名也歟？乃圓滿充足之號，無虧無盈，無首無尾，無分別同異之義。其體則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則二儀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渾成，則爲元命；以言其圓明，則爲元性。不立一知，而不見其不足；包括萬德，而不見其有餘者，其惟中乎！天高明，而中與之高明；地博厚，而中與之博厚；萬古悠久無疆，而中與之無疆。執之者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餘光，其極也，千珠歷落而彩射無邊；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其極也，萬鏡交輝而光影無盡。命自我立，性自我具，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參贊位育，輔相裁成。躋此者，莫盛

於堯、舜之聖矣，下逮三代聖賢，無不於此成道。而吾夫子，拔起千載之後，直以堯、舜爲宗。其始『志學』，以至『耳順』、『從心』之年，無非此『執中』之指。至其孫伋，始著爲書，曰《中庸》，欲以深明斯道。而世儒不達，徒以意度解詁，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指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耶？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吾能精一以討求之，執之於心，以爲常法，則其説又有不然者。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若狥萬，則有同於雕形之苦。以是爲大聖人盡性至命，篤恭無爲之道，奚其可哉？若以用精一之功，以從事於人心、道心之間，必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静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而三聖相授之時，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舍道心精一，而舉其行事無過、不及之處，以爲執守之地，若非《古文尚書》之出，則《論語》之記亦疎矣。諸子因吾説而求之，優游厭飫以求自得，毋拘舊説，毋蹈淺陋，他日自肯於羹牆衡帶之間也。相與勗之。

君子亦心乎學而已矣！真學真志真脩，真脩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矣。見起忘脩，我起害志，脩非真脩，志非真志，敢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落、不著、不倚也。不倚也者，學於見聞

知識而不倚。學於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我；無我也者，我不可見。只此真見、真我之謂真志、真脩，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

講「吾有知乎哉」一章，曰：「夫聖人者，性聰明睿智之體，安容執敬别察之用？其天浩浩，其淵淵淵，其仁肫肫，易矣簡矣，廣矣大矣，明物察倫，知來藏往，無不備矣。此略舉聖人大知之量如此耳。今乃忽揭一高堅之談，曰：『吾有知乎哉？』此語如青天忽轟霹靂，使人心膽俱喪，言思無措矣。即有智者，能於言下領解於聖人之心，如空合空，如鏡涵鏡，如泡入水，如響趨寂，渣滓渾化，冥契無碍，覿面承之曰『公豈欺我哉』！此之謂玄解，奈何伊人之難遇也！于是聖人自下注脚去矣，乃曰：『我無知也。』予于聖語又妄下注脚曰：此無知云者，不可錯會，謂聖人爲真無知耶，則木石無知，亦可以爲聖人乎？聖人到此，理窮而性盡，不見有知，謂之無知，實深入智覺之海者也。夫常人理路未盡，則有未撤之蔽，性天未盡，則存未化之物。故知而有知，流於情識紛擾之域矣，此固執有之爲害也。今夫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生不窮，聖人亦猶夫天也。偶一夫之來問，持空而無所之心，故能顯聖人周偏之智，竭聖人無窮之

辨，而聖亦何嘗有哉？惟聖人不有，故能亹亹而無盡。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銅以爲巨鐘，累月渠渠，然務成其魁然之形者，爲其中有砉然之聲也。問曰：『魁然之形成矣，砉然之聲安在乎？』則告曰：『在擊之耳。』然則，聖人之大知，亦若此耳。噫！吾儕去聖日遠，安得以鄙夫持其空無能之一擊，以游於夫子聖智覺海中，而默存其忘言之教乎？班生有言『孔子没而微言絶』，以予觀此章句，殆仲尼之微言也與！」

謝子入爲諫官，慕學甚至，曰：「吾從事於學，則不疑於言矣。」既引疾歸，曰：「吾不能不疑於言，尚其事事於學矣。雖然，朋友益遠，微言難析，吾其困乎！」大洲於是爲定志明學之論，曰：「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即名爲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隳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爲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處，先王教化，亦必群處校列而後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蔽，有窺測前聖，模度後賢，摘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即以標準爲師，而别起意念，常受法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虚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騖文事，研究糾賾，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其蔽

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静喜動，厭動喜静者，在静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静而沉昏是宅，或狥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以爲自治，惟此枝條最爲煩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真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脱漏，惟知脩飭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知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開，緬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求解脱；或惜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摧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脩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某濡迹宦途，而學稍歸一，則以京師豪傑所聚，而誨我無涯矣。謝子離索之憂，其誠然乎哉！雖然，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即

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疑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脩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能信予言乎？鳥鳴花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而孰爲離索之困哉！」

古之君子，或仕與處，皆以究竟其學而已也。學者覺也，古有先覺而後仕者，伊尹是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有先仕而後覺者，孔子是也。孔子蓋少仕於魯，至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也。嗚乎！斯理也，涵萬彙而無體，攝宇宙而無功，動作見聞，意識思惟，悉於其中現見。爲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爲諸無之祖，而不可以無取。是生生之原，我之性也。悟此爲覺也，迷此爲惑也。夫已覺而仕，則具在我，而仕境相摩，其覺益精。已仕而不求其覺，則權在仕，而身狥情移，其惑益蔽。悲哉！惑仕者乎？呫嗶瑣末，可以敷言，小術雷同，以之考功，君臣之義不明，同胞兄弟之念不洪，生人憔悴，大道荒蒙，非有哲人，誰與領此？

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争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郤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柑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於

柑？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

子貢賢者，賢者志在尊道，故揚厲聖人大過。夫子之道，本如慈母，如平地，顧子貢矯焉，揭諸日月，又使人索諸數仞之際，亦甚異矣。今考於夫子之自狀，如發憤，如好古，不厭不倦，不踰矩耳，不如子貢之所稱詡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止矣。」曾子最深悟，又不至如子貢之所稱詡也。夫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昕也。

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揚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

故紙而已耶？

來諭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誠然！誠然！但云「欲捲而藏之，以己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己力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碍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脩，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刹刹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爲粘帶難於解脱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爲，無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爲之處也。周子曰：「和也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已發即未發之體也。老子觀竅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以《中庸》之言，謂墮於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於有無中取辨耶？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己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爲己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己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未爲隨順覺性也。

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矣。學至於體用一如，則達乎大

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貴踐履，只貴眼明，若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碍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蛾嵋之中，即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即御風雲游之處也。逸莫逸於與衆同知也，勞莫勞於違衆獨棲也。古謌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知者，當下了即當下休矣，當下休即當下徹矣。

答友云：「華翰書旨，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即如我華旦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揉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即思以長弓大矢，滅此北界虜俗，而後食始下咽。今雖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攘袂談説於海内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爲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

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於不肖，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窳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損於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啻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殳，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脱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啟争端。」

記昔與子論性於白日之前矣，曰：「性喻諸日，智喻諸光，非光無日，捨日無光，故本性不迷，不迷爲智。若正智不見，本性尚迷，處茲迷境而談率性，是以真體汩没於見聞也。故知光、日一體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又記與子論欲於明月之前矣，曰：「欲譬諸雲，明是我體，當雲在月際，人見其暗，而明月之體未虧。故千古常明者性體，一時漸暗者欲塵。人能知明是我心，欲當自浄，原非染暗，明亦强名，則可以喻寡欲之方矣。」子於此時，亦躍然喜動，無復疑也。予曰：「未也。因人言而乃悟者，非自得也。猶之日射摇水，光動於壁，寒入火室，暖自外生，借彼精神，爲我精神，所借既去，我仍索然，其惟深造乎？深造則自得也。自得則所謂如日之喻，性本無欲，如月之喻，欲自不留。循此入道，刻期至矣。」

夫步象蹠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

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於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處財蓄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操舉子活套亹亹不休之管，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汩於秋水，又廼嘆溝澮之盈於屋霤，人以爲愧矣。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糾，光陰易懵懂，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衹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爾。

求放心齋銘

乾爲吾健，坤爲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爲雷，止處爲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爲心，别名爲仁。無内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爲一體，未著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爲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職其職。蒙蒙我生，營營自戕。自斵自喪，自迷自狂。自築自牆，自固其防。自放於憂悲愴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

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

西伯。玄酒太羹，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

嗚乎！易悟者心，難浄者習。呼爲習呼，吸爲習吸。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家室，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脱也。不絶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

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若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浄；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其真求，放而不放，真悟真脩，前後徹朗。愚非爲下，智非爲上。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巖巖，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爲知耻。銘於東西，敢告同志。

克己箴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瞢瞢。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乎！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爲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

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乎！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浹，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纇。妙用齊滯，具爲痿痺。此爲不仁，而株橛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真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内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東越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𬂨參閲

王　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早師王心齋，受格物之傳，體認有得。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司訓，連群講學，無虚日。鄰邑若南豐、新城、廣昌，士多從之游。已而主會正學書院及白鹿洞，所至翕然向風。癸亥，以艱歸。服闋，補泰安訓，陞南豐，諭南豐人士大慶天緣，同志之會彌盛。

其論學之言曰：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即明德無時而昏。《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説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資質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説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盡擇取其

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孰敢有自任質美，而從事於明盡渾化之功者乎！故《中庸》而論困知勉行，只説「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工夫初無二項，以是知質美者合下便明得，不能合下便明則須師友講求，潛心體悟，歲月磨礱，便亦可以明得盡矣。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許大玄微奥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虚玄遠之蔽所自起矣。」

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别，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語意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一類。

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

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裡，心苟只在腔子裡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静虚無物，則爲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着，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

誠意謂之毋自欺，謂不自欺，其良知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形狀出良知之不欺者，而指之以示人耳。此便是自己慊

足底真功夫，而非有所待於外也，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爲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謹恐懼」。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
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立靜之説，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一菴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無私，不必加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問：「閑思雜慮，何以却之？」一菴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概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絶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雜，徒自勞擾耳。」

有因過而悔甚者，衆以篤志稱之。一菴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爲性道而

責志乎？抑未免爲毀譽而求全也。先師云『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方是真悔真覺、流行不滯之真機。」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没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泰州草偃場有朱恕，字光信。日樵采，易麥糈，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粃爲糗以樵。一日，過王心齋閭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我有矣。」恕因前而負牆竊聽心齋語，浸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聽畢乃樵，疲則弛擔，趺坐，仰天浩歌，聲若金石。天寒甚，單衣帶索，行吟自如也。

興化有韓貞，字以中，自號樂吾。居蓬屋三間，陶甓爲生。常假貸於人爲甓，雨壞甓坯，貸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日居破窑

中。聞樵者朱恕風從之學，繼又學於王襞。襞，心齋先生之仲子也。漸習識字，輒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宴如也。後於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隨機誨誘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荆趺坐而論學。或拏舟如別村，聚踰數日，又如一村，聚徧所知交，相與論講而還，翱翔清江，賡歌互咏，覩聞者率欣賞樂從之。一日，聚講泰州心齋祠，座中或舉某處高第居顯官，而一旦小不如意，遂自熱中。貞從傍拊膺嘆曰：「安能識些子意耶？」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汎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舉坐咸爲悚然。

繁昌有夏廷美，下里田夫也。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銓解。日閱諸註釋，更不了了，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

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廷美㦬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

蠡測曰：王一菴爲心齋先生門人，見地抑何超卓！真稱其爲心齋門人也。顧以名位不顯，世無聞者。余游宦心齋故里，始得見其遺言而讀之，因爲表著於編後。朱、韓、夏三子者，皆見於楚侗耿公所稱述，無非心齋教中人也，附見一菴傳下，以見不識一字博地凡夫之皆得與是事。凡爲學者聞見非所先具可鑑矣。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别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録》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

丙申，年二十二，入郡學。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顔山農，因自述遘危病，而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

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

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耶？」近谿略爲解説，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

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説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趍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様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得脱此等苦趣！

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谿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勌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谿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

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也。」近谿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尤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没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谿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没，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谿復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趂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宫。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奈何僅循内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大然之，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

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谿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

尋丁内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

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賫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轄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爲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於法。」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遑論其他乎？」

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坐，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命諸孫掖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近谿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孝弟慈爲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俗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嘗曰：「吾自朝

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

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問：「今時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

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彀手乎？」友人曰：「有彀手，有不彀手。」先生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

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㲉手？」

問：「某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是知個甚的？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説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説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怠，便是致知力行親切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唤醒，若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爲之不厭而時習而悦也；教者如是教，即

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以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恐須學慮。」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誠不能不疑？」曰：「子聞吾言，乃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欣然曰：「誠然。」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炯炯否？」曰：「甚是炯炯。」曰：「即欲不炯炯，得乎？」曰：「不能已。」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與聖人不同體？」

一友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懽然對曰：「某向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自視日用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説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不觀兹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停當？ 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當，方始説道與古先賢哲不殊？ 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静，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 有頃，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耶？」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先生嘆曰：「好造化！ 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鐘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是戒懼，奈他日用不知。」先生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 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童子日用捧茶，此不慮而知。覺得是知能捧茶，此則以慮而知。 人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測。」

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静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之。 今且言子心寧静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太虚無物，夜氣清明」。 曰：「此皆套語，與今時心體不切適。」群胥供茶，循序而進，因目以告之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寧静否？」生曰：「群胥進退恭肅，謂其心不寧静，似不可也。」曰：「如是，寧静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 今世業舉子者，多只以讀書、作文、理家、應務爲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頭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以閉户静坐爲寧静，以矜持把捉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

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臾不離，時刻常在。諸生試觀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是用功，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茶，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説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説做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静而不自知其爲寧静，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汝諸人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穿衣喫飯而不差。似寧静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静，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竪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一友云：「連日見身心無大失錯，頗覺快暢。」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而歎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所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説得儘是。今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沾滯，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受之；

啜畢來接時，又隨衆與之。君若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説動静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

聖賢惓惓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某常欲照管持守，有時間斷，奈何？」曰：「子今只去照管持守，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便方所而不員妙。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到要去如何學問，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時，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自審問説道學問，此時雖不見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自慶喜説，『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即在是，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無難矣。」

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内」條曰：「世間有志學問者，説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説着不習而利，

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故雖聰明，不能爲思，雖才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比人言人可用，曰『中用』；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問：「工夫再難輳泊，心胸茫無畔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氣力，又有大見識，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輳泊，便以不屑輳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横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因問：「此即是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曰：「目中見有個廣大，即顯而不微。若得性命透徹，工夫純熟，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温温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

一生自言：「此時聞教，覺志氣勃勃，不能自已。」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些子良知之知，些子良能之能，却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

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彀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缺欠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必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拳拳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君子終日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知行並進，非『乾乾』而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

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奈賴他執處不固。蓋吾人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迹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趍彼。如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塞住路徑，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醒，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

問：「『群龍無首，乃見天則』，天則如何可見？」曰：「據汝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蓋《易》象原出自文王。《詩》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如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咸環聽不舍，乃進講。先生問：❶「以所自受用者何如？」生

❶「先」，原缺，據《白蘇齋類集》卷二十二補。

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曰：「只恐所持者未必是心。」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先生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諸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明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曰：「心與意，何相爭如此之遠也？」先生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來，大抵皆然矣！又何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爲指破，方不至錯用功。」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諸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泰天光。用力愈勞，違

心愈遠。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中國四夷，朝市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晨興夕寢，孩提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知不假思，能不假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拓，以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求個能。其功夫比之不學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塗徑，以更相授受，傳至于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説，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矣。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説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説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

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内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説聖人爲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融化透徹，即教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爲知道。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鑛即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

一友自述平日用功，只在念頭上纏繞。好静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苦不能禁。近方悟心中静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准。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自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户磚瓦，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説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

不是？如此渾淪是了，又豈非學問？」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爲，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曰：「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爲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渾淪到底，非爲善去惡之學而何？」

友人自叙，中常炯炯，以爲工夫得力。先生曰：「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人爲。天人之分，便是神鬼之關也。」其友蘧然。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坐中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或謂：「明暗果有去來？」先生問曰：「目視耳聽，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目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分毫也耶？」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宗旨何如？」

曰：「後世儒者，多以此治心，非孔、孟宗旨也。如孔、孟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工夫，須如磨鏡，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曰：「觀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之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必欲取喻，冰之與水，猶爲相近。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而冰至。共師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消融而成水也。故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俱在。」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莫非天機活潑。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常若隨知隨

蔽，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物欲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爲得，則亦不容人去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没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説，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脱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説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倣修爲，狥象執迹，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閑熟一分，

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背心。孤負一生志願，虚費終生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可不警省而早辯之也耶？」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有動静否？」曰：「亦無動静。」曰：「若無動静，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别矣乎？」曰：「人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别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虚靈不昧』，虚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説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虚』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虚』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要力量大、見識高，難以驟語。」

問：「晦菴謂『由良知而充之，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良知？有不能，豈得謂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偶歌「萬紫千紅總是春」，因憮然曰：「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之子皆知能矣。蓋天之春

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塲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

後世不察，謂孝之與弟，止舉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枯槹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菓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人道之塗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咏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

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章旨，更當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袵絲縷，而和煖未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 其生曰：「今能存此心，即可通諸書矣。」曰：「如何是汝心，又如何存？」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曰：「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 心是活潑潑地，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踴躍曰：「吾頓覺開朗！」

諸友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曰：「譬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 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不知爾。」既而改容悼歎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

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

或病先生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先生曰：「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我無造端，而亦何結果之有哉！」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終

聖學宗傳後序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諱言學，或差言學。諱，不可也；差，乃寔甚。申、韓原於道德，李斯出於荀卿，金陵本於經術，其毒天下，可勝道歟！乃至訓詁，意識自蠠靈竅，終日學而無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心，爲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先生憂之，而《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無言者也。人之夢也，或喚之醒；其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陶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機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亦不得已也。」曰：「古今明宗多矣，何獨取是刪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傳亦愈雜。得國手而揀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氣，不尤便於生人哉？」《宗傳》之書，乃簡易方也。愚末學而仕，自病病民，每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滅。使善學者而一讀即解，以証於宗，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萬曆丙午十月望日，新安門人余懋孳頓首謹書。

附録❶

孔子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郯子朝於魯，道黄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適衛，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反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

昭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遂反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男女别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又爲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

❶ 本附録内容係據三十四年本《聖學宗傳》卷之三補。

無奸民。十年，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二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費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

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孔子相魯，齊人患之，欲敗其政。乃選

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焉。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作《猗蘭之操》。

遂適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崕，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子路不悦，孔子矢之，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宋，去。

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于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

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去陳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丘之不

濟，此命也。」還，息乎鄹鄉，作《鄹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兵，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黎羹不充，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使知者而必行，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删《詩》，正樂，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絶。爲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絶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寢疾，七日而没。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歸。

孔子微宗，具於《論語》，以尋常忽之，以成説錮之，而傳心之旨遂湮。

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説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

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説者，説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陸子之言，令人深究。所謂本領者，可以意見揣摩，可以訓詁解説而已乎？

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觀夫子自言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由志學以至從心，漸次而進，蓋雖天縱至聖，而務學終身不已。是可謂易乎？然又言，欲仁仁至，朝聞夕可，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克復而歸仁，未思而何遠，易簡而理得。蓋若毫無等待而可以一念取証，是可謂難乎？此事非易非難，必真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妄度，而去聖人之微旨不亦遠乎！」

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蓋道非心外，直心即道，容他求耶？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蓋能知未知，即此是知，此知之

外，更何求知？魯公一條，見《大戴記》；哀公一條，見《家語》。楊慈湖氏讀之亟嘆，以爲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乎其有覺。然，不知《論語》固自有之。告或人曰，「是禮也」與「道也」同一旨；告子路曰，「是知也」與「知之矣」同一旨。皆是明白吐露，使人直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而人且以擬議思量求之，劍去久矣。嗟乎！非慈湖氏之透悟，烏能默契而亟嘆之哉？

宋儒有以夫子論仁諸語類而參究之者，蓋學者先須識仁。仁顧不易識，以令尹子文之忠，崔子之清，不許其仁；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不許其仁；以由之治賦、求之爲宰、赤之立朝種種才猷，不許其仁。然則，仁果何在哉？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即有謂求當理無私以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拔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故凡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矣。

《論語》中具有六經，蓋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六經，讀六經亦語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神，一即乾卦之一畫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聞之曰：『是禮也。』」禮之神；「子語魯太師」，樂之神。悟此，則一坐語之間而六經具備。

樊遲從遊，舞雩，宜得玩賞之趣，而乃

問崇德、脩辨之功，夫子善之。曾點侍側言志，宜答知爾之問，而乃談沂水舞雩之樂，夫子與之。今人俱說見在二人大不見在，而夫子俱取見在之旨，亦須善會。

夫子只道一箇「己」字，言「爲己」、「由己」、「脩己」、「求諸己」、「己立」、「己達」，此學脉也。平時自述，每每不離「吾」字、「我」字，道曰「吾道」、憂曰「吾憂」、欲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曰「吾無知」、止曰「吾止」、往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在己」，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己，而欲真信己之外更無一物，脩己之外更無一事，徹地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不過悟得自己。或曰何以言「克己」、言「毋我」？曰「克己」之「己」，斯爲真己；「無我」之「我」，斯爲真我。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

或謂《論語》示門弟子，多言「躬行」、「下學」，而不及性命淵微，今人誦法孔子，其何以深言爲也。不知當時信服夫子，皆爲心性之學頭腦所在已。知向慕夫子示之率循使自得之而已。如示之飲食，而彼未嘗不求知味；如示之規矩，而彼未嘗不知有巧。若謂聖教盡於飲食，不必知味；囿於規矩，不必言巧，則是使之由，而不使之知。以凡民待門弟子，豈其然乎？若顏子之「復禮」，曾子之「一貫」，固自直吐真宗。即子貢之非識，子路之是知，子張之參前倚衡，何嘗不示以精微？是豈徒使之行、習而已哉！後之學者，固不可以凡民自待，

乃有舍由而妄談知者，則見棄於孔子者矣。

漢時去古未遠，諸儒訓釋定有傳授。開卷「學」字，《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提「覺」字，宗旨斯明。「六言六蔽」章，「學」字訓「覺」，覺正與蔽反耳。他學文學、《詩》等，雖用不同，然一字兩用，此類甚多。「志於道」，「道」字註疏曰：「道，不可體；道，無之稱也。無所不通，無所不由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爲象。」晦翁，極有契宗旨者，反不入於《集註》。解「禮之用，和爲貴」，曰：「禮如此其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吾心安處，便是和。」解「吾道一以貫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繫詞》『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解「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裡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解「博施濟衆」，曰：「辟如東大洋海水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水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的便是水。博濟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入井怵惻之心，便是仁。」解「用行舍藏」節，曰：「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在己，他人豈有是哉！『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云：「禮樂制度，固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也。」凡此，皆晦翁深契於聖宗者也。

家氏曰：「讀《春秋》，至歸侵田、墮三都，始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

無實也。」蘇氏曰:「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或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曰:「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孟子『舍我其誰』,聽天所命。」

《語》言「朝聞夕死」,知生知死。《易》言「原始反終」,精氣游魂。《記》言「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此皆聖人理會生死處。生死不明,而謂能明眼前之事;生死不了,而謂能了眼前之境;蔽於大而通於小,決無是理。故於生死,不可終醉夢而已也。

劉氏曰:「夫子讀《易》,三絶韋編,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學者謂吾儒所急,修己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後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没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

囿。故曰朝聞、夕可，是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予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夢寐之間，莫知所主，況生死之變耶？學者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爲未然，可不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王氏曰：「道無生死，能聞道，則無生死可說。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

蠡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雖然，箇箇人心即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即仲尼也，一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梁運華　代　超
本册責任編委　甘祥满

{
"filename": "MTQyOTE5Nj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91963.zip",
"filesize": 295098796,
"md5": "674b98ff635ea600dbad1e00248b1708",
"header_md5": "f50187188ab4befaa2c604213f51753f",
"sha1": "59ee07a4153d717c25962ccdc19b055a87cce669",
"sha256": "2efa052d7a44d3c33dcf19acf2f447abdb8528d53bfa1cf78754922bff2d7f73",
"crc32": 344214549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2209677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26,
"pdg_main_pages_max": 726,
"total_pages": 737,
"total_pixels": 407602483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